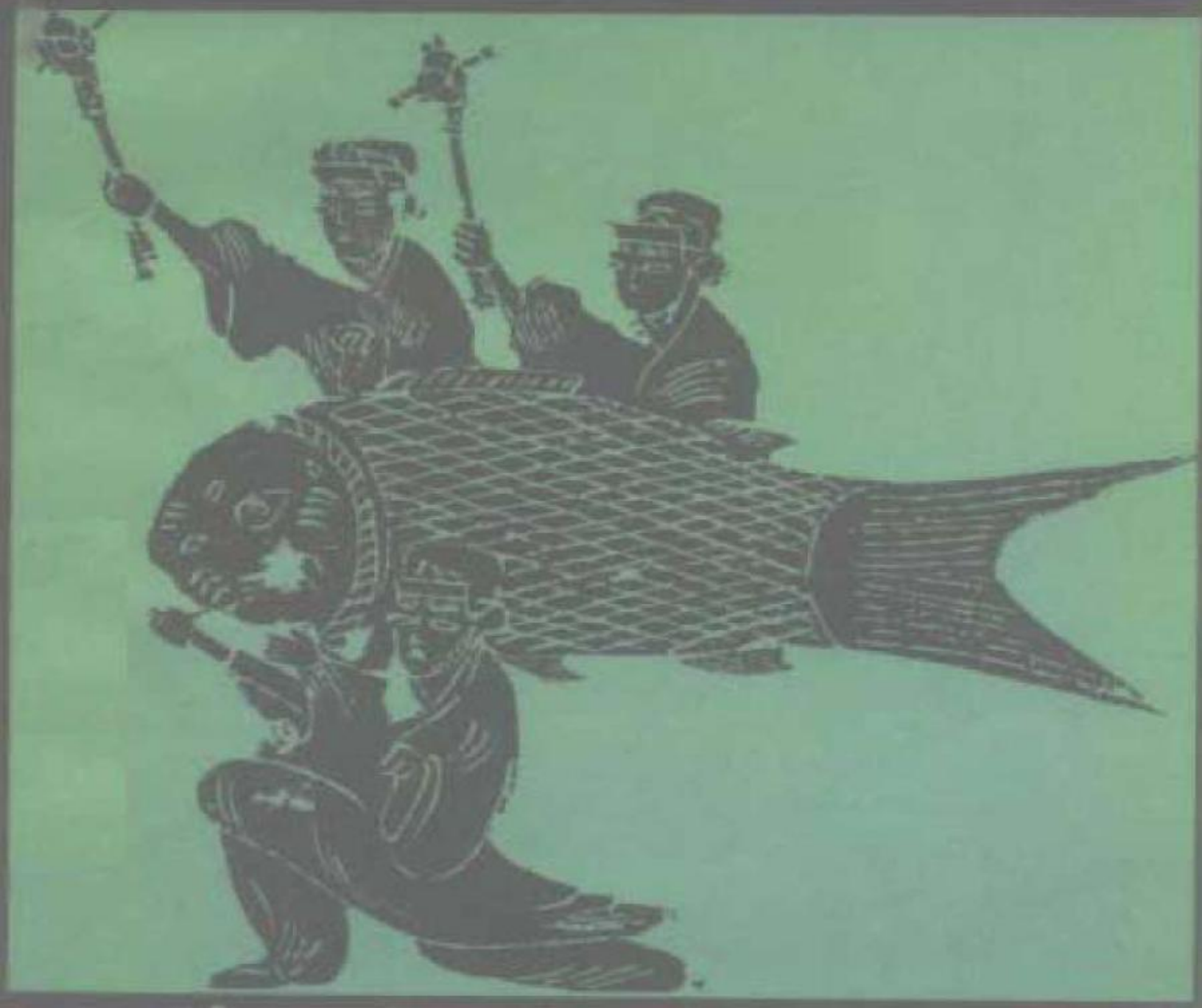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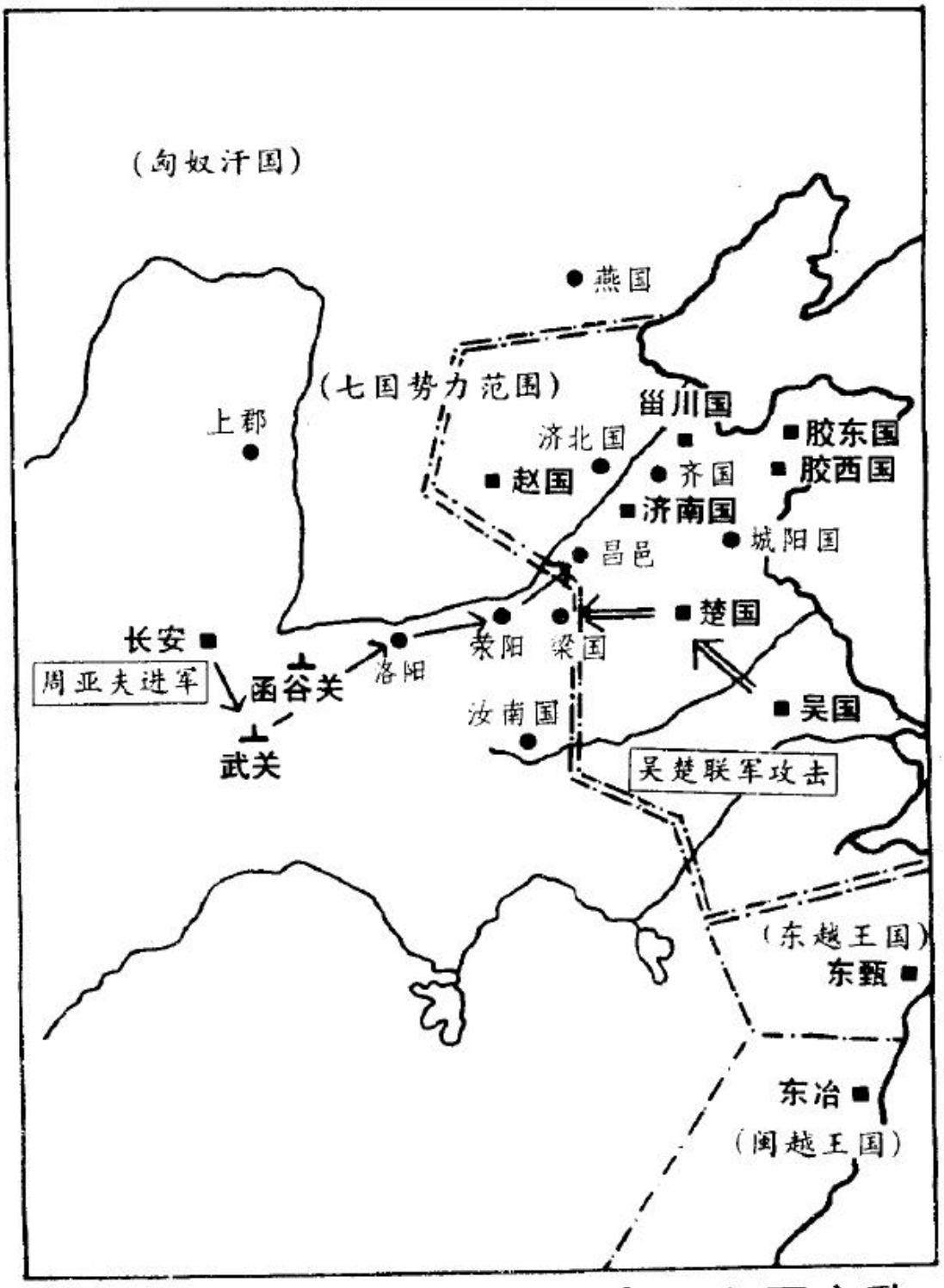
现代语文版
资治通鉴

5 黄老之治

台湾 柏杨（全三十六册）





公元前一六〇年至一五一年·七国之乱

四年（辛巳、前第160）

后四年（辛巳，公元前160年

[1]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

[1]夏季，四月，丙寅晦（疑误），出现了日食。

[2]五月，赦天下。

[2]五月，文帝宣布大赦天下。

[3]上行幸雍。

[3]文帝前往雍县。

五年（壬午、前第159）

后五年（壬午，公元前159年）

[1]春，正月，上行幸陇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1]春季，正月，文帝前往陇西郡；三月，文帝前往雍县；秋季，七月，文帝前往代国。

六年（癸未、前第158）

后六年（癸未，公元前158年）

[1]冬，匈奴三万骑入上郡，三万骑入云中，所杀略甚众，烽火通于甘泉、长安。以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屯飞狐；故楚相苏意为将军，屯句注；将军张武屯北地；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次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次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次棘门；以备胡。上自劳军，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送迎。已而之细柳军，军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先驱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居无何，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乃使使持节诏将军："吾欲入营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士请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驰驱。"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至营，将军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为动，改容，式车，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既出军门，群臣皆惊。上曰："嗟乎，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耶！"称善者久之。月余，汉兵至边，匈奴亦远塞，汉兵亦罢。乃拜周亚夫为中尉。

[1]冬季，匈奴三万骑兵入侵上郡，三万骑兵入侵云中郡，杀害和掳掠了很多军民，报警的烽火一直传到甘泉和长安城。朝廷 任命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崐将军，率军屯守飞狐；任命原楚相苏意为将军，守句注；命将军张武屯守北地郡；命河内郡守周亚夫为将军，驻扎细柳；命宗正刘礼为将军，驻扎霸上；命祝兹侯徐厉为将军，驻扎棘门，以防备匈奴。文帝亲自犒劳军队，到达驻扎霸上和棘门的军营时，文帝一行人直接驰马进入营垒，将军和他的部属都骑着马迎送文帝出入。接着文帝到达细柳的军营，只见将士们身披铠甲，手执锋利的武器，张满弓弩。文帝的先导队伍到达，不能进入军营。先导说："天子马上就到了！"把守军门的都尉说："将军命令说：'军中只听将军的号令，不听天子的诏令。'"过了一会，文帝来到，也不能进入军营。于是文帝便派使者持节诏告将军："朕想进入军营慰劳军队。"周亚夫才传达军令说："打开军营大门。"守卫军营大门的军官向皇帝的车马随从说："将军有规定：在军营内不许策马奔跑。"文帝一行人便拉着马缰绳缓慢地前进。来军营中，周亚夫手执兵器对着文帝拱手作揖说："身

上穿着盔甲的武士不能下拜，请允许我以军礼参见陛下。”文帝被打动了，面容变得庄重肃穆，手扶车前的横木，向军营将士致意，并派人向周亚夫表示谦意，说：“皇帝恭敬地慰劳将军。”完成了劳军的仪式后离去。走出营门，群臣都表示惊讶。文帝说：“唉！周亚夫才是真正的将军呢！前面所经过的霸上和棘门的军队，如同儿戏罢了，那些将军很容易受到袭击而被人俘虏。至于周亚夫，谁能冒犯他呢！”文帝对周亚夫称赞了很久。过了一个多月，汉军到达边境，匈奴远远地离开了边界，汉军也就撤回来了。于是，文帝任命周亚夫为中尉。

[2]夏，四月，大旱，蝗。令诸侯无入贡；弛山泽，减诸服御，损郎吏员；发仓庾以振民；民得卖爵。

[2]夏季，四月，大旱，出现蝗灾。文帝下令：诸侯封国停止向朝廷进贡；取消禁止百姓进入山林川泽的命令；减少御用衣服、车马等诸项开销；裁减专为皇帝服务的郎官人数；打开官府仓库救济百姓；允许百姓出卖爵位。

七年（甲申、前第157）

后七年（甲申，公元前157年）

[1]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宫。遗诏曰："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万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罹寒暑之数，哀人父子，伤长老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谓天下何！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余年矣。赖天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惧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惟年之久长，惧于不终。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跣；带毋过三寸，毋布车及兵器；毋发民哭临宫殿中；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音，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毋得擅哭临；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纤七日，释服。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类从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归夫人以下至少使。"乙巳，葬霸陵。

[1]夏季，六月，己亥（初一），文帝在未央宫驾崩。文帝留下的遗诏说："朕听说，天下万物萌生，没有不死的；死，是天地的常理，是万物的自然规则，有什么值得特别悲哀的呢！现在这个时代，世人都乐于生而厌恶死，为了厚葬而破产，为了强调服丧尽孝而损害身体健康，朕很不赞成这些做法。况且，朕本人已经没有什么德行，没有帮助百姓，现在死了，如果再让臣民们长期地为朕服丧哭悼，经历寒暑变化那么久，使民众父子悲哀，老人伤感，减少了他们的饮食，停止了对鬼神的祭祀，这是加重了朕的失德，怎么对得起天下人呢！朕获得了保护宗庙的权力，以渺小之身，托身于天下君王之上，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依赖上天的神灵，社稷的福运，才使境内安宁，没有战争。朕确实不聪明，时常害怕自己做出错事，而使先帝遗留下来的美德蒙受耻辱，惧怕年久日长，自己可能会因失德而不得善终。现在万幸的是我得以享尽天年，又可在高庙奉养高帝，哪里还有什么值得悲哀的呢！诏告天下官员百姓：令到以后，哭吊三天，就都脱下丧服；不要禁止娶妻嫁女、祭祀、饮酒、吃肉。亲戚中应当参加丧事穿丧服

哭吊的，都不要赤脚；孝带不要超过三寸粗；不要在车辆和兵器上蒙盖丧布；不要调发百姓到宫中来哭吊；殿中应当哭祭的人，都在早晚哀哭十五次，礼仪完毕就停止哭祭；非早晚哭祭时间，禁止擅自前来哭祭崐；棺椁入土后，凡属‘大功’的宗室 亲戚，穿丧服十五天，‘小功’穿丧服十四天，‘纤服’穿丧服七天，然后脱下丧服。其他未在诏令中规定的问题，都要比照诏令的用意办理。此诏要向天下臣民公布，使大家清楚知道朕的心意。霸陵周围的山脉河流都保持原貌，不许有所改变。后宫中的妃嫔，从夫人以下到少使，都送归母家。”乙巳（初七），文帝被安葬在霸陵。

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尝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

文帝即位已来，历时二十三年，宫室、园林、车骑仪仗、服饰器具等，都没有增加；有对百姓不便的禁令条例，就予以废止以利于民众。文帝曾想修建一个露台，召来工匠计算，需花费一百斤黄金。文帝说：“一百斤黄金，相当于中等民户十家财产的总和，我居住着先帝的宫室，经常惧怕使它蒙羞，还修建露台干什么呢！”文帝自己身穿黑色的粗丝衣服，他宠爱的慎夫人，所穿的衣服不拖到地面；所用的帷帐都不刺绣花纹，以显示朴素，为天下人做出表率。修建霸陵，都使用陶制器物，不准用金、银、铜、锡装饰，利用山陵形势，不另兴建高大的坟堆。吴王刘濞伪称有病，不来朝见，文帝反而赐给他几案手杖。群臣之中，袁盎等人的进谏言辞激烈而尖锐，文帝常常予以宽容并采纳他们的批评意见。张武等人接受金钱贿赂，事情被觉察后，文帝反而赏赐他们钱财，使他们心中愧咎；他全力以德政去教化百姓。所以，国家安宁，百姓富裕，后世很少能做到这一点。

[2]丁未，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2]丁未（初九），太子刘启即位称帝。尊奉皇太后薄氏为太皇太后，尊奉皇后为皇太后。

[3]九月，有星孛于西方。

>[3]九月，在西方天空出现了一颗异星。

[4]是岁，长沙王吴著薨，无子，国除。

[4]这一年，长沙王吴著去世，他没有儿子，封国被废除。

初，高祖贤文王芮，制诏御史：“长沙王忠，其定著令。”至孝惠、高后时，封芮庶子二人为列侯，传国数世绝。

当初，高祖很赏识长沙文王吴芮的贤德，给御史下达诏令：“长沙王吴芮忠于朝廷，应该写入令中，特封为王。”到孝惠帝、高后统治时期，将吴芮的两个庶子为列侯，各自传国数代之后断绝。

孝景帝上元年（乙酉、前第156）

汉景皇帝前元年（乙酉，公元前156年）

[1]冬，十月，丞相嘉等奏：“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帝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制曰：“可。”

[1]冬季，十月，丞相申屠嘉等大臣奏请：“功勋没有大过高皇帝的，圣德没有超过孝文皇帝的。高皇帝的庙，应该做为本朝皇帝宗庙中的太祖庙；孝文皇帝的庙，应该做为本朝皇帝宗庙中的太宗庙。后世的天子，应该世世代代供奉太祖、太宗庙，各郡和各国诸侯都应该在当地为孝文皇帝修建太宗庙。”景帝下达批复：“可以。”

[2]夏，四月，乙卯，赦天下。

[2]夏季，四月，乙卯（二十二日），大赦天下。

[3]遣御史大夫青至代下与匈奴和亲。

[3]景帝派遣御史大夫陶青，到代国边塞，与匈奴和亲。

[4]五月，复收民田半租，三十而税一。

[4]五月，朝廷恢复向百姓征收田税的一半，税率为三十分之一。

[5]初，文帝除肉刑，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止者又当死；斩左止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是岁，下诏曰：“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

[5]当初，文帝废除肉刑，表面上有减轻刑罚之名，实际上却多杀了人；原判斩右脚的改死刑；原判斩左脚的改笞打五百下，原判割鼻的改笞打三百，这些人大多被打死。这一年，景帝下诏说：“增加笞打数与处死没有什么不同；即便侥幸而保住生命，也成了残废，无法维持生计。应制定法律：原定笞打五百下的罪，改为笞打三百下；原定笞打三百下的罪，改为笞打二百下。”

[6]以太中大夫周仁为郎中令，张欧为廷尉，楚元王子平陆侯礼为宗正，中大夫晁错为左内史。仁始为太子舍人，以廉谨得幸。张欧亦

事帝于太子宫，虽治刑名家，为人长者；帝由是重之，用为九卿。欧为吏未尝言按人，专以诚长者处官；官属以为长者，亦不敢大欺。

[6]景帝任命太中大夫周仁为郎中令，任命张欧为廷尉，任命楚元王的儿子平陆侯刘礼为宗正，任命中大夫晁错为左内史。周仁原来做过太子舍人，因为人廉洁谨慎而得到宠幸。张欧也曾经在太子宫中侍奉过景帝，他虽然研究刑名法律的学问，为人却很宽厚；景帝因此很器重他们，任用他们为九卿。张欧做官，未曾说过要审查别人，专门以诚厚长者居官用事；他的部属认为他是一位宽厚长者，也不敢太欺蒙他。

二年（丙戌、前第155）

前二年（丙戌，公元前155年）

[1]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

[1]冬季，十二月，西南天空出现了一颗异星。

[2]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

[2]景帝命令全国男子，从二十岁开始到官府登记成为正丁，承担国家的徭役和兵役。

[3]春，三月，甲寅，立皇子德为河间王，阏为临江王，馀为淮阳王，非为汝南王，彭祖为广川王，发为长沙王。

[3]春季，三月，甲寅（二十七日），景帝封立皇子刘德为河间王，刘阏为临江王，刘馀为淮阳王，刘非为汝南王，刘彭祖为广川王，刘发为长沙王。

[4]夏，四月，壬午，太皇太后薄氏崩。

[4]夏季，四月，壬午（二十五日），太皇太后薄氏驾崩。

[5]六月，丞相申屠嘉薨。时内史晁错数请间言事，辄听，宠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嘉自绌所言不用，疾错。错为内史，东出不便，更穿一门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庙垣也。嘉闻错穿宗庙垣，为奏，请诛错。客有语错，错恐，夜入宫上谒，自归上。至朝，嘉请诛内史错。上曰："错所穿非真庙垣，乃外垣，故冗官居其中；且又我使为之，错无罪。"丞相嘉谢。罢朝，嘉谓长史曰："吾悔不先斩错乃请之，为错所卖。"至舍，因欧血而薨。错以此愈贵。

[5]六月，丞相申屠嘉去世。当时，内史晁错多次请求单独与景帝谈论国政，景帝每每采纳他的意见，受宠幸超过了九卿，经晁错的建议修改了许多法令。丞相申屠嘉因景帝不采用他的意见而自行黜退，很恨晁错。晁错作为内史，内史府的门东出不便，就另开了一个门南出。这个南门，开凿在太上皇庙外空地的围墙上。申屠嘉听说晁错打通了宗庙的墙，就上奏景帝，请诛杀晁错。有人把此事告知晁错，晁错很害怕，夜里入宫求见景帝，向景帝自首，寻求保护。到天亮上朝时，申屠嘉奏请诛杀内史晁错。景帝说："晁错所打通的墙，并不是真正的庙墙，而是宗庙外边的围墙，原来的一些散官住在那里；而且又

是我让晁错这样做的，晁错没有罪。”丞相申屠嘉只好表示谢罪。散朝之后，申屠嘉对长史说：“我后悔没有先把晁错斩首再去奏请皇上认可，现在却被晁错所欺。”回到府中，申屠嘉吐血而死。晁错因此越发尊贵。

[6]秋，与匈奴和亲。

[6]秋季，汉朝与匈奴和亲。

[7]八月，丁未，以御史大夫开封侯陶青为丞相。丁巳，以内史晁错为御史大夫。

[7]八月，丁未（疑误），景帝任命御史大夫开封侯陶青为丞相。丁巳（初二），景帝任命内史晁错为御史大夫。

[8]彗星出东北。

[8]彗星,出现在东北天空中。

[9] 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

[9]秋季，衡山国境内下了一场冰雹，大的直径有五寸，冰雹堆积最厚的地方达二尺。

[10]荧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间；岁星逆行天廷中。

[10]火星逆行靠近了北极星，月亮反常地经过了北极星的天区；木星在太微星座逆行。

[11]梁孝王以窦太后少子故，有宠，王四十余城，居天下膏腴地。赏赐不可胜道，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招延四方豪俊之士，如吴人枚乘、严忌，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蜀人司马相如之属皆从之游。每入朝，上使使持节以乘舆驷马迎梁王于关下。既至，宠幸无比；入则侍上同辇，出则同车，射猎上林中；因上疏请留，且半岁。梁侍中、郎、谒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无异。

[11]梁孝王因为是窦太后的小儿子，受到宠爱，封国内有四十多座城，封地是全国最肥沃富饶的土地。给他的赏赐多得说不清，府库中所藏的金钱接近了一百万万，珠玉宝器比京城还要多。梁孝王修建了方圆三百余里的东苑，扩大其都城睢阳城的规模，使之达到周长七十里，大规模兴建宫室，修建了架于空中的通道，从宫室 连接到平台

达三十余里。招揽延聘四方豪杰，如吴地人枚乘、严忌，齐地人羊胜、公孙诡、邹阳，蜀地人司马相如之流，都跟随他交游。每当梁王入朝时，景帝都派出使者持皇帝符节、用四匹马拉着皇帝专用的车辆，到函谷关前迎接梁王。梁王到达长安之后，所受的宠幸无人可比；进入皇宫就陪侍景帝乘坐同一辇车，外出就与景帝乘坐同一御车，在上林苑中射猎。梁王借机向景帝上书，要求留居长安，一住将近半年。梁王的侍中、郎官、谒者都在名册上登记，可出入天子的殿门，与朝廷的宦官没有区别。

汉纪八 孝景皇帝下前三年（丁亥、前第154）

汉纪八 汉景帝前三年（丁亥，公元前154年）

[1]冬，十月，梁王来朝。时上未置太子，与梁王宴饮，从容言曰：“千秋万岁后传于王。”王辞谢，虽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詹事窦婴引卮酒进上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传，汉之约也；上何以得传梁王！”太后由此憎婴；婴因病免；太后除婴门籍，不得朝请。梁王以此益骄。

[1]冬季，十月，梁王来长安朝见景帝。当时，景帝没有立太子，与梁王宴饮时，景帝很舒缓地说：“等我百年之后，把帝位传给你。”梁王表示谦谢，虽然知道这不是认真的话，但心中很高兴；窦太后也是如此。詹事窦婴捧着一杯酒献给景帝说：“这个天下，是高祖的天下，帝位由父亲传给儿子，这是汉朝的规定，皇上怎么能够传给梁王！”窦太后因此憎恶窦婴；窦婴便借口有病而辞职；窦太后在准许出入皇宫殿门的名册上除去了窦婴的姓名，不许他参加春秋两季的盛大朝会。梁王因此更加骄横。

[2]春，正月，乙巳，赦。

[2]春季，正月，乙巳（二十二日），景帝下达赦令。

[3]长星出西方。

[3]彗星出现在西方天空。

[4]洛阳东宫灾。

[4]洛阳的东宫发生火灾。

[5]初，孝文时，吴太子入见，得侍皇太子饮、博。吴太子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遣其丧归葬，至吴，吴王愠曰：“天下同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为！”复遣丧之长安葬。吴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礼，称疾不朝。京师知其以子故，系治、验问吴使者；吴王恐，始有反谋。后使人为秋请，文帝复问之，使者对曰：“王实不病；汉系治使者数辈，吴王恐，以故遂称病。夫‘察见渊中鱼不祥’；唯上弃前过，与之更始。”于是文帝乃赦吴使者，归之，而赐吴王几杖，老，不朝。吴得释其罪，谋亦益解。然其居国，以

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予平贾；岁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他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公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余年。

[5]当初，孝文帝在位时，吴国太子进京朝见文帝，得以陪伴皇太子饮酒、博戏。吴太子在博戏过程中与太子争棋路，态度不恭；皇太子就拿起棋盘猛击吴太子，把他打死了。朝廷送他的灵柩回去安葬，灵柩到达吴国，吴王恼怒地说："天下都是刘氏一家的天下，死在长安就葬在长安，何必送回来安葬呢！"吴王又把太子的灵柩送回长安安葬。吴王从此渐渐失去藩臣的礼节，声称身体有病，不来朝见皇帝。京城知道吴王是为了儿子的缘故，就拘留和审问吴国的使者；吴王恐惧，开始产生了谋反的念头。后来，吴王派人代替他去长安行秋季朝见之礼，文帝再一次追问吴王不来朝见的原因，使臣回答说："吴王其实没有生病；朝廷拘留了几批吴国使者，又治他们的罪，吴王恐惧，所以才声称有病。有这么一句话，'察见深潭中的鱼，不吉利'；希望皇上不再追究他以前的过失，让他改过自新。"这样，文帝就释放了吴国使者，让他们回去；并且赏赐给吴王几案和拐杖，表示照顾他年事已高，不必前来朝见。吴王见朝廷不再追究他的罪名，谋反之心也就渐渐消除了。但是，因为他国内有冶铜、制盐的财源，便不向百姓征收赋税；百姓应该为官府服役时，总是由吴王发给代役金，另外雇人应役；每到年节时，慰问有贤才的士人，赏赐平民百姓；其他郡国的官吏要来吴国捕捉流亡的人，吴国公然阻止，不把罪犯交出去。这样，前后持续了四十多年。

晁错数上书言吴过，可削；文帝宽，不忍罚，以此吴日益横。及帝即位，错说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齐七十余城，楚四十余城，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吴王前有太子之，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弗忍，因赐几杖，德至厚，当改过自新；反益骄溢，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 杂议，莫敢难；独窦婴争之，由此与错有。及楚王戊来朝，错因言："戊往年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请诛之。"诏赦，削东海郡。及前年，赵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胶西王以卖爵事有奸，削其六县。

晁错多次上书奏说吴王的罪过，认为可以削减其封地；汉文帝宽厚，不忍心惩罚，所以吴王日益骄横。等到汉景帝即位，晁错劝说景帝："当初，高帝刚刚平定天下，兄弟少，儿子们年幼，大封同姓诸侯王，封给齐国七十多座城，封给楚国四十多座城，封给吴国五十多座城；封给这三个并非嫡亲的诸侯王的领地，就去了全国的一半。现在，吴王以前因有吴太子之死的嫌隙，假称有病不来朝见，按照古法应当处死。文帝不忍心，因而赐给他几案手杖，对他是恩德极为深厚，他本应该改过自新；但他反而更加骄横无法，利用矿山采铜铸钱，熬海水制盐，招诱天下流亡人口，图谋叛乱。如今，削减他的封地他会叛乱，不削减他的封地，他也会叛乱；如果削减他的封地，他反得快，祸害会小一些；如果不削减他的封地，他反得慢，将来有备而发，祸害更大。"景帝下令公卿、列侯、宗室 共同讨论晁错的建议，没有人敢与晁错辩驳；只有窦婴一人坚决反对，从此与晁错之间产生了矛盾。等到楚王刘戊来京朝见，晁错借机说："刘戊去年为薄太后服丧期间，在服丧的居室里私下奸淫，请求处死他。"景帝下诏，免去刘戊的死罪，但把原楚国封地东海郡收归朝廷。另外，在前一年，赵王有罪，朝廷削夺了他的常山郡；胶西王刘因在卖爵事上有不法行为，朝廷削夺了他封地中的六县之地。

廷臣方议削吴。吴王恐削地无已，因发谋举事；念诸侯无足与计者，闻胶西王勇，好兵，诸侯皆畏惮之，于是使中大夫应高口说胶西王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听信谗贼，侵削诸侯，诛罚良重，日以益甚。语有之曰：'糠及米。'吴与胶西，知名诸侯也，一时见察，不得安肆矣。吴王身有内疾，不能朝请二十余年，常患见疑，无以自白，胁肩累足，犹惧不见释。窃闻大王以爵事有过。所闻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将柰何？"高曰："吴王自以为与大王同忧，愿因时循理，弃躯以除患于天下，意亦可乎？胶西王瞿然骇曰："寡人何敢如是！主上虽急，固有死耳，安得不事！"高曰："御史大夫晁错，营惑天子，侵夺诸侯，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极矣。彗星出，蝗虫起，此万世一时；而愁劳，圣人所以起也。吴王内以晁错为诛，外从大王后车，方洋天下，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诚幸而许之一言，则吴王率楚王略函谷关，守荥阳、敖仓之粟，距汉兵，治次舍，须大王。大王幸而临之，则天下可并，两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归，报吴王，吴王犹恐

其不果，乃身自为使者，至胶西面约之。胶西群臣或闻王谋，谏曰："诸侯地不能当汉十二，为叛逆以忧太后，非计也。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两主分争，患乃益生。"王不听，遂发使约齐、川、胶东、济南，皆许诺。

朝廷大臣们正在议论削夺吴王的封地。吴王刘濞恐怕削夺没有止境，就打算举兵叛乱；想到其他诸侯王没有足以共商大事的，听说胶西王刘勇武，喜欢兵法，诸侯都畏惧他，于是，吴王派中大夫应高去亲口游说胶西王刘，说："现在，主上重用奸邪之臣，听信谗言恶语，侵夺削弱诸侯国，对诸侯王的惩罚极为严厉，而且一天比一天厉害。俗语有这样的说法：'开头吃糠，后来就会发展到吃米。'吴国和胶西国，都是著名的诸侯王国，同时朝廷注意，不会有安宁了。吴王身体患有暗疾，已有二十多年不能朝见，时常担心受到朝廷怀疑，无法自己表白，缩紧肩膀、脚压着脚地自我约束，仍怕得不到朝廷的宽容，我私下听说大王因出卖爵位的过失而受朝廷处置。我所听到的其他诸侯被削夺封地的事情，若按所犯罪名来处理，都不应该受到如此严重的惩罚。恐怕朝廷的用意，不仅仅是要削夺诸侯王的封地吧！"胶西王刘说："我确实有被削夺的事。你认为该怎么办？"应高说："吴王自认为与大王面临着共同的忧患，希望顺应时势，遵循情理，牺牲生命去为天下消除祸患，我想您也同意吧？"胶西王大吃一惊，说："我怎么敢做这样的事！天子待诸侯虽然很严苛，我只有一死了事，怎能起意反叛呢？应高说："御史大夫晁错，在天子身边蒙骗蛊惑，侵夺诸侯封地，诸侯王都有背叛之心，从人事来看，形势已发展到极点了。彗星出现，蝗灾发生，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而且愁恼困苦的局势，正是圣人挺身而出之时。吴王准备对朝廷提出清除晁错的要求，在战场上则跟随于大王之后，纵横天下，所向无敌，锋芒所指之处，没有人胆敢不服。大王若真能许诺一句话，吴王就率领楚王直捣函谷关，据守荥阳、敖仓的粮库，敌御汉军，整治好驻扎之地，恭候大王到来。有幸得到大王光临，就可以吞并天下，吴王和大王平分江山，不也很好吗！"胶西王说："好！"应高返归崐吴国，向吴王汇报，吴王还怕胶西王不实行诺言，就亲自前往，到胶西国与刘当面约定。胶西国群臣中，有人得知胶西王的图谋，谏阻说："诸侯王的封地还不到汉朝廷的十分之二，发动叛乱而使太后担忧，这不是高明的计策。现在侍奉一个天子，都说不容易；假设吴与胶西的计划能够成功，两位君主并立

相争，祸患就更多了。”胶西王不听，于是派使者与齐王、川王、胶东王、济南王约定共同举事，这些诸侯王都答应了。

初，楚元王好书，与鲁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诗》于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为中大夫。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及子夷王、孙王戊即位，常设，后乃忘设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遂称疾卧。申公、白生强起之，曰：“独不念先王之德与？今王一旦失小礼，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称：‘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先王之所以礼吾三人者，为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与久处，岂为区区之礼哉！”遂谢病去。申公、白生独留。王戊稍淫暴，太傅韦孟作诗讽谏，不听，亦去，居于邹。戊因坐削地事，遂与吴通谋。申公、白生谏戊，戊胥靡之，衣之赭衣，使雅舂于市。休侯富使人谏王。王曰：“季父不吾与，我起，先取季父矣！”休侯惧，乃与母太夫人奔京师。

当初，楚元王刘交喜爱书籍，和鲁地人申公、穆生、白生都拜浮丘伯为师，学习《诗经》；等到他当了楚王，就任命他们三人为中大夫。穆生不喜欢喝酒；楚元王每次设宴饮酒时，都特意为穆生准备甜酒。等到楚元王的儿子夷王以及孙子刘戊为王时，也总在举行宴会时为穆生特备甜酒，但以后就忘记这样做了。穆生退席而出，说：“应该离去了！不特设甜酒，说明楚王对我已怠慢了；再不离去，楚王将会给我戴上刑具在街市上示众。”于是，穆生声称有病，卧床不起。申公、白生极力劝他继续为楚王效力，说：“你就不念先王的恩德吗？现在楚王一时稍有礼貌不周怎么至于这样！”穆生说：”《易经》上说：‘知道契机的神妙吗？契机，是动机的微妙变化，是显示吉凶的先兆。君子看到契机而采取行动，并不整天等待。’先王礼待我们三人的原因，是他心中有道义；现在楚王怠慢我们，是忘记了道义。怎么能和忘记了道义的人长期共处，难道我这样只是因为那区区的礼节吗！”于是，穆公声称有病，离开了楚国。申公和白生却继续留任楚国。楚王刘戊逐渐荒淫残暴，太傅韦孟作了一首诗，用来进行委婉的批评，楚王不加理睬，韦孟也离开楚国，去邹地居住。刘戊因犯罪被朝廷削夺封地，就与吴王刘濞通谋，准备叛乱。申公、白生去劝谏刘戊，刘戊将他们二人罚为罪徒，让他们被绳拴着，穿着刑徒的红褐色

囚衣，在街市上舂米。休侯刘富派人来劝阻楚王，楚王说：“叔父不与我合作，我一旦起事，就先攻打叔父了！”休侯刘富害怕，就与他的母亲太夫人逃奔长安。

及削吴会稽、豫章郡书至，吴王遂先起兵，诛汉吏二千石以下；胶西、胶东、川、济南、楚、赵亦皆反。楚相张尚、太傅赵夷吾谏王戊，戊杀尚、夷吾。赵相建德、内史王悍谏王遂，遂烧杀建德、悍。齐王后悔，背约城守。济北王城坏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发兵。胶西王、胶东王为渠率，与川、济南共攻齐，围临灾。赵王遂发兵住其西界，欲待吴、楚俱进，北使匈奴与连兵。

及至朝廷削夺吴国会稽郡、豫章郡的文书到达，吴王刘濞就首先起兵，杀死朝廷任命的二千石以下的官员；胶西王、胶东王、川王、济南王、楚王、赵王也都举兵叛乱。楚相张尚、太傅赵夷吾谏阻楚王刘戊，刘戊杀死了张尚和赵夷吾。赵相建德、内史王悍谏止赵王刘遂，刘遂将他们两人烧死。齐王后悔通谋叛乱，违背与吴楚的盟约，依据城池进行抵御。济北王的城墙坏了没有修好，他的郎中令劫持了他，使他无法举兵参加叛乱。胶西王和胶东王为统帅，联合川王、济南王共同攻打齐国，围攻齐国都城临淄。赵王刘遂把军队调往赵国西部边境，准备与吴、楚等国军队联合进攻，又向北方的匈奴派出使者，联络匈奴一起举兵。

吴王悉其士卒，下令国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同，下与少子等，皆发。”凡二十余万人。南使闽、、东越，闽、东越亦发兵从。吴王起兵于广陵，西涉淮，因并楚兵，发使遗诸侯书，罪状晁错，欲合兵诛之。吴、楚共攻梁，破棘壁，杀数万人；乘胜而前，锐甚。梁孝王遣将军击之，又败梁两军，士卒皆还走。梁王城守睢阳。

吴王征发了所有士卒，下令全国说：“我今年六十二岁了，亲自担任统帅；我的小儿子十四岁，也身先士卒。所有年龄上与我一样，下与我的小儿子一样的人，都征发从军！”吴国共征发了二十多万人。吴王向南方派出使者去联络闽、东越，闽和东越也发兵响应。吴王在广陵起兵，向西渡过淮河，随即与楚国的军队合并，派使者致书诸侯，指控晁错罪状，准备联合进兵诛杀晁错。吴、楚两国军队一起攻打梁国，攻破了棘壁，杀死数万人；吴、楚联军乘胜前进，兵锋锐不可

当。梁孝王派将军迎击，又有两支军队被吴楚联军打败，梁军士兵都向后逃跑。梁王固守都城睢阳。

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及七国反书闻，上乃拜中尉周亚夫为太尉，将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遣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击齐；复召窦婴，拜为大将军，使屯荥阳监齐、赵兵。

当初，汉文帝临终前，告诉太子说："假若国家有危难，周亚夫足以胜任军队统帅的重担。"等到七国叛乱的文书到达朝廷，景帝就任命中尉周亚夫为太尉，统帅三十六位将军及其部队，前去迎击吴、楚叛军；派遣曲周侯郦寄攻打赵国，派将军栾布攻打齐境叛军；景帝又召回窦婴，任命他为大将军，让他率军驻守荥阳，监督用兵于齐国和赵国境内的汉军。

初，晁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欢哗。错父闻之，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语多怨，公何为也？"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曰："吾不忍见祸逮身！"后十余日，吴、楚七国俱反，以诛错为名。"

当初，晁错所修改的法令有三十章，诸侯王纷纷议论表示反对。晁错的父亲得知消息，从颍川赶来京师，对晁错说："皇上刚刚即位，你当权处理政事，侵夺削弱诸侯，疏离人家的骨肉，舆论都怨恨你，你为什么这样做呢？"晁错说："本当这样做；如果不这样做，天子不尊贵，宗庙不安宁。"他的父亲说："这样做，刘氏的天下安宁了，但晁氏却危险了，我离开你回去了！"他父亲就服毒自杀，临死前说："我不忍心见到大祸临到我身上！"此后过了十多天，吴、楚等七国就以诛除晁错为名一同举兵叛乱。

上与错议出军事，错欲令上自将兵而身居守；又言："徐、僮之旁吴所未下者，可以予吴。"错素与吴相袁盎不善，错所居坐，盎辄避；盎所居坐，错亦避；两人未尝同堂语。及错为御史大夫，使吏按盎受吴王财物，抵罪；诏赦以为庶人。吴、楚反，错谓丞、史曰："袁盎多受吴王金钱，专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请治盎，宜知其计谋。"丞、史曰："事未发，治之有绝；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谋。"错犹与未决。人有告盎，盎恐，夜见窦婴，为言吴所以反，

愿至前，口对状。婴入言，上乃召盎。盎入见，上方与错调兵食。上问盎："今吴、楚反，于公意何如？"对曰："不足忧也！"上曰："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豪杰；白头举事，此其计不百全，岂发乎！何以言其无能为也？"对曰："吴铜盐之利则有之，安得豪杰而诱之！诚令吴得豪杰，亦且辅而为谊，不反矣。吴所诱皆无赖子弟、亡命、铸钱奸人，故相诱以乱。"错曰："盎策之善。"上曰："计安出？"盎对曰："愿屏左右。"上屏人，独错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错。错趋避东厢，甚恨。上卒问盎，对曰："吴、楚相遗书，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贼臣晁错擅适诸侯，削夺之地，以故反，欲西共诛错，复故地而罢。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于是上默然良久，曰："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盎曰："愚计出此，唯上孰计之！"乃拜盎为太常，密装治行。后十余日，上令丞相青、中尉嘉、廷尉欧劾奏错："不称主上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吴，无臣子礼，大逆无道。错当要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制曰："可。"错殊不知。壬子，上使中尉召错，绐载行市，错衣朝衣斩东市。上乃使袁盎与吴王弟子宗正德侯通使吴。

景帝与晁错商谈出军平叛的事情，晁错想让景帝统兵亲征而他自己留守长安；晁错又建议："徐县、僮县附近一带，吴国没有攻占的地方，可以送给吴国，争取他们退兵。"晁错一直与吴相袁盎不友善，有晁错在某处就坐，袁盎总是避开；袁盎出现在何处，晁错也总是避开；两人未曾在同一个室内说过话。等到晁错升任御史大夫，派官员审查袁盎接受吴王财物贿赂的事，处以相当崐的刑罚，确定袁盎有罪；景帝下诏赦免袁盎，把他降为平民。吴、楚叛乱发生后，晁错对御史丞、侍御史说："袁盎接受了吴王的许多金钱，专门为吴王掩饰，说他不会叛乱；现在，吴王果然反叛了，我想奏请严惩袁盎，他肯定知道吴王的密谋。"御史丞、侍御史说："如果在吴国叛乱前，治袁盎的罪，可能会中止叛乱密谋；现在叛军大举向西进攻，审查袁盎，能有什么作用！况且，袁盎不会参预密谋。"晁错犹豫不决。有人把晁错的打算告知了袁盎，袁盎很害怕，连夜去见窦婴，对他说明吴王叛乱的原因，希望能面见景帝，亲口说明原委。窦婴入宫奏报景帝，景帝就召见袁盎。袁盎入宫晋见，景帝正与晁错在调度军粮。景帝问袁盎："现在吴、楚叛乱，你觉得局势会怎样？"袁盎回答说："不值得担

忧！”景帝说：“吴王利用矿山就地铸钱，熬海水为盐，招诱天下豪杰；到年老发白时举兵叛乱，如果他没有计出万全的把握，难道会起事吗？为什么说他不能有所作为呢？袁盎回答说：“吴王确实有采铜铸币、熬海水为盐的财利，但哪有什么豪杰被他招诱去了呢！假若吴王真的招到了豪杰，豪杰也会辅佐他按仁义行事，也就不会叛乱了。吴王所招诱的，都是些无赖子弟、没有户籍的流民、私铸钱币的坏人，所以才能相互勾结而叛乱。”晁错说：“袁盎分析得很好。”景帝问：“应采取什么妙计？”袁盎说：“请陛下让左右回避。”景帝让人退出，唯独还有晁错在场；袁盎说：“我要说的话，任何臣子都不应听到。”景帝就让晁错回避。晁错迈着小而快的步伐，退避到东边的厢房中，对袁盎极为恼恨。景帝突然问袁盎，袁盎回答说：“吴王和楚王互相通信，说高皇帝分封子弟为王，各自有封地，现在贼臣晁错擅自贬谪诸侯，削夺他们的封地，因此他们才造反，准备向西进军，共同诛杀晁错，恢复原有的封地才罢休。现在的对策，只有斩晁错，派出使臣宣布赦免吴、楚七国，恢复他们原有的封地，那么，七国的军队可以不经过战争就都会撤走。”于是，景帝沉默了很长时间，说：“不这样做，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我不会为了爱惜他一个人而向天下谢罪的。”袁盎说：“我计策就是这样，请皇上认真考虑！”景帝就任命袁盎为太常，秘密收拾行装，做出使吴王的准备。过了十多天，景帝授意丞相陶青、中尉嘉、廷尉张欧上疏弹劾晁错：“辜负皇上的恩德和信任，要使皇上与群臣、百姓疏远，又想把城邑送给吴国，毫无臣子的礼节，犯下了大逆无道之罪。晁错应判处腰斩，他的父母、妻子、兄弟不论老少全部公开处死。”景帝批复说：“同意所拟判决。”晁错对此却一无所知。壬子（二十九日），景帝派中尉召晁错，欺骗他说坐着车巡察市中，于是，晁错穿着上朝的官服在东市被斩首。景帝就派袁盎与吴王的侄子、宗正德侯刘通为使臣，出使吴国。

谒者仆射邓公为校尉，上书言军事，见上，上问曰：“道军所来，闻晁错死，吴、楚罢不？”邓公曰：“吴为反数十岁矣；发怒削地，以诛错为名，其意不在错也。且臣恐天下之士钳口不敢复言矣。”上曰：“何哉？”邓公曰：“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之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于是帝喟然长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谒者仆射邓公正担任校尉，向景帝上书分析战争情况，在进见皇帝时，景帝问道："你从军中而来，听到晁错被杀，吴国和楚国撤兵了没有？"邓公说："吴王准备叛乱已有几十年了；他是因朝廷削夺了他的封地发怒，杀晁错只是他的借口，他的本意不在晁错啊。再说，朝廷杀晁错，我担心天下的士大夫都不敢再向朝廷进忠言了！"景帝问："为什么？"邓公说："晁错忧虑诸侯王国势力过于强大，朝廷不能制服，所以，请求削减王国封地，从而尊崇朝廷，这本来是造福万世的好事。计划刚刚实行，他本人突然被杀。这样做，对内堵塞了忠臣的口，对外替诸侯王报了仇，我私下认为陛下不应该如此。"于是，景帝深深地感叹说："您说得对，我也很后悔杀了晁错！"

袁盎、刘通至吴，吴、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亲故，先入见，谕吴王，令拜受诏。吴王闻袁盎来，知其欲说，笑而应曰："我已为东帝，尚谁拜！"不肯见盎，而留军中，欲劫使将；盎不肯，使人围守，且杀之。盎得间，脱亡归报。

袁盎、刘通到达吴国，吴军和楚军已开始进攻梁国的壁垒了。宗正刘通因是同姓亲属，先入内会见吴王，告知吴王，让他跪拜接受皇帝的诏书。吴王听说袁盎来了，估计到他要劝说自己撤兵，就笑着回答说："我已经做了东方的崐皇帝了，还向谁跪拜呢！"吴王不肯与袁盎见面，把他留在军营中，准备强迫他担任吴军 的将领；袁盎不答应，吴王派人把他关押起来，准备杀死他。袁盎寻机逃脱回来向景帝汇报出使情况。

太尉亚夫言于上曰："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许之。亚夫乘六乘传，将会兵荥阳。发至霸上，赵涉遮说亚夫曰："吴王素富，怀辑死士久矣。此知将军且行，必置间人于、渑厄狭之间；且兵事尚神密，将军何不从此右去，走蓝田，出武关，抵洛阳！间不过差一二日，直入武库，击鸣鼓。诸侯闻之，以为将军从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计，至洛阳，喜曰："七国反，吾乘传至此，不自意全。今吾据荥阳，荥阳以东，无足优者。"使吏搜、渑间，果得吴伏兵。乃请赵涉为护军。

太尉周亚夫对景帝说："楚军剽悍敏捷，与他们正面交锋很难取胜，我建议放弃梁国，先断绝吴、楚军队的粮道，这样才可以制服它们。"景帝同意了这个部署。周亚夫乘坐着六辆驿站的马车，将去荥阳

与大军会合。走到霸上，赵涉拦住去路，劝说周亚夫：“吴王一直很富有，早就收买了一批甘愿为他献身的刺客，现在得知将军将去前线，必定会在崤山、渑池之间的险要地段安排刺客对付您；况且军事行动最讲究秘密，将军为什么不改变路线，从此处向右走，经过蓝田，出武关，抵达洛阳！这样绕着走，不过差一两天，却可以直接进入洛阳武库，擂响战鼓。参与叛乱的诸侯王听到了，会认为将军是自天而降呢！”太尉按照他的计策行事，到达洛阳，高兴地说：“七国共同叛乱，我乘坐驿车平安到达此处，真是出乎意料之外。现在我已驻守荥阳，荥阳以东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周亚夫派官吏搜索崤山、渑池之间，果然抓住了吴国的伏兵。周亚夫就向景帝奏请，让赵涉担任护军。

太尉引兵东北走昌邑。吴攻梁急，梁数使使条侯求救，条侯不许；又使使诉条侯于上。上使告条侯救梁，亚夫不奉诏，坚壁不出；而使弓高侯等将轻骑兵出淮泗口，绝吴、楚兵后，塞其饷道。梁使中大夫韩安国及楚相张尚弟羽为将军；羽力战，安国持重，乃得颇败吴兵。吴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条侯军，会下邑，欲战。条侯坚壁不肯战；吴粮绝卒饥，数挑战，终不出。条侯军中夜惊，内相攻击，扰乱至帐下，亚夫坚卧不起，顷之，复定。吴奔壁东南陬，亚夫使备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吴、楚士卒多饥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亚夫出精兵追击，大破之。吴王濞弃其军，与壮士数千人夜亡走，楚王戊自杀。

太尉周亚夫领兵向东北到达昌邑。吴军猛烈进攻梁国，梁王多次派使者向条侯周亚夫求救，周亚夫不答应。梁王又派使臣向景帝告状，说周亚夫不肯救援。景帝派使臣命令周亚夫援救梁国，周亚夫不执行皇帝诏令，仍坚守营垒，不派军队出战；但他却命令弓高侯韩颓当等人率领轻骑兵，奔袭淮泗口，断绝吴、楚军队的后路，堵塞吴、楚的粮道。梁国派中大夫韩安国及楚相张尚的弟弟张羽为将军；张羽作战勇猛，韩安国指挥持重，才得以挫败吴军。吴军想向西进兵，但因梁军据城死守，便不敢越过梁向西进兵；因此，吴军就前来进攻条侯周亚夫的军队，两军在下邑相遇，吴军急于求战。条侯坚守壁垒不肯交战；吴军粮道断绝，士卒饥饿，多次挑战，周亚夫始终不应战。周亚夫的军营中，夜间突然惊乱，内部互相攻击，甚至闹到了周亚夫

的大帐附近，周亚夫坚持睡着不起，过了一会儿，就恢复平静了。吴军向汉军营垒的东南角调集军队，周亚夫却命令营中加强对西北方向的防御，不久，吴、楚的精兵果然突袭汉营西北，因汉军早有防备，不能攻入。吴、楚军队中，有许多士卒饿死或者背叛离散，吴王就领兵撤退了。二月，周亚夫派出精锐军队追击，大败吴、楚军队。吴王刘濞丢下他的军队，与几千名精壮士兵连夜逃跑；楚王刘戊自杀。

吴王之初发也，吴臣田禄伯为大将军。田禄伯曰："兵屯聚而西，无他奇道，难以立功。臣愿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亦一奇也。吴王太子谏曰："王以反为名，此兵难以借人，人亦且反王，柰何？且擅兵而别，多他利害，徒自损耳！"吴王即不许田禄伯。

吴王刚开始举兵叛乱时，吴国臣子田禄伯担任大将军。田禄伯说："大军集结向西进攻，没有可以出奇兵的通道，难以成功。我请求给我五万人马，另外沿长江、淮河逆流而上，占领淮南、长沙，攻入武关，与大王主力军队会师，这也是一路奇兵。"吴王的太子劝阻说："大王以造反为名义，这样的军队不能让别人带领，假若别人也背叛您，又该怎么办？况且，让别人全权指挥一崐支军队，又走另外一条路，容易产生许多其他利害问题，只是白白地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吴王就没有批准田禄伯的请求。

吴少将桓将军说王曰："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不下，直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无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驰入梁、楚之郊，事败矣。"吴王问诸老将，老将曰："此年少，椎锋可耳，安知大虑！"于是王不用桓将军计。

吴国的青年将领桓将军劝吴王说："吴国军队步兵多，步兵利于在险阻的地方作战；汉军中以战车、骑兵为主力，战车和骑兵利于在平原地区作战。希望大王不进攻沿途的城池，挥兵直进，迅速向西进兵，占领洛阳武库，利用敖仓的粮食供应军队，凭借山势和黄河天险号令诸侯，这样，即使没有进入函谷关，天下就已经被您平定了。如果大王进军缓慢，因沿途攻占城邑而延误时机，汉军战车、骑兵到来，冲入梁国和楚国的郊野，您的大事就失败了。"吴王征询老将军们

的意见，老将们说：“这个青年人，让他去冲锋陷阵还可以，怎么懂得全局战略呢！”于是，吴王不采用恒将军的计策。

王专并将兵。兵未渡淮，诸宾客皆得为将、校尉、候、司马，独周丘不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吴，酤酒无行；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谒。说王曰：“臣以无能，不得待罪行间。臣非敢求有所将也，愿请王一汉节，必有以报。”王乃予之。周丘得节，夜驰入下邳；下邳时闻吴反，皆城守。至传舍，召令入户，使从者以罪斩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吴反，兵且至，屠下邳不过食顷；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万人，使人报吴王，遂将其兵北略城邑；比至阳城，兵十余万，破阳城中尉军。闻吴王败走，自度无与共成功，即引兵归下邳，未至，疽发背死。

吴王独揽全军指挥权。在吴军尚未渡过淮河时，吴王就把投靠他的众宾客任命为将军、校尉、军候、军司马，唯独周丘没有得到任用。周丘是下邳人，流亡到吴国，以卖酒为生，品行不好；吴王刘濞很鄙视他，所以未予任用。周丘就自己求见吴王，说：“我因为没有本事，不能在军队中为您效力。我不敢要求带兵做官，只希望从大王处得到汉朝的一个符节，必定做成一番事业来回报大王。”吴王就给了他。周丘得到符节，连夜驱车进入下邳县城；这时，下邳的官民得知吴王叛乱，都据城防守。周丘到达驿站，传召县令进入室内，命令他的随从用罪名把县令杀死，于是召见与他的兄弟们友善的有权势的官吏说：“吴王已经造反，大军马上就到，屠灭下邳城不过用吃顿饭的时间；如果先归降吴王，家室必定保全，有本事的人还能立功封侯。”官吏出去后，转 告给其他人，下邳的官民就都归顺了吴王。周丘一夜之间得到了三万人，派人向吴王汇报，就率领他的军队向北方攻取城邑；打到城阳时，周丘的军队已有十多万人了，打败了城阳中尉指挥的军队。周丘得知吴王失败逃走，自已估计无法和他共同成就事业了，就领兵返回下邳，还没有到达，因背上生毒疮而死去。

[6]壬午晦，日有食之。

[6]壬午晦（三十日），发生日食。

[7]吴王之弃军亡也，军遂溃，往往稍降太尉条侯及梁军。吴王渡淮，走丹徒，保东越，兵可万余人，收聚亡卒。汉使人以利啖东越，

东越即绐吴王出劳军，使人杀吴王，盛其头，驰传以闻。吴太子驹亡走闽越。吴、楚反，凡三月，皆破灭，于是诸将乃以太尉谋为是；然梁王由此与太尉有隙。

[7]因为吴王刘濞丢掉军队自己逃跑，吴军就崩溃瓦解了，许多部队渐渐向太尉条侯周亚夫和梁国的军队投降。吴王刘濞渡过淮河，逃到丹徒县，依附东越，以求自保，约有军队一万多人，并召集逃散的士兵。汉朝派人用金钱利禄收买东越首领，东越首领就骗吴王出来慰劳军队，派人用矛戟刺杀了吴王，装上他的头颅，派人乘传车疾驰到汉朝廷报告。吴国太子刘驹逃亡到闽越国。吴、楚叛乱，共三个月的时间，就全被平定了，这时，所有将领都认为太尉周亚夫的战略布署是正确的；但是，梁王却因此与太尉有了矛盾。

三王之围临也，齐王使路中大夫告于天子。天子复令路中大夫还报，告齐王坚守，“汉兵今破吴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国兵围临数重，无从入。三国将与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汉已破矣，齐趣下三国，不，且见屠。’”路中大夫既许，至城下，望见齐王曰：“汉已发兵百万，使太尉亚夫击破崐吴、楚，方引兵救齐；齐必坚守无下！”三国将诛路中大夫。齐初围急。阴与三国通谋，约未定；会路中大夫从汉来，其大臣乃复劝王无下三国。会汉将栾布、平阳侯等兵至齐，击破三国兵。解围已，后闻齐初与三国有谋，将欲移兵伐齐。齐孝王惧，饮药自杀。

当胶西王等三个诸候王的叛军围困临的时候，齐王派一位姓路的中大夫向景帝报告。景帝又命令这位姓路的中大夫返回齐国复命，告诉齐王坚守临，说：“朝廷军队已经打败吴楚叛军了。”路中大夫赶回时，三国的军队已把临城重重包围，无法入城。三国的将领迫使路中大夫与他们结盟，说：“你反过来说：‘汉朝廷的军队已被打败了，齐国赶快向三个王国的军队投降吧。不然，临就要被屠灭了。’”路中大夫应允了，到了城下，远远见到齐王，他就说：“汉已经派出了百万大军，让太尉周亚夫指挥，打败了吴楚军队，正领兵前来救齐，齐一定要坚守不降！”三个王国的将领杀死了路中大夫。齐都城当初被围紧急时，齐王曾暗中与三个王国联络，准备参预叛乱，盟约未定；恰好路中大夫从汉朝廷而来，齐王的大臣们又劝他不能向三国叛军投降。恰逢汉将栾布、平阳侯曹襄等率军到达齐国，打败了三国的军队。解除

了临之围以后，汉军将领听说齐王当初与三国密谋勾结，就准备调集军队攻打齐国。齐孝王害怕，服毒自杀。

胶西、胶东、川王各引兵归国。胶西王徒跣、席藁。饮水谢太后。王太子德曰："汉兵还，臣观之，已罢，可袭，愿收王余兵击之！不胜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坏，不可用。"弓高侯韩颓当遗胶西王书曰："奉诏诛不义：降者赦除其罪，复故；不降者灭之。王何处？须以从事。"王肉袒叩头，诣汉军壁谒曰："臣奉法不谨，惊骇百姓，乃苦将军远道至于穷国，敢请菹醢之罪！"弓高侯执金鼓见之曰："王苦军事，愿闻王发兵状。"王顿首膝行，对曰："今者晁错天子用事臣，变更高皇帝法令，侵夺诸侯地。等以为不义，恐其败乱天下，七国发兵且诛错。今闻错已诛，等谨已罢兵归。"将军曰："王苟以错为不善，何不以闻？及未有诏、虎符，擅发兵击义国？以此观之，意非徒欲诛错也。"乃出诏书，为王读之，曰："王其自图！"王曰："如等死有余罪！"遂自杀，太后、太子皆死。胶东王、川王、济南王皆伏诛。

胶西王、胶东王、川王分别领军队返回封地。胶西王赤着脚、坐卧在禾秆编的席上饮水，向太后请罪。胶西王的太子刘德说："汉军已开始撤兵，据我观察，他们已很疲乏，可以突袭，希望召集大王的残余军队去袭击他们！如果突袭不能获胜，再逃入海岛隐蔽，也还不晚。"胶西王说："我的部队都已残破，无法作战了。"弓高侯韩颓当给胶西王送来一封信，信中说："我奉皇帝诏令诛杀不义的人，投降的，赦免他的罪名，恢复原有的官爵；不投降的，一定要消灭他。你准备选择哪一条道路？等待你做出选择，我好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胶西王光着上身、磕着头来到汉军营垒前请谒，他说："我刘遵法不谨慎，惊骇了百姓，竟使将军辛苦地远道来到我们这个穷国，我请求处以剁成肉酱的惩罚！"弓高侯手持指挥作战用的金鼓来见他，说："你被发兵的举动害苦了，我希望听你解释发兵的原因。"胶西王一边磕头一边跪着向前走，回答说："当时，晁错是受天子信任的执政大臣，变更高皇帝的法令，侵夺诸侯王国的封地。我们认为他的做法不符合道义，恐怕他败坏、扰乱天下，所以我们七国才发兵，准备杀晁错。现在听说晁错已被皇帝处死，我们就很谨慎地撤兵回国了。"韩将军说："你如果认为晁错不好，为什么不向皇上奏报？并在没有接到皇上诏令和

调兵虎符的情况下，擅自调发军队去进攻忠于朝廷的封国？由此看来，你们发兵的用意，不只是想杀晁错。”韩将军就拿出诏书，向胶西王宣读，然后说：“你自己考虑应该怎样处置吧！”胶西王说：“像我刘这样的人，死有余辜！”于是自杀了，胶西王国的太后、太子都死了。胶东王、川王、济南王都被处死。

郦将军兵至赵，赵王引兵还邯郸城守。郦寄攻之，七月不能下。匈取闻吴、楚败，亦不肯入边。栾布破齐还，并兵引水灌赵城；城坏，王遂自杀。

郦将军的军队到达赵国，赵王领兵从边界返回都城邯郸，据城自守。郦寄发动进攻，连续用兵七个月，没有攻破邯郸城。匈奴得知吴军和楚军失败，也不肯进入边境援救赵王。栾布平定齐国率军返回，与郦将军的军队会合，引河水淹灌邯郸；城墙毁坏，赵王刘遂自杀。

帝以齐首善，以迫劫有谋，非其罪也，召立齐孝王太子寿，是为懿王。

景帝因为齐国首先抵御叛军，后来因迫于形势与叛军有串联，不是齐王的罪过，就召来齐孝王的太子刘寿，立为齐王，他就是齐懿王。

济北王亦欲自杀，幸全其妻子。齐人公孙谓济北王曰：“臣请试为大王明说梁王，通意天子；说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孙遂见梁王曰：“夫济北之地，未接强齐，南牵吴、越，北胁燕、赵。此四分五裂之国，权不足以自守，劲不足以捍寇，又非有奇怪云以待难也；虽坠言于吴，非其正计也。乡使济北见情实，示不从之端，则吴必先历齐，毕济北，招燕、赵而总之，如此，则山东之从结而无隙矣。今吴王连诸侯之兵，驱白徒之众，西与天子争衡；济北独底节不下，使吴失与而无助，跬步独进，瓦解土崩，破败而不救者，未必非济北之力也。夫以区区之济北而与诸侯争强，是以羔犊之弱而捍虎狼之敌也。守职不桡，可谓诚一矣。功义如此，尚见疑于上，胁肩低首，累足抚衿，使有自悔不前之心，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职者疑之！臣窃料之，能历西山，径长乐，抵未央，攘袂而正议者，独大王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沦于骨髓，恩加于无穷，愿大王留意详惟之！”孝王大说，使人驰以闻；济北王得不坐，徒封于川。

济北王也准备自杀，以求侥幸保全他的妻子儿女。齐国人公孙对济北王说："我请求试为大王去劝说梁王，通过他向皇上解释；如果我的劝说不被采纳，大王再死也不晚。"公孙就去求见梁王，说："济北国的封地，东边邻近强大的齐国，南面连接着吴国和越国，北面受到燕国和赵国的威胁。这是一个四面受敌，随时有可能被人瓜分的国家，济北王的权谋不足以自守封地，实力不足以防御外敌入侵，又没有什么奇方妙计可用来抵御灾难；虽然他曾失言答应与吴国联合行动，却并不是出于他的本意，只不过是为形势所迫。假若当初济北王表露出忠于朝廷的真心，显示出不顺从吴王的痕迹，那么，吴国一定会先放过齐国，攻占济北国，招诱燕国、赵国而统领它们，这样，崤山以东的诸侯联盟就会形成，并可连成完整的一片。现在吴王会合七国的军队，驱使没有受过训练的徒众，向西进军与天子争夺天下；而只有济北一国固守臣节不归降吴王，使吴国丧失盟友而孤立无援，只能艰难地单独进军，结果土崩瓦解，一蹶不振，追寻其原因，未必不是济北国坚守不降所做出的贡献。用微不足道的济北国，与几国叛军相抗衡，这就如同弱小的羊羔牛犊与凶猛的虎狼搏斗一样。济北王恪尽职守，不肯屈服，可称得上忠心耿耿了。济北王有这样的功业道义，竟然还受到朝廷的怀疑，整天缩肩低头，手足无措，使他产生了后悔当初没有与吴王联合行动的念头，这对国家是不利的。我害怕那些恪尽职守的封国诸侯，都由此而产生疑虑！我私下估计：在当今能够经过西方的山险，直入长乐宫和未央宫，在太后和皇上面前勇于据理力争的，只有大王您一个人；这样，上有保全面临亡国厄运的济北国的功德，下有安定百姓的名誉，您的功德及于骨髓，您的恩惠世代相传，希望大王认真考虑这件事！"梁孝王听了很高兴，派人急速进京向朝廷奏报；因此，济北王得以不坐罪，被改封到川国为王。

[8]河间王太傅卫绾击吴、楚有功，拜为中尉。绾以中郎将事文帝，醇谨无他。上为太子时，召文帝左右饮，而绾称病不行。文帝且崩，属上曰："绾长者，善遇之！"故上亦宠任焉。

[8]河间王太傅卫绾进攻吴、楚叛军有功，景帝任命他为中尉。卫绾曾以中郎将的身分侍奉文帝，除宽厚谨慎之外，没有其他特长。景帝做太子的时候，曾召请文帝的左右侍从饮酒，而卫绾推说身体有病

不去参加宴会。文帝临终前，嘱咐景帝说："卫绾是忠厚长者，你要好好对待他！"所以，景帝也宠幸信任他。

[9]夏，六月，乙亥，诏："吏民为吴王濞等所诖误当坐及逋逃亡军者，皆赦之。"

[9]夏季，六月，乙亥（二十五日），景帝下诏说："官吏百姓被吴王刘濞等人连累而应当判罪的，以及从军而逃亡的，都给予赦免。"

帝欲以吴王弟德哀侯广之子续吴，以楚元王子礼续楚。窦太后曰："吴王，老人也，宜为宗室顺善；今乃首率七国纷乱天下，奈何续其后！"不许吴，许立楚后。乙亥，徙淮阳王馀为鲁王；汝南王非为江都王，王故吴地；立宗正礼为楚王；立皇子端为胶西王，胜为中山王。

景帝打算让吴王之弟哀侯刘广的儿子刘德接续当吴王，让楚元王的儿子刘礼接续当楚王。窦太后说："吴王是宗室中的老人，理应为宗室做忠于朝廷的表率；但他却首先发难，率领七国叛乱，扰乱天下，为什么给他续后！"不许再立吴王，允许楚王续后。乙亥（二十五日），景帝改封淮阳王刘余为鲁王；改封汝南王刘非为江都王，管辖原属吴国的封地；立宗正刘礼为楚王；立皇子刘端为胶西王，刘胜为中山王。

四年（戊子、前第153）

前四年（戊子，公元前153年）

[1]春，复置关，用传出入。

[1]春季，重新设置关卡，凭符传出入。

[2]夏，四月，已巳，立子荣为皇太子，彻为胶东王。

[2]夏季，四月，己巳（二十三日），景帝立皇子刘荣为皇太子，刘彻为胶东王。

[3]六月，赦天下。

[3]六月，大赦天下。

[4]秋，七月，临江王阏薨。

[4]秋季，七月，临江王刘阏去世。

[5]冬，十月，戊戌晦，日有食之。

[5]冬季，十月，戊戌晦（疑误），出现日食。

[6]初，吴、楚七国反，吴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发兵应之。其相曰："王必欲应吴，臣愿为将。"王乃属之。相已将兵，因城守，不听王而为汉，汉亦使曲城侯将兵救淮南，以故得完。

[6]当初，吴、楚七国叛乱，吴王的使者到达淮南国，淮南王想发兵响应吴王。他的丞相说："大王如果一定要响应吴王，我愿意出任将领。"淮南王就把军队交给他指挥。淮南国的丞相掌握军权之后，就据城防守，不听从淮南王的指挥而效忠汉朝廷，汉朝廷也派曲城侯领兵援救淮南国，因此淮南王得以保全。

吴使者至庐江，庐江王不应，而往来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坚守无二心。及吴、楚已破，衡山王入朝。上以为贞信，劳苦之，曰："南方卑湿。"徙王王于济北以褒之。庐江王以边越，数使使相交，徙为衡山王，王江北。

吴王的使者到庐江，庐江王不答应与吴王联合，而与南越国多次互通使臣。吴王的使者到衡山，衡山王坚守城池，对朝廷忠心不二。等到吴、楚叛军被打败后，衡山王入京朝见景帝。景帝认为他忠贞，就慰问他说："南方地势低而潮湿。"改封衡山王为济北王，以示褒

奖。庐江王因与南越国相邻，多次派使者与南越交结，景帝把他改封为衡山王，在长江以北为王。

五年（己丑、前第152）

前五年（己丑，公元前152年）

[1]春，正月，作阳陵邑。夏，募民徙阳陵，赐钱二十万。

[1]春季，正月，兴建阳陵邑。夏季，景帝下令召募百姓迁居阳陵，赐给二十万铜钱。

[2]遣公主嫁匈奴单于。

[2]景帝送公主出嫁匈奴单于。

[3]徙广川王彭祖为赵王。

[3]景帝改封广川王刘彭祖为赵王。

[4]济北贞王勃薨。

[4]济北王刘勃去世。

六年（庚寅、前第151）

前六年（庚寅，公元前151年）

[1]冬，十二月，雷，霖雨。

[1]冬季，十二月，天空打雷，降雨多日。

[2]初，上为太子，薄太后以薄氏女为妃；及即位，为皇后，无宠。秋，九月，皇后薄氏废。

[2]当初，景帝做太子的时候，薄太后给他选定了一个薄氏女子为妃；及至景帝做了皇帝，薄氏就成了皇后，却不受景帝的宠幸。秋季，九月，皇后薄氏被废。

[3]楚文王礼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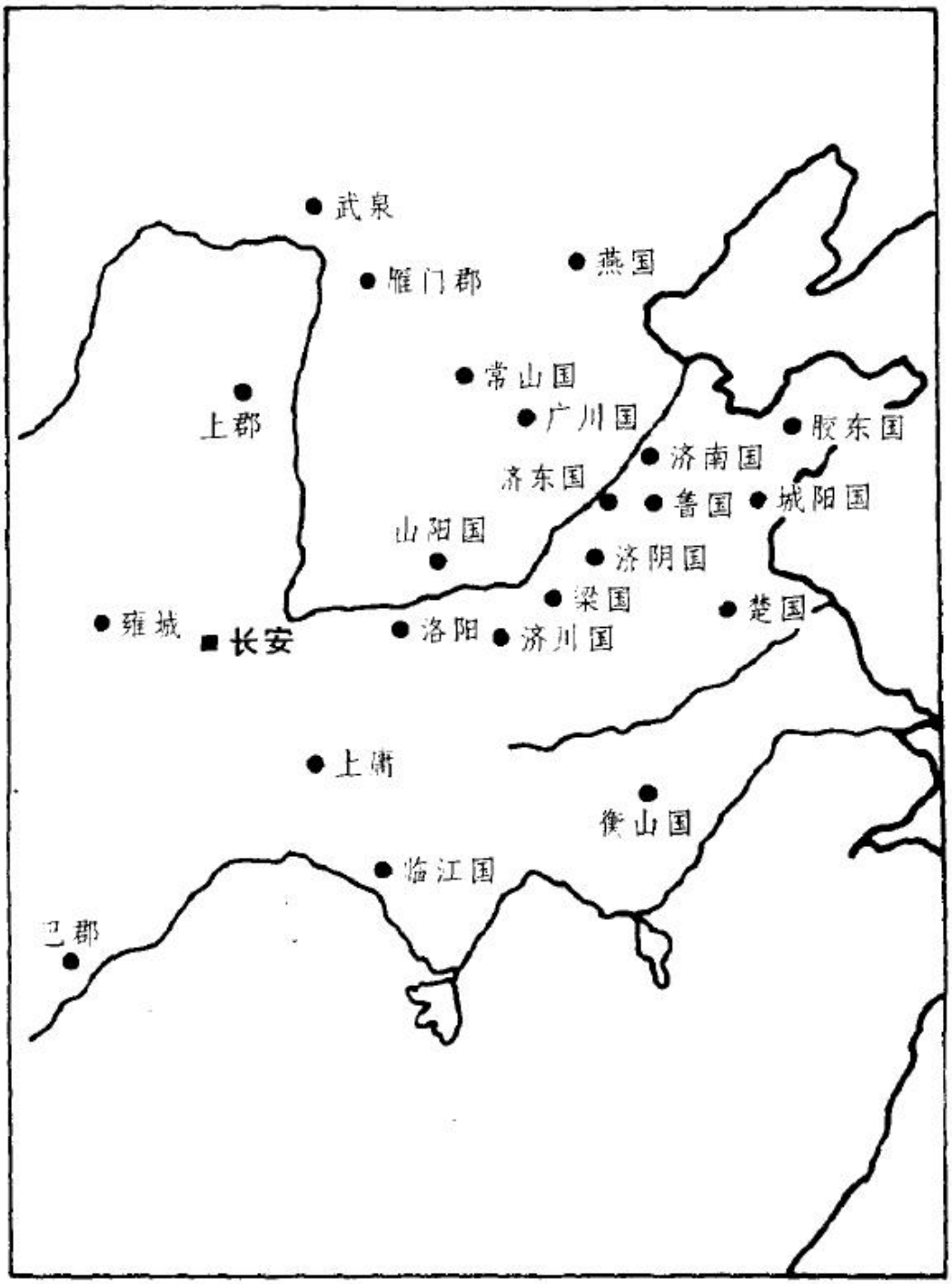
[3]楚王刘礼去世。

[4]初，燕王臧荼有孙女曰臧儿，嫁为槐里王仲妻，生男信与两女而仲死；更嫁长陵田氏，生男、胜。文帝时，臧儿长女为金王孙妇，生女俗。臧儿卜筮之，曰："两女皆当贵。"臧儿乃夺金氏妇，金氏怒，不肯予决；内之太子宫，生男彻。彻方在身时，王夫人梦日入其怀。

[4]当初，燕王臧荼有个孙女，名叫臧儿，嫁给槐里王仲为妻，生下儿子王信和两个女儿之后，王仲死了；臧儿便改嫁长陵人田氏，生下儿子田和田胜。汉文帝时，臧儿的大女儿嫁给金王孙为妻，生下女儿金俗。臧儿替子女占卜命 运，卜人说："两个女儿都应当是尊贵的命。"臧儿就从金王孙家中夺回女儿，金王孙愤怒，不肯与妻子分手；臧儿却把大女儿送到太子宫中，生下儿子刘彻。王夫人怀着刘彻的时候，曾梦见太阳进入她的怀中。

及帝即位，长男荣为太子；其母栗姬，齐人也。长公主嫖欲以女嫁太子，栗姬以后宫诸美人皆因长公主见帝，故怒而不许；长公主欲与王夫人男彻，王夫人许之。由是长公主日谗栗姬而誉王夫人之美；帝亦自贤之，又有曩者所梦日符，计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栗姬，因怒未解，阴使人趣大行请立栗姬为皇后。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按诛大行。

等到景帝即位，大儿子刘荣被立为太子；太子刘荣的生母栗姬，是齐国人。景帝的姐姐长公主刘嫖，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太子，栗姬因为后宫中各位美人都是由长公主推荐给景帝的，所以对长公主很恼怒而未予同意。长公主又想把女儿嫁给王夫人所生的皇子刘彻，王夫人同意了。从此之后，长公主每天都在景帝面前说栗姬的坏话而称赞王夫人的美德；景帝自己也觉得王夫人贤惠，又有从前梦日入怀的祥瑞符兆，对是否应改立太子和皇后的事，犹豫未定。王夫人知道景帝恨栗姬，趁着景帝怒火未熄，暗中派人去催促大行，让大行请求景帝立栗姬为皇后。景帝大怒，说："这是你应该说的话吗！"就把大行问罪处死了。



公元前一五〇年至一四一年形势

七年（辛卯、前第150）

前七年（辛卯，公元前150年）

[1]冬，十一月，己酉，废太子荣为临江王。太子太傅窦婴力争不能得，乃谢病免。栗姬恚恨而死。

[1]冬季，十一月，己酉（疑误），景帝废掉太子刘荣，改封他为临江王。太子太傅窦婴极力劝谏，未能改变景帝的决定，就自称有病，请求免职。栗姬愤恨而死。

[2]庚寅晦，日有食之。

[2]庚寅晦（疑误），出现日食。

[3]二月，丞相陶青免。乙巳，太尉周亚夫为丞相。罢太尉官。

[3]二月，丞相陶青被罢免。乙巳（十六日），太尉周亚夫出任丞相。景帝诏令罢除太尉这一官职。

[4]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

[4]夏季，四月，乙巳（十七日），景帝立王氏为皇后。

[5]丁巳，立胶东王彻为皇太子。

[5]丁巳（二十九日），景帝立胶东王刘彻为皇太子。

[6]是岁，以太仆刘舍为御史大夫，济南太守郅都为中尉。

[6]这一年，景帝任命太仆刘舍任御史大夫，任命济南郡太守郅都为中尉。

始，都为中郎将，敢直谏。当从入上林，贾姬如厕，野彘卒来入厕。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贾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复一姬进，天下所少，宁贾姬等乎！陛下纵自轻，奈宗庙，太后何！"上乃还，彘亦去。太后闻之，赐都金百斤，由此重都。都为人，勇悍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谒无所听。及为中尉，先严酷，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号曰"苍鹰"。

从前，郅都担任中郎将，敢于直言进谏。他曾经跟随景帝进入上林苑，当贾姬去上厕所时，一头野猪突然闯入厕所。景帝用眼光示意郅都去救护贾姬，郅都站立不走；景帝打算自己拿着武器去救贾姬，郅都跪伏在景帝面前说："失去了一个姬妾，又会有另一个姬妾进宫，天下所缺少的，难道是贾姬这一类的人吗！陛下纵然不爱惜自己，又如何对待宗庙和太后！"景帝就走了回来，崛野猪也离去了。太后听说了这件事，赏赐给郅都一百斤黄金，从此器重郅都。郅都为人勇猛有力，公正廉洁，不拆阅私人给他的书信，不接受问候馈赠的礼品，不理睬托人情、拉关系的要

求。及至做了中尉，倡导严厉酷苛的作风，执行法律进行赏罚，不避开皇亲国戚。列侯和宗室皇族见到郅都，都侧目而视，送他一个绰号叫“苍鹰”。

中元年（壬辰、前149）

中元年（壬辰，公元前149年）

[1]夏，四月，乙巳，赦天下。

[1]夏季，四月，乙巳（二十三日），景帝颁布诏令大赦天下。

[2]地震。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八寸。

[2]发生地震，衡山国的原都一带降冰雹，最大的冰雹直径达一尺八寸。

二年（癸巳、前148）

中二年（癸巳，公元前148年）

[1]春，二月，匈奴入燕。

[1]春季，二月，匈奴入侵燕国封地。

[2]三月，临江王荣坐侵太宗庙垣为宫，征诣中尉府对簿。临江王欲得刀笔，为书谢上，而中尉郅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间与临江王。临江王既为书谢上，因自杀。窦太后闻之，怒；后竟以危法中都而杀之。

[2]三月，临江王刘荣因为修建宫室侵占了太宗庙前空地上的围墙而犯了罪，景帝征他去中尉府接受审问。临江王想要写字用的刀笔，以写信向景帝谢罪，而中尉郅都禁止官吏提供刀笔。魏其侯派人把刀笔送给了临江王。临江王写完了向景帝谢罪的信之后，就自杀了。窦太后听说了这件事，很恼怒；后来就加以严重的罪名，把郅都杀死了。

[3]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

[3]夏季，四月，在西北天空出现一颗异星。

[4]立皇子越为广川王，寄为胶东王。

[4]景帝封立皇子刘越为广川王，刘寄为胶东王。

[5]秋，九月，甲戌晦，日有食之。

[5]秋季，九月，甲戌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6]初，梁孝王以至亲有功，得赐天子旌旗，从千乘万骑，出跸入警。王宠信羊胜、公孙诡，以诡为中尉。胜、诡多奇邪计，欲使王求为汉嗣。栗太子之废也，太后意欲以梁王为嗣，尝因置酒谓帝曰："安车大驾，用梁王为寄。"帝跪席举身曰："诺。"罢酒，帝以访诸大臣，大臣袁盎等曰："不可。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祸乱，五世不绝。小不忍，害大义，故《春秋》大居正。"由是太后议格，遂不复言。王又尝上书"愿赐容车之地，径至长乐宫，自使梁国士众筑作甬道朝太后 。"袁盎等皆建以为不可。

[6]当初，梁孝王因为与景帝是一母所生，关系最为亲密，又有平定吴、楚叛乱的大功，被赐予天子使用的族旗，有成千上万的车辆马匹做随从，出称“跸”，入称“警”，都要清道戒严。梁孝王宠信羊胜、公孙诡，任命公孙诡为中尉。羊胜和公孙诡有许多奇诡不正的计谋，想怂恿梁孝王争取成为汉景帝的继承 人。当栗太子被废的时候，窦太后想让梁王为帝位继承人，曾利用宴饮的时候对景帝说：“你出入乘坐大驾和安车，要让梁王在你身旁。”景帝跪坐在席上，挺直了身回答说：“好。”喝完了酒，景帝就此征询大臣们的意见，大臣袁盎等人说：“不成。过去宋宣公不传位给儿子而传位给弟弟，因此产生了祸乱，祸乱持续了五代人。小处不忍心，会伤害大义，所以《春秋》赞成大义为主宰。”因此，太后的意见被阻止，也就再不提让梁王继承帝位了。梁王又曾经上书给景帝：“希望赐给我能容得下车辆通过的地方，直达太后居住的长乐宫，我自己派梁国的士兵修筑一条甬道，以便朝见太后。”袁盎等大臣都建议不批准梁王的请求。

梁王由此怨袁盎及议臣，乃与羊胜、公孙诡谋，阴使人刺杀袁盎及他议臣十余人。贼未得也，于是天子意梁；逐贼，果梁所为。上遣田叔、吕季主往按梁事，捕公孙诡、羊胜；诡、胜匿王后宫。使者十余辈至梁，责二千石急。梁相轩丘豹及内史韩安国以下举国大索，月余弗得。安国闻诡、胜匿王所，乃入见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无良臣，故纷纷至此。今胜、诡不得，请辞，赐死！”王曰：“何至此！”安国泣数行下，曰：“大王自度于皇帝，孰与临崐江王亲？”王曰：“弗如也。”安国曰：“临江王适长太子，以一言过，废王临江；用宫垣事，卒自杀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终不用私乱公。今大王列在诸侯，邪臣浮说，犯上禁，桡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于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终不觉悟。有如太后宫车即晏驾，大王尚谁攀乎？”语未卒，王泣数行而下，谢安国曰：“吾今出胜、诡。”王乃令胜、诡皆自杀，出之。上由此怨望梁王。

梁王因此怨恨袁盎和参与议论的大臣，就和羊胜、公孙诡商量，暗中派人刺杀了袁盎及其他参与议论的大臣十多人。刺客没有抓到，于是景帝估计与梁王有关；追查刺客，果然是梁王派来的。景帝派田叔、吕季主前往梁国查究此案，逮捕公孙诡和羊胜；公孙诡和羊胜躲藏在梁王的后宫中。朝廷派出的十多批使臣先后来到梁国，严厉地责

问二千石官员。梁相轩丘豹和内史韩安国及以下官员，进行了全国性大搜捕，经过一个多月，没有抓到公孙诡和羊胜。韩安国得知公孙诡和羊胜藏匿在梁王宫中，就进入王宫去见梁王，哭着说："君主蒙受耻辱，臣子应该为他而死。大王身边没有良臣辅佐，所以才闹到这种地步。现在捉不到羊胜、公孙诡，我请求与您诀别，赐我自杀！"梁王说："为什么至于这样呢！"韩安国泪如泉涌，说："大王自己估计您与皇上的关系，比起皇上和临江王来，哪一个更亲？"梁王说："我不如临江王。"韩安国说："临江王是皇上的亲生长子，又曾是太子，因为一句错话，被废去太子，封为临江王；又因为修宫侵占围墙的事，终于在中尉府自杀。为什么这样呢？皇上治理天下终究不能因为私情而干扰公事。现在大王身为诸侯，受奸臣胡言乱语的引诱，违犯皇上的禁令，扰乱尊严的法律。皇上因为太后疼爱您的缘故，才不忍心按国法来惩办您；太后日夜哭泣，希望大王能改过自新，大王却始终不觉悟。假若太后即刻去世，大王还依靠谁呢？话还没有说完，梁王泪流满面，向韩安国赔罪说："我现在就交出羊胜和公孙诡。"梁王就命令羊胜、公孙诡都自杀，交出了他们的尸体。景帝因此怨恨梁王。

梁王恐，使邹阳入长安，见皇后兄王信说曰："长君弟得幸于上，后宫莫及，而长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袁盎事即穷竟，梁王伏诛，太后无所发怒，切齿侧目于贵臣，窃为足下忧之。"长君曰："为之柰何？"阳曰："长君诚能精为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长君必固自结于太后，太后厚德长君入于骨髓，而长君之弟幸于两宫，金城之固也。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杀舜为事，及舜立为天子，封之于有卑。夫仁人之于兄弟，无藏怒，无宿怨，厚亲爱而已。是以后世称之。以是说天子，徼幸梁事不奏。"长君曰："诺。"乘间入言之，帝怒稍解。

梁王恐惧，派邹阳到达长安，去见皇后的哥哥王信说："您的妹妹得到皇上的宠幸，在后宫没人能比得上，但是您的行为却有许多不遵循道理的地方。现在如果袁盎被杀一事追究到底，梁王被依法处死，太后的怒火无处发泄，就会向贵臣咬牙侧目地痛恨，我私下为您担忧。"王信说："那该怎么办呢？"邹阳说："您如果能好好地劝告皇上，使他能 不深究梁王的事，您一定会受到太后的信任，太后从骨髓中深深感谢您的大德，而您的妹妹可以受到太后和皇上的宠幸，这就会使你们家的荣宠像金城一样牢固。当初，舜的弟弟象，整日只想杀

死舜，等到舜做了天子，却把象封到了有卑。仁义的人对于自己的弟弟，不暗藏怒火，不记过去的怨仇，只是很好地对待他罢了。正因为如此，后代人都称赞舜。用这番道理去劝说皇上，梁王的事就可能侥幸不处置了。”王信说：“好”。他找到一个机会，入宫向景帝说了上面的这番道理，景帝对梁王的恼怒稍稍化解。

是时，太后忧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会田叔等按梁事来还，至霸昌厩，取火悉烧梁之狱辞，空手来见帝。帝曰：“梁有之乎？”叔对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为问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诛，是汉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忧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谒太后，且曰：“梁王不知也；造为之者，独在幸臣羊胜、公孙诡之属为之耳，谨已伏诛死，梁王无恙也。”太后闻之，立起坐餐，气平复。

这时，太后担心梁王的事情，不进饮食，日夜哭泣不止，景帝也很忧虑。正好田叔等人查办完梁王的事，返回长安，到达霸昌厩，田叔等用火把在梁国办案取得的证词全部烧毁，空着手来见景帝。景帝问：“梁王有罪吗？”田叔崐回答说：“犯死罪的事是有的。”景帝问：“他的罪证在哪里？”田叔说：“陛下不要过问梁王的罪证了。”景帝问：“为什么？”田叔说：“有了罪证，如今不杀梁王，就废弃了汉朝的法律；如果处死梁王，太后会吃东西没有滋味，睡不好觉，这样就会给陛下带来忧愁。”景帝非常赞成他所说的道理，让田叔等人谒见太后，并且说：“梁王不知情；主持这件事的，只有梁王的宠臣羊胜、公孙诡之流，这些人都已经按国法处死，梁王没有受到伤害。”太后听到这些话，立即起来坐着吃饭，情绪也稳定了。

梁王因上书请朝。既至关，茅兰说王，使乘布车、从两骑入，匿于长公主园。汉使使迎王，王已入关，车骑尽居外，不知王处。太后泣曰：“帝果杀吾子！”帝忧恐。于是梁王伏斧质于阙下谢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复如故，悉召王从官入关。然帝益疏王，不与同车辇矣。帝以田叔为贤，擢为鲁相。

梁王乘机上书请求朝见景帝，已经到达函谷关，茅兰劝说梁王，让他乘坐着普通的布车，只带两名骑士为随从入关，藏匿在长公主的园内。朝廷派使臣迎接梁王，梁王已入关，随从的车骑都在关外，不知道梁王的下落。太后哭着说：“皇帝果然杀了我儿子！”景帝很担忧

害怕。这时，梁王来到皇宫门前，伏在刑具上面，表示认罪，请求处置。太后、景帝喜出望外，三人相对哭泣，恢复原来的骨肉手足之情，把梁王的随从官员都召入关内。但是，景帝愈发疏远梁王，不再和他乘坐一辆车出入了。景帝认为田叔贤能，就提升他做了鲁国的相。

三年（甲午、前147）

中三年（甲午，公元前147年）

[1]冬，十一月，罢诸侯御史大夫官。

[1]冬季，十一月，朝廷宣布废除诸侯王国的御史大夫官职。

[2]夏，四月，地震。

[2]夏季，四月，发生了地震。

[3]旱，禁酤酒。

[3]出现旱灾，朝廷禁止卖酒。

[4]三月，丁巳，立皇子乘为清河王。

[4]三月，丁巳（疑误），景帝封立皇子刘乘为清河王。

[5]秋，九月，蝗。

[5]秋季，九月，发生蝗灾。

[6]有星孛于西北。

[6]西北天空出现了一颗异星。

[7]戊戌晦，日有食之。

[7]戊戌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8]初，上废栗太子，周亚夫固争之，不得；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与太后言条侯之短。窦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帝让曰："始，南皮、章武，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窦太后曰："人生各以时行耳。自窦长君在时，竟不得侯，死后，其子彭祖顾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帝曰："请得与丞相议之。"上与丞相议。亚夫曰："高皇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帝默然而止。其后匈奴王徐卢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劝后。承相亚夫曰："彼背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则何以责人臣不节者乎？"帝曰："承相议不可用。"乃悉封徐卢等为列侯。亚夫因谢病。九月，戊戌，亚夫免；以御史大夫桃侯刘舍为丞相。

[8]当初，景帝废掉栗太子，周亚夫坚决反对，没有产生作用；景帝因此疏远了周亚夫。而梁孝王每次来朝见，经常对太后说周亚夫的短处。窦太后说："皇后的哥哥王信可以封侯。"景帝表示谦让说："当初，您的侄子南皮侯和您的弟弟章武侯，先帝都不封他们为侯；等到我即位后才封他们为侯；现在王信也不得封侯。"窦太后说："人生在世，只各自根据当时的情况办事罢了。当年我弟弟窦长君在世时，竟然不得封侯，死后，他的儿子窦彭祖反而得以封为南皮侯，我十分遗憾！皇帝赶快封王信为侯吧。"景帝说："请允许我和丞相商议此事。"景帝和丞相商议，周亚夫说："高皇帝约定：'不是刘氏宗亲不得封王，没有立功的人不得封侯。'现在王信虽然是皇后的哥哥，但没有立功，如果封他为侯，就违背了前约。"景帝默然，只好把这件事放下了。后崐来，匈奴王徐卢等六人归降朝廷，景帝想封他们为侯，以鼓励后来人继续归降。丞相周亚夫说："他们背叛自己的君主投降陛下，陛下封他们为侯，那么还怎样责问不守节操的臣子呢？"景帝说："丞相的议论不可采用。"于是把徐卢等人全封为列侯。周亚夫因此就自称有病，请求免职。九月，戊戌（三十日），景帝罢免了周亚夫，任命御史大夫桃侯刘舍为丞相。

四年(乙未、前146）

中四年（乙未，公元前146年）

[1]夏，蝗。

[1]夏季，发生蝗灾。

[2]冬，十月，戊午，日有食之。

[2]冬季，十月，戊午（二十六日），出现日食。

五年（丙申、前145）

中五年（丙申，公元前145年）

[1]夏，立皇子舜为常山王。

>>>[1]夏季，景帝封立皇子刘舜为常山王。

[2]六月，丁已，赦天下。

[2]六月，丁巳（二十九日），大赦天下。

[3]大水。

[3]发生水灾。

[4]秋，八月， 己酉，未央宫东阙灾。

[4]秋季，八月，己酉（二十二日），未央宫东门阙发生火灾。

[5]九月，诏：“诸狱疑，若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之。”

[5]九月，景帝下诏说：“诸项疑难案件，如果根据法律条文可以定为重罪，但却无法使人心服的，立即予以平议。”

[6]地震。

[6]发生地震。

六年（丁酉、前144）

中六年（丁酉，公元前144年）

[1]冬，十月，梁王来朝，上疏欲留；上弗许。王归国，意忽忽不乐。

[1]冬季，十月，梁王来京朝见，给景帝上书想留居长安；景帝不同意。梁王返回封国，心情郁郁不乐。

[2]十一月，改诸廷尉、将作等官名。

[2]十一月，景帝下诏，更改廷尉、将作少府等官名。

[3]春，二月，乙卯，上行幸雍，郊五。

[3]春季，二月，乙卯（初一），景帝亲临雍地，在祭祀天地五帝的处所祭天。

[4]三月，雨雪。

[4]三月，降雪。

[5]夏，四月，梁孝王薨。窦太后闻之，哭极哀，不食，曰："帝果杀吾子！"帝哀惧，不知所为；与长公主计之，乃分梁为五国，尽立孝王男五人为王：买为梁王，明为济川王，彭离为济东王，定为山阳王，不识为济阴王；女五人皆食汤沐邑。奏之太后，太后乃说，为帝加一餐。孝王未死时，财以巨万计，及死，藏府余黄金尚四十余万斤，他物称是。

[5]夏季，四月，梁孝王去世。窦太后听到消息，哭得极其悲哀，不进饮食，说："皇帝果然杀了我儿子！"景帝悲哀恐惧，不知怎么办才好；与姐姐长公主商议，于是把梁国分为五国，把梁孝王的五个儿子全都封为诸侯王：刘买为梁王，刘明为济川王，刘彭离为济东王，刘定为山阳王，刘不识为济阴王；梁孝王的五个女儿也都封给汤沐邑。景帝把这一决定禀告窦太后，太后才高兴起来，为景帝这一做法而吃了一顿饭。梁孝王没死的时候，有数以万万计的财产，他死后，梁国府库中剩余的黄金还有四十多万斤，其他财物的价值也与此相当。

[6]上既减笞法，笞者犹不全；乃更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定棰令：棰长五尺，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当笞者笞臀；毕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轻，民易犯之。

[6]景帝减少了对罪犯的笞打次数之后，受笞刑的人还难保全生命；就再崐次减少笞刑，该笞打三百下的，减为笞打二百，该笞打二百下的，减为笞打一百。又制定了实施笞刑的法令：用于打人的笞杖，长为五尺，用竹子做成，根部手握之处，竹管的直径为一寸；末梢为半寸薄的竹片，竹节全要磨平。被判处笞刑的人，笞打他的臀部；一个罪人打完之后，才更换行刑的人。从此以后，受笞刑的人就得以保全了。但这样一来，死刑很重而不到死刑的其他惩罚又很轻，百姓就把违法犯罪看得很轻淡了。

[7]六月，匈奴入雁门，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马；吏卒战死者二千人。陇西李广为上郡太守，尝从百骑出，遇匈奴数千骑，见广，以为诱骑，皆惊，上山陈。广之百骑大恐，欲驰还走。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之诱，必不敢击我。"广令诸骑曰："前！"未到匈奴阵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马解鞍！"其骑曰："虏多且近，即有急，柰何？"广曰："彼虏以我为走；令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坚其意。"于是胡骑遂不敢击。有白马将出，护其兵；李广上马，与十余骑奔，射杀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是时会暮，胡兵终怪之，不敢击。夜半时，胡兵亦以为汉有伏军于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广乃归其大军。

[7]六月，匈奴攻入雁门郡，直到武泉县，并攻入上郡，抢去了官府牧马场的马匹；汉军将士二千人战死。陇西人李广担任上郡太守，曾率领一百名骑士出行，遇到几千匈奴骑兵。匈奴人看见李广的小队伍，以为是汉军大部队派出的诱兵，都吃了一惊，占据高山摆开阵势。李广所率领的一百名骑兵都很害怕，想驰马逃跑回去，李广制止说："我们离开大军数十里远，现在，如果就靠这一百骑兵的队伍逃跑，匈奴人追杀射击，我们马上就完了。现在我们留在这里，匈奴人必定把我们看成大军的诱敌队伍，一定不敢进攻我们。"李广命令骑兵们说："前进！"来到距离匈奴阵地约有二里的地方，停止下来，李广

命令说：“都下马解下马鞍！”他的骑兵说：“敌人很多，而且离我们很近，如果出现紧急情况，怎么办？”李广说：“敌人估计我们会逃跑；我命令都解下马鞍，向他们表示不逃跑，用这个办法来坚定他们认为我们是诱敌部队的想法。”于是匈奴骑兵便 真的不敢进攻。有一位骑白马的匈奴将领出阵来，监护他的军队，李广上马，和十多个骑兵奔向前去，射死了匈奴的白马将军，又返回来，到达他的百骑阵营中，解下马鞍，命令战士们放开战马，卧地休息。这时，正好是黄昏，匈奴骑兵一直对李广部队的行为觉得奇怪，不敢进攻。到了半夜时分，匈奴军队仍然认为附近有埋伏的汉朝大军，想夜间袭击他们，便都领兵撤走了。到黎明时，李广才回到他的大军营垒。

[8]秋，七月，辛亥晦，日有食之。

[8]秋季。七月，辛亥晦（二十九日），出现日食。

[9]自郅都之死，长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上乃召济南都尉南阳宁成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杰皆人人惴恐。

[9]自从郅都死后，长安及附近的宗室 皇族有许多人凶暴犯法。景帝就征召济南都尉南阳人宁成出任中尉。宁成的治政仿效郅都，但清廉不及郅都，然而宗室皇族、地方豪强人人都恐惧不安。

[10]城阳共王喜薨。

[10]城阳王刘喜去世。

后元年（戊戌、前143）

后元年（戊戌，公元前143年）

[1]春，正月，诏曰：“狱，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狱疑者谳有司；有司所不能决，移廷尉；谳而后不当，谳者不为失。欲令治狱者务先宽。”

[1]春季，正月，景帝下诏说：“审判案件，是国家的重大政务。人有智愚的不同，官有上下的区别。有疑问的案件要上交给有关机构复审；有关机构仍难以断案的，要上交廷尉复审。下级把疑案送呈上级复审，而发现断案有错误，送呈疑案的官员不必负担任何责任。主要是想让审案的司法官员，一定重视从宽判案。”

[2]三月，赦天下。

[2]三月，景帝下诏，大赦天下。

[3]夏，大五日，民得酤酒。

[3]夏季，景帝下诏，特许百姓相聚饮酒五天，允许百姓卖酒。

[4]五月，丙戌，地震。上庸地震二十二日，坏城垣。

[4]五月，丙戌（初九），发生地震。上庸地震持续了二十二天，毁坏了城墙。

[5]秋，七月，丙午，丞相舍免。

[5]秋季，七月，丙午（三十日），丞相刘舍被免职。

[6]乙巳晦，日有食之。

[6]乙巳晦（二十九日），出现日食。

[7]八月，壬辰，以御史大夫卫绾为丞相，卫尉南阳直不疑为御史大夫。初，不疑为郎，同舍有告归，误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觉亡，意不疑；不疑谢有之，买金偿。后告归者至而归金，亡金郎大惭。以此称为长者，稍迁至中大夫。人或廷毁不疑，以为盗嫂。不疑闻，曰：“我乃无兄。”然终不自明也。

[7]八月，壬辰（疑误），景帝任命御史大夫卫绾为丞相，任命卫尉南阳人直不疑为御史大夫。当初，直不疑做郎官，同住一处的某人告假回家，错拿了同处另一位郎官的黄金走了。不久，同住一处的郎

官发觉自己丢了金子，怀疑是直不疑偷去了；直不疑向他道歉说确有其事，买来黄金还给了失金人。后来，告假回家的人回来，交还了错拿的黄金，丢失黄金的那位郎官大为惭愧。因此，直不疑被称为长者，他慢慢地升官直至做了中大夫。有人在朝廷上诋毁直不疑，说他与嫂子私通。直不疑听到了，就说："我并没有哥哥。"可是终究不自我辩白。

[8]帝居禁中，召周亚夫赐食，独置大，无切肉，又不置箸。亚夫心不平，顾谓尚席取箸。上视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亚夫免冠谢上，上曰："起！"亚夫因趋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

[8]景帝在宫中，召见周亚夫，赏赐食物，只放了一大块肉，没有切开，又不准备筷子。周亚夫心中不高兴，回过头来吩咐主管宴席的官员取筷子来。景帝看着周亚夫，笑着问："这莫非不满足您的意思吗？"周亚夫摘下帽子向景帝谢罪，景帝说："起来！"周亚夫就快步退了出去，景帝目送着他走出去。说道："这位愤愤不平的人，不能做幼年君主的臣子。"

居无何，亚夫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与钱。庸知其盗买县官器，怨而上变，告子，事连污亚夫。书既闻，上下吏。吏簿责亚夫，亚夫不对。上骂之曰："吾不用也！"召诣廷尉。廷尉责问曰："君侯欲反何？"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乎？"吏曰："君纵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亚夫，亚夫欲自杀，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欧血而死。

不久，周亚夫的儿子给父亲从工官那里买了专给皇室制造的可用于殉葬的五百件铠甲盾牌，虐待搬运这些东西的雇工，却不给他们工钱。雇工知道这是盗买皇室专用器物，怀着怨恨上书朝廷，检举周亚夫的儿子，事情牵连到周亚夫。景帝见到了检举信，就下令将此案交给司法官员审理。官员用簿书逐条审问周亚夫，周亚夫拒不回答。景帝得知，骂他说："朕不必要你的供词，也可以杀你！"下诏让周亚夫去廷尉处接受审判。廷尉审问说："您为什么要造反？"周亚夫说："我购买的东西，都是殉葬用的，怎能说是要造反呢？"审案的官员说："您即使不在地上造反，也要在地下造反！"官吏的审讯逼供越来

越残酷。当初，官吏逮捕周亚夫的时候，周亚夫就想要自杀，他夫人劝阻了他，因此没有死，被关进了廷尉的牢狱。于是，周亚夫绝食五天，吐血而死。

[9]是岁，济阴哀王不识薨。

[9]这一年，济阴王刘不识去世。

二年（己亥，前142）

后二年（己亥，公元前142年）

[1]春，正月，地一日三动。

[1]春季，正月，一天中发生三次地震。

[2]三月，匈奴入雁门，太守冯敬与战，死。发车骑、材官屯雁门。

[2]三月，匈奴入侵雁门郡，太守冯敬与匈奴交战，战死。朝廷征发战车和骑兵、步兵驻防雁门郡。

[3]春，以岁不登，禁内郡食马粟；没入之。

[3]春季，因为连年歉收，景帝下诏禁止内地各郡臣民用粮食喂养马匹；崐有违犯此禁令的，由官府没收他的马匹。

[4]夏，四月，诏曰："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工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女工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亡为非者寡矣。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不受献，减太官，省繇赋，欲天下务农蚕，素有蓄积，以备灾害。强毋攘弱，众毋暴寡；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今岁或不登，民食颇寡，其咎安在？或诈伪为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县丞，长吏也；奸法与盗盗，甚无谓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职；不事官职、耗乱者，丞相以闻，请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4]夏季，四月，景帝下诏说："追求器物的精雕细镂，就会损害农业；追求丝织物品的锦绣多彩，就会损害纺织业。农业受到损害，是造成天下饥荒的根本原因，纺织业受到损害，是导致百姓受寒的根本原因。天下百姓，在饥寒交迫时还能够不违法犯罪的，是很少的。朕亲身从事农耕，皇后亲自种桑养蚕，以其收获作为供奉宗庙的粮食和祭服，为天下做表率；不接受进贡，减少太宫的皇家饮食供应，节省徭役和赋税，想让天下百姓都从事农业和纺织，平常都有储备，以防备灾害；强的不抢夺弱的，多的不欺凌少的，老年人可以安享天年，年幼的孤儿可以平安长大成人。而现在，只要有一年收成不好，百姓的食物就很缺乏，造成这种局面的祸根是什么？或许是因为奸诈的人做了官吏，公开行贿受贿，贪求钱财，剥削百姓，侵夺万民。县

丞是重要官员，执法犯法，与盗贼共盗，太不像话！命令郡国守、相等二千石官员，各自严格遵守职责；不履行职责、政绩不好的官员，丞相要向朕奏报，议定处置的罪名。把诏书向全国公布，使天下吏民都知道朕的本意。”

[5]五月，诏算赀四得官。

[5]五月，景帝下诏规定，家中资财达到四万钱的，就可以做官。

[6]秋，大旱。

[6]秋季，发生大旱。

三年（庚子、前141）

后三年（庚子、公元前141年）

[1]冬，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

[1]冬季，十月，发生了日食和月食，日月呈红色，持续了五天。

[2]十二月晦，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贯天廷中。

[2]十二月月底，天空打雷；日光呈紫色；五大行星逆行，停留 在太微星座；月亮从天廷中部穿过。

[3]春，正月，诏曰："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间岁或不登，意为末者众，农民寡也。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吏发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赃为盗。二千石听者，与同罪。"

[3]春季，正月，景帝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黄金、珍珠、美玉之类的东西，饥饿时不能当饭吃，寒冷时不能做衣穿，把它当做货币使用，不知它何时使用何时废止。近来有时年成不好，或许是因为从事工商末业的人多，从事农业的人少。命令郡国官员，一定要提倡发展农桑，多种树，这样就可以得到衣服和食物等用品。官吏如果征发百姓，雇他们去开采黄金、珍珠、美玉，就按偷盗的罪名，把所得作为赃物来定罪处置。二千石官员如果听之任之，也按同样的罪名处置。"

[4]甲寅，皇太子冠。

[4]甲寅（十七日），皇太子成年，举行冠礼。

[5]甲子，帝崩于未央宫。太子即皇帝位，年十六。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

[5]甲子（二十七日），景帝在未央宫驾崩。太子当上了皇帝，年仅十六岁。尊奉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尊奉皇后为皇太后。

[6]二月，癸酉，葬孝景皇帝于阳陵。

[6]二月，癸酉（初六），将孝景皇帝安葬在阳陵。

[7]三月，封皇太后同母弟田为武安侯，胜为周阳侯。

[7]三月，封立皇太后的同母弟田为武安侯，田胜为周阳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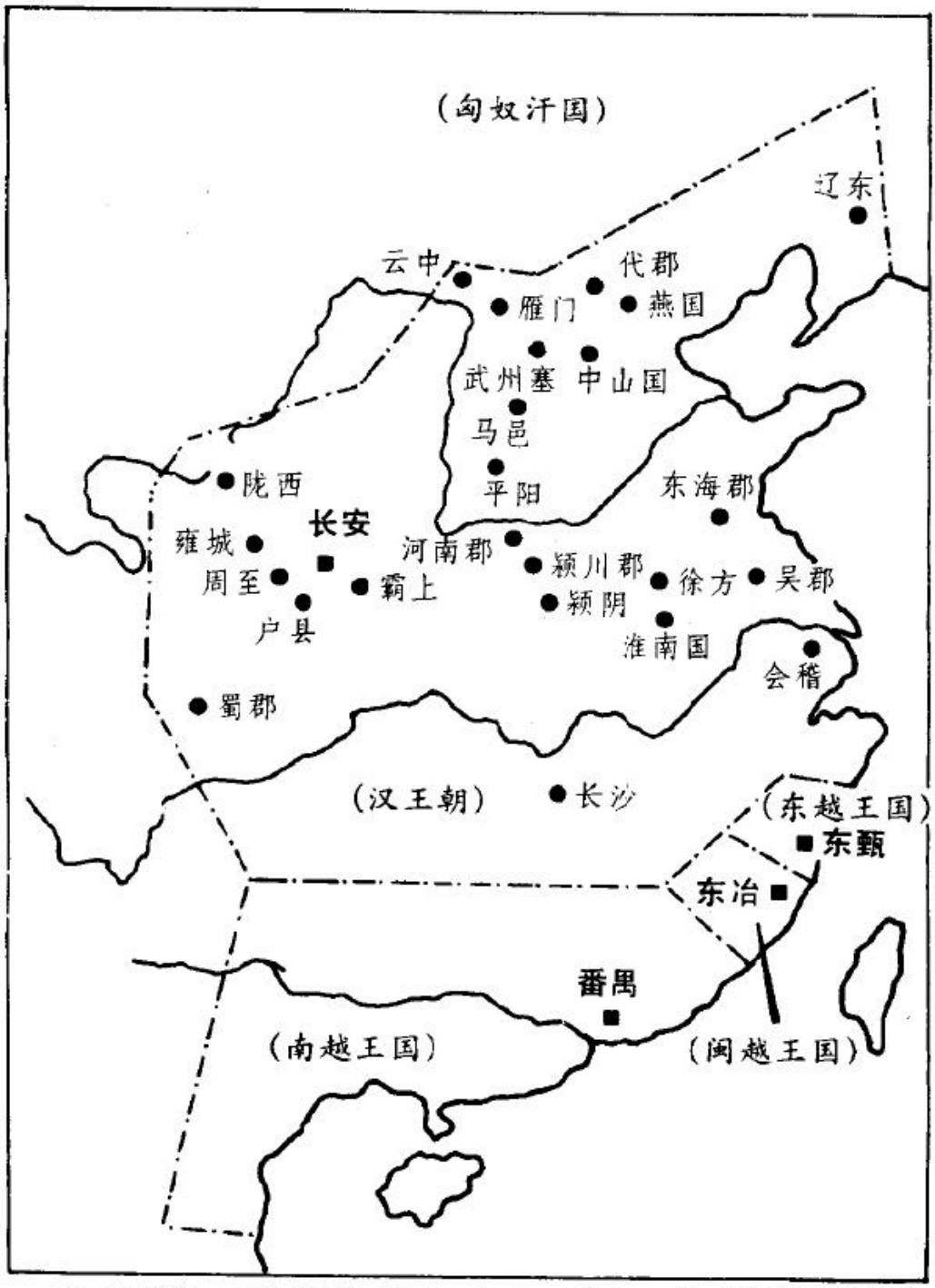
[8]班固赞曰：孔子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崐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8]班固赞曰：孔子说：“现在的民众，与三代圣明的君主推行王道达到天下大治所依靠的民众，没有什么不同。”确实是这样啊！周末、秦代政治的弊病，在于法网繁密，政令严苛，但奸邪盗寇却防不胜防。汉朝建国以后，废除繁苛的法令，让民众休养生息；到孝文帝时，用谨慎俭朴的作风治理国家；孝景皇帝遵守大业成规而不改。五六十年之间，就达到移风易俗，百姓淳朴敦厚。说到天下大治的时代，周代有成王和康王时期，汉代有文帝和景帝时期，真是好啊！

[9]汉兴，接秦之弊，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子之经费。漕转山 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继以孝文、孝景，清净恭俭，安养天下，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而阡陌之间成群，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诎辱焉。当此之时，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自是之后，孝武内穷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萧然，财力耗矣！

[9]汉朝建国，承接的是秦末营造繁多而财力匮乏的疲困社会，纵是天子都不能配备四匹同样毛色的马匹拉车，将相有的只能坐牛车，平民百姓没有积蓄。天下平定之后，高祖就命令商人不许穿丝织的衣服、不许坐车，并且加重征收他们的租税，用这些办法来控制和羞辱商人。孝惠帝和高后在位时，因为天下刚刚平定，又放松了限制商人的律令，但是商人的子孙，仍然不允许做官为吏。朝廷计算官吏俸禄

和官府各项费用的总额，据此向百姓征收赋税。而自天子到封君的汤沐邑，都把山川、园池、市井商业税收作为各自费用的来源，而不向朝廷领取经费。经由陆路、水路运输到京师，供给各官府使用的来自于崤山以东地区的粮食，每年不超过数十万石。接着是孝文帝、孝景帝先后治理国家，清静廉正，谨慎俭朴，安养天下百姓，七十多年之间，国家无事，如果不发生旱涝灾害，百姓就可以人人自给，家家足用。城乡的粮仓都装满了粮食，府库中贮存了剩余的物资；京城国库中的钱累积万万，串钱的绳子都已朽烂，无法清点数目；京城粮仓中的陈旧粟米一层盖一层，装满太仓而流出仓外，只好在外面堆积着，以至于腐烂而不能食用。百姓居住的大街小巷都可看见马，在田野间的马匹更是成群结队，骑母马的人要受到排斥而不能与人聚会。把守里巷大门的人吃的是白米好肉；做官的人长期任职，可在任期内把子孙抚养成人，有的人则把官名做为自己的姓。所以人人自爱而不愿触犯法律，以行义为先而避免羞辱。在这个时期，法肉稀疏，百姓富足，有人依凭钱财骄横不法，以至于兼并土地；那些豪强之辈，在乡间作威作福，横行霸道。享有封地的宗室 贵族、公、卿、大夫及以下官员，互相比赛谁更奢侈，房屋、车辆、衣服都不顾地位名分地僭越于上，没有限度。事物发展到鼎盛就会走向衰败，这本是变化的规律。从此之后，孝武帝对内穷奢极侈，对外攻打夷狄各族，天下萧条，财富全都耗费完了！



公元前一四〇年至一三一年·汉王朝版图

汉纪九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上建元无年（辛丑、前140）

汉纪九汉武帝建元元年（辛丑，公元前140年）

[1]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 对者百余人。广川董仲舒对曰：“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敝，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

[1]冬季，十月，汉武帝下诏，令大臣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人才，武帝亲自出题，围绕着古往今来治理天下的“道”，进行考试。参加考试的有一百多人。广川人董仲舒在回答说：“所谓的‘道’，是指由此而达到天下大治的道路，仁、义、礼、乐都是推行‘道’的具体方法。所以，古代圣明的君王去世之后，他的后代可以长期稳坐天下，国家几百年太平无事，这都是推行礼乐教化的功绩。凡是君主，没有人不希望自已的国家能安宁长存，但是政治昏乱、国家危亡的却很多。用人不当，治理国家的方法不是正道，所以国家政治一天比一天接近灭亡。周王朝有幽王、厉王时期出现衰败，并不是由于治国的道路不存在了，而是由于幽王、厉王不遵循治国之道。到了周宣王在位时，他仰慕过去先王的德政，恢复被淡忘的先王善政，弥补残缺，发扬周文王、周武王的功业，周代的王道再次焕发出灿烂的光彩，这是日夜不懈地推行善政而取得的成效。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乱废兴在于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孔子说：‘人可以发扬光大道，而不是道弘扬人。’所以， 国家的治乱兴亡在于君主自己，只要不是天意要改朝换代，统治权就不会丧失；君主的作为悖理错误，就会丧失统治地位。做君主的人，要端正自己的思想，整肃朝廷，整肃了朝廷才能用以整肃百官，整肃了百官才能用以整肃天下百姓，整肃了天下百姓才能用以整肃四方的夷狄各族。四方的夷狄各族都已整肃完毕，远近没有胆敢不统一于正道的，就没有邪气冲犯天地之间，因此阴阳谐和，风调雨顺，生物安和相处，百姓繁衍生息，所有象征辛福的东西和可以招致吉祥事，全都出现，这就是王道的最佳境界了！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这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

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秦灭先圣之道，为苟且之治，故立十四年而亡，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顽，抵冒殊捍，熟烂如此之甚者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孔子说：‘凤凰不来，黄河也不出现图画，我算完了！’他认为自己的德行本可招致这些祥瑞，但因为身分卑贱不能招致，而感到悲哀。现在，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居得以招致祥端的尊位，手持可以招致祥瑞的权势，又有能够招致祥瑞的资质；品行高尚而恩德深厚，头脑聪明而心地善良，爱护百姓而尊重贤士，可称得上是仁义君主了。但是，天地没有相应的表示，祥瑞没有出现，原因何在？主要在于没有推行道德教化，百姓没有走上正路。百姓追逐财利，就如同水流向低处一样，不用教化筑成堤，就不能阻止。古代英明的君主深知此理，所以面南为王治理天下时，没有不把教化作为根本大事的。建立太学，以便在都城兴起教化，兴办学府，以便在地方城邑中开导民众，当时的刑罚很轻而没有人触犯法禁，其原因在于推行了教化而社会风俗很好。圣明的君主继承乱世道，首先要把它的一切残余全部扫除，还要推行教化，提高教化；教化已见明效，好的社会风俗已经形成，子孙后代沿袭不变，实行五六百年也不会衰败。秦朝毁弃先代圣王的治国之道，实行不顾长远、只顾眼前的统治方法，所以立国仅有十四年就灭亡了。秦遗留下来的恶劣影响至今还没有清除，导致社会风俗浅薄恶劣，百姓不讲忠信德义，抵触冒犯，殊死反抗，风俗竟然败坏到如此程度。我私下做了这样一个比喻：琴瑟声音不和谐，严重时必须解下旧弦，更换新弦，才可以弹奏；实施统治遇到了阻碍，严重时一定要加以改变，才能治理好国家。所以，自从汉朝得到天下以来，一直想治理好国家，但至今没有治理得好，其原因就在于应当实行改革的时候而没有实行改革。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

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趋利无耻；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

“我听说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臣子年幼时就学习知识， 成年后就给他官位以磨砺他的才能，颁给爵位俸禄以培养他的品德，实施刑罚以威慑他的罪恶念头，所以，百姓才能通晓礼义，而以冲犯君主为耻。周武王奉行天下大义，推翻了独夫民贼，周公制作了礼和乐来修饰周政；到了成王、康王的大治时期，没有人犯罪，监狱空虚长达四十多年。这也是教化的浸润和仁义的流布，而不止是伤残皮肉的刑罚的成效。到秦代就不是这样了。秦尊奉申不害、商鞅的法*令，实行韩非的学说，憎恶圣明帝王的治世之道，提倡贪求财利的风俗，只看虚名而不注重实际，做好事的人不一定能辛免受刑罚，而做坏事的人也不一定能受到惩罚。因此，百官都粉饰虚名假誉而不注重实际政务，表面上有侍奉君主的礼仪，内心却有背叛君主的念头，弄虚作假，追逐财利，毫无廉耻；所以遭受刑罚的人很多，死人相连，但是犯罪却没被制止，是风俗的影响造成了这样的状况。现在陛下统治全国，天下没有不服从的，但是却没有给百姓带来功德，大概是由于您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吧。《曾子》一书说：‘尊重所听到的道理，他就算是高明了；实践所知道的的知识，他就算是光大了。高明光大，不在于别的，就在于认真注意罢了。’希望陛下能依据所听到的道理，真诚地信奉它并把它推行开来，那么，您与圣明的三王就没有什么不同了！

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呼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由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平常不招徕和尊重士人，而想求得贤能之臣， 就好像不雕琢玉石而想得到花纹美丽的玉器一样。所以，招徕和尊重士人的方法，莫过于兴建太学；太学，是贤士的来源，是推行教化的根本。现在，让一郡、一国的所有民众都来回答，而没有一个符合诏书要求的人才，这说明上古圣王之道常常灭绝了。臣希望陛下兴建太学，设置学识渊博的老师，用来培养天下的士

人，经常考试以便学生能全面表现自己的才能，就可以得到出类拔萃的人杰了。现在的郡守和县令，是百姓的表率，其职责就在于上承仁德而向下传播教化；所以，如果这些表率人物无德无才，就会君主仁德不能传播，恩泽不能流布。现在的官吏都不能教化民众，有的还不遵守朝廷的法度，残酷地虐待百姓，与坏人勾结，贪求财利，百姓贫困孤弱，冤屈痛苦，无法维持生计，十分不合陛下的心这都是官吏不称职造成的后果！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 谓功者，比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

“官吏大部分出自郎中，中郎、二千石官员的子弟， 选任郎官又以家庭富于资财为条件，所选的人未必是贤能的人。而且，古代所说的‘功’，是按照任官政绩的好坏来区分大小，并不是指任职的累积时间；所以，本事小的人，即使是任职时间很长，也仍做小官，贤能的栋梁之才，即使是任职时间很短，也不妨做辅政大臣，所以，官吏们都尽心竭力，一心做好本职工作而建功立业。现在就不是这样了。累积时日就可以猎取富贵，任期长久就可以升官晋职，因此，廉洁与耻辱相互转化搀杂，贤能和不肖混淆，不能判明真伪。我认为应让列侯、郡守、二千石官秩的官员，各自从所管理的官吏、百姓中选择贤能的人，每年向朝廷选送二人，到宫中服务，而且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观察大臣的才能高低；选送的人有贤德，就给以赏赐，选送的人不好，就给以惩罚。如果这样，所有二千石官员都会全力以赴地寻求贤人，天下的人杰都可以成为国家官员而为皇上效力了。把天下的贤人都吸收到朝廷中来，那么，三代圣王的功业不难于造就，而且尧舜的美名也可以企及。不要用任职时间长短计算功劳，而以实际考察出来的贤能为上，根据各人才能大小给以不同的官职，核查品行的高低而确定不同的地位，就会使廉洁和耻辱、贤与不肖区别得很清楚了！

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钜，故圣人莫不以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呼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已，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

者大，慎微者著；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销膏而人不见*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

“我听说积少成多，积小成大，所以古代的圣人， 没有一个不是由默默无闻而变成美名远扬，由卑微而达到显赫；因此，尧起步于诸侯之位，舜兴起于深山之中，并不是一日之内突然显赫起来，应该说是逐渐达到的。言语是由自己说出来的，不能阻塞；行为是由自身做出来的，无法掩饰；言语和行为，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内容，君子正凭借着它而感动天地。所以，能做好一切小事的人，才能成就大业，能注意一切细微的人，才能功德彰明。本身积累善德，就像人的身体长高时那样，每天都在增长自己却不知道；本身积累恶行，就像灯火消耗灯油一样，自己也没有察觉；这正是唐尧虞舜成就美名和夏桀商纣令人悲悼戒惧的原因。

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

“快乐而不淫乱，反复行善而不厌倦，这就是‘道’。遵循道行事， 万世无弊害；只要有弊害产生，一定是因为没有按照道行事。一定是因为执行先王之道有所偏废，所以政治昏乱政令不行，补救的方法，就是运用王道中被偏废的部分去补救积弊罢崐了。三代圣王的治国之道，侧重点各有不同，并不是它们相互矛盾，它们都是为了医治社会积弊，只是由于各自面对的社会情况不同，才形成了治国之道的不同。所以孔子说：‘要说无为而治的人，应该是舜吧！’舜改换历法，改变衣服颜色，只是顺应天意罢了。其余一切都遵循尧的治国之道，哪里改变过什么呢！所以，圣明的君主，有改变制度的名义，而没有改变治道的实际内容。然而，夏代推崇忠直，商代推崇恭敬，周代推崇礼仪，形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是因为它们要各自拯救前朝的缺失，必须使用各自不同的方法。孔子说：‘商代继承了夏代的制度，所废除的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周代继承了商代的制度，所废除的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若有*人继承周代，就是过了一百代之后所实行的制度，也可以

推测得出来。’这是说百代君主所用的治国之道，也就是使用夏商周这三种了。夏代是继承了有虞氏的制度，而孔子唯独没有说到两者之间的增减，是因为两者的治国之道一致，而且所推崇的原则相同。道之所以精深博大，是因为它来源于天，只要天不变，道也就不会变；所以，夏禹继承虞舜，虞舜继承唐尧，三位圣王相互授受禅让天下，而遵循相同的治道，是因为其间不需要补救积弊，所以孔子不说他们之间的增减。由此看来，继承一个大治的朝代，继起者实行与原来相同的治国之道；继承一个政治昏乱的朝代，继起者一定要改变治国之道。

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

“现在汉朝是在大乱之后而建国的， 似乎应该略为改变周代制度的过分强调礼仪，而提倡夏代的忠直之道。古代的天下，也就是现在的天下，同是这一个天下，为什么古代与现在相比，却会有那么大的差距！为什么败坏到如此程度？估计或许是因为没有遵循古代的治国之道吧，或许是因为违背了天理吧？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呼！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民不乐生，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无可为者矣。

“天对万物也有一定的分配赐予：赐给利齿的动物不让它再长犄角， 赐给双翅的鸟类只让它有两只脚，这是让已受大利的，不能再取得小利。古代那些接受俸禄的官员，不许靠气力谋食，不得经营工商末业，这也是既得大利就不能再取小利，与天的旨音是相同的。那些已得大利又要夺取小利的人，连天*都不能满足其贪欲，更何况人呢！这正是百姓纷纷怨叹困苦不足的原因。那些达官显贵，身受朝廷荣宠而居高位，家庭富裕又享受丰厚俸禄，于是凭借着既富又贵的资本和权势，在下面与平民百姓去争利，百姓比

得上他们啊！百姓逐日逐月地被削弱，最后陷入穷困。富袷的人奢侈成风挥金若土，穷困的人走投无路苦不聊生；百姓没有感觉到活着有什么乐趣，怎么能避免犯罪呢！这正是刑罚繁多却不能制止犯罪的原因。天子的官员，是平民百姓观察仿效的对象，是远方各民族从四面八方向中央观察仿效的对象；远近的人都观察和仿效他们，怎么可以身居贤人的高位却去做平民百姓所做的事呢！急急忙忙地追求财利，经常害怕穷困，这是平民百姓的心理状态；急急忙忙地追求仁义，经常害怕不能用仁义去感化百姓，这是官员应有的意境。《易经》说：‘既背负着东西又乘车，招来了强盗抢劫。’乘坐车辆，这是君子的位置；身背肩担，这是小人的事；《易经》的这句话，是说居于君子尊位而去做平民百姓的事，这样的人，一定会招来祸患。辅政的方法之外，就没有别的方法了。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春秋》推崇的天下一统，这是天地之间的永久原则， 是古往今来的一致道义。现在，每个经师传授的道不同，每个人的论点各异，百家学说旨趣不同，因此，君主没有办法实现统一，法令制度多次变化，臣下不知应该遵守什么。我认为，方向不同，所有不属于儒家‘六艺’范围之内，不符合孔子学说的学派，都禁绝其理论，不许它们与儒学并进，使邪恶不正的学说归于灭绝，这样做了就能政令统一，法度明确，臣民就知道该遵循什么了！”

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会稽庄助亦以贤良对策，天子擢为中*大夫。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董仲舒少治　　《春秋》，孝景时为博士，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者*皆师尊之。及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匡正，王敬重焉。

武帝很赞赏董仲舒的对答，任命他做江都国的相。 会稽人庄助也以贤良的身分参加了考试对答，武帝擢拔他担任中大夫。丞相卫绾向武帝上奏：“举荐来的贤良，有研究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的学说，扰乱国家政治的，请都予以遣返。”武帝批准了奏请。董仲舒从小研究《春秋》。孝景帝时做了博士官，进退举止，不做任何不合乎礼法的事，学者们都用尊师的礼节尊敬他。等到董仲舒做了江都国的相，侍奉江都易王刘非。易王刘非，是武帝的哥哥，历来骄横，好逞勇力。董仲舒用礼义来辅佐纠正他，易王也很敬重董促舒。

[2]春，二月，赦。

[2]春季，二月，汉武帝颁布赦令。

[3]行三铢钱。

[3]朝廷发行三铢钱。

[4]夏，六月，丞相卫绾免。　丙寅，以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为太尉。上雅向儒术，婴、俱好儒，推毂代赵绾为御史大夫，兰陵王臧为郎中令。绾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且荐其师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加璧、安车驷马以迎申公。既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年八十余，对曰："为治者不至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巡狩、改历、服色事。

[4]夏季，六月，丞相卫绾被免职，丙寅（初七），武帝任命魏其侯窦婴做丞相，任命武安侯田做太尉。武帝一向看重儒求，窦婴、田都喜好儒求，极力推荐代地人赵绾担任御史大夫，推荐兰陵人王臧担任郎中令。赵绾奏请兴建明堂以接受诸侯王的朝见，并且向武帝推荐了他的老师申公。秋季，武帝派出使者带着表示礼聘的帛和玉璧，驾着安车驷马去迎接申公入朝。申公到了京城，拜见武帝。武帝询问关于国家治乱*的事，申公已是八十多岁的高龄，回答说："治理天下的人，不以说得多为完善，只看努力实干得怎样罢了。"这时，武帝正喜爱文辞，看到申公的对答，沉默不语；武帝虽然对申公的对答不满意，但既然已把他招来了，就任命他做了太中大夫，安顿他住大鲁王在京城的官邸中，商议有关兴建明堂、天子视察各地、改换历法和服色等事情。

[5]是岁，内史宁成抵罪髡钳。

[5]这一年，内史宁成犯罪，被判处髡钳刑。

二年（壬寅、前139）

[1]冬，十月，淮南王安来朝。上以安属为诸父而材高，甚尊重之，每宴见谈语，昏暮然后罢。

二年（壬寅，公元前139年）

[1]冬季，十月，淮南王刘安来朝见武帝。武帝因为刘安从辈份说是叔父，而且有很高的才能，很尊重他，每当安闲无事时，召他来交谈，总到黄昏后才停止。

安雅善武安侯田，其入朝，武安侯迎之霸上，与语曰："上无太子，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宫车一日晏驾，非王尚谁立者！"安大喜，厚遗金钱财物。

刘安一直与武安侯田友好，他来京朝见时，武安侯到霸上迎接他，告诉他说："皇上没有太子，大王是高皇帝的亲孙子，广行仁义，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假若皇帝突然去世，除了大王之外还有谁能继承帝位呢！"刘安闻言大喜，赠送给田丰厚的金钱财物。

[2]太皇窦太后好黄、老言，不悦儒术。赵绾请毋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曰："此欲复为新垣平邪！"阴求得赵绾、王臧奸利事，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诸所兴为皆废。下绾、臧吏，皆自杀；丞相婴、太尉免，申公亦以疾免归。

[2]太皇窦太后喜好黄老学说，不喜欢儒家学说。赵绾奏请，国家政务不要再向太后奏报，窦太后勃然大怒说："他想做第二个新垣平吧！"窦太后暗中搜集到赵绾、王臧贪赃的证据，以此责备景帝用人不当；景帝就废止了兴建明堂的事，赵绾等人主张的一切都被废止。赵绾、王臧被交付官吏处置，他们都自杀了。丞相窦婴、太尉田被免职，申公也以有病为借口，被免职归家。

初，景帝以太子傅石奋及四子皆二千石，乃集其门，号奋为"万石君"。万石群无文学，而恭谨无与比。子孙为小吏，来归谒，万石君必朝服见之，不名。子孙有过失，不责让，为便坐，对案不食；然后诸子相责，因长老肉袒谢罪，改之，乃许。子孙胜冠者在侧，虽燕居必冠。其执丧，哀戚甚悼。子孙遵教，皆以孝谨闻乎郡国。及赵绾、王臧以文学获罪，窦太后以为为儒者文多质少；今万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长子建为郎中令，少子庆为内史。建在上侧，事有可言，

屏人恣言极切，至廷见，如不能言者；上以是亲之。庆尝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

当初，汉景帝因为太子太傅石奋及其四个儿子，都有二千石的官秩， 就总计他一门父子五人的官秩之和，称石奋为“万石君”。万石君没有文才学问，但恭敬谨慎却没有人可以与他相比。子孙做小官，回来看望他，万石君必定身穿朝服以礼相见，不叫他们的名字。子孙有了过错，他不加以责备，而为此离开正室坐到厢屋中，对着桌子不吃饭；然后，儿子们互相批评，有过失的人通过长辈人来求情，并且袒露上身前来请罪，表示一定要改正，石奋才答应他的要求而进餐。已经成年的子孙在身边，石奋即使闲居无事，也必定衣冠整齐。他主持丧事，表情极为悲痛。子孙遵循他的教导，都以孝顺谨慎闻名于各地。等到赵绾、王臧因有文采学问却犯了罪，窦太后就认为儒生富于文采却欠缺质朴，现在万石君一家人不多说话却能身体力行，就任命他的大儿子石建担任郎中令，任命他的小儿子石庆担任内史。石建在武帝身边任职，发现了应该进谏的事，让人回避之后，他对武帝畅所欲言，十分尖锐。到了朝廷上与百官朝见武帝时，石建却像一个不善言谈的人。武帝因此很亲近他。石庆曾担任太仆，为武帝驾车外出，武帝问有几匹马拉车，石庆举起马鞭一一点数马匹后，举起手来回答：“有六匹马。”石庆在石奋的儿子中是最为随便的，做事还如此恭敬谨慎。

窦婴、田既免，以侯家居。虽不任职，以王太后故亲幸，数言事多效；士吏趋势利者，皆去婴而归，日益横。

窦婴、田被罢免之后，以列侯的身份闲住在家中。 田虽然不担任官职，但因有与王太后是同母弟的关系，仍得到皇帝的亲近宠幸，多次议论国事大多被采纳；趋炎附势的士人和官吏，都离开了窦婴而归附田，田一天比一天地骄横起来。

[3]春，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3]春季，二月，丙戌朔（初一），出现日食。

[4]三月，乙未，以太常柏至侯许昌为丞相。

[4]三月，乙未（初四），武帝任命太常柏至侯许昌担任丞相。

[5]初，堂邑侯陈午尚帝姑馆陶公主嫖，帝之为太子，公主有力焉； 以其*女为太子妃，及即位，妃为皇后。窦太主恃功，求请无厌，上患之。皇后骄妒，擅宠而无子，与医钱凡九千万，欲以求子，然卒无之；后宠浸衰。皇太后谓上曰："汝新即位，大臣未服，先为明堂，太皇太后已怒；今又忤长主，必重得罪。妇人性易悦耳，宜深慎之！"上乃于长主、皇后复稍加恩礼。

[5]当初，武帝的姑姑馆陶公主刘嫖下嫁给堂邑侯陈午，武帝能得以立为太子，馆陶公主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公主把她的女儿嫁给太子做正妃，等到武帝即位称帝，妃就做了皇后。窦太主即馆陶公主刘嫖，自恃授立武帝有功，无休无止地请求赏赐、干预国政，武帝对她很不满。陈皇后骄横嫉，独占君宠，却没有生育孩子，给医生的费用合计九千万，想求得生下儿子，但是终究没有生育；对陈皇后的宠爱渐渐衰退。皇太后对武帝说："你刚刚做上皇帝，大臣还没有归附你，就先兴建明堂，太皇太后已经很恼怒了；现在又得罪窦太主，必定会受到重责。妇人的性情是容易高兴的，你应该慎之又慎！"武帝于是就对窦太主、陈皇后母女俩又稍稍以恩礼相待。

上祓霸上，还，过上姊平阳公主，悦讴者卫子夫。子夫母卫媪，平阳公主家僮也；主因奉送子夫入宫，恩宠日隆。陈皇后闻之，恚，几死者数矣；上愈怒。

武帝到霸上举行祓除仪式，返宫途中，去看望他的姐姐平阳公主， 看中了平阳公主府中的歌女卫子夫。卫子夫的母亲卫媪，是平阳公主家的奴婢；平阳公主就把卫子夫送入宫中，卫子夫日益受到武帝的宠幸。陈皇后得知，极为恼怒，好几次几乎给气死；武帝对陈皇后更为恼怒。

子夫同母弟卫青，其父郑季，本平阳县吏，给事侯家，与卫媪私通而生青，冒姓卫氏。青长，为侯家骑奴。大长公主执囚青，欲杀之；其友骑郎公孙敖与壮士篡取之。上闻，乃召青为建章监、侍中，赏赐数日间累千金。既而以子夫为夫人，青为太中大夫。

卫子夫的同母异父弟卫青的父亲郑季，本来是平阳县的县吏， 去平阳侯家中供职当差，和卫媪私通而生了卫青，让他昌充姓卫。卫青长大了，在平阳侯家中当骑奴。大长公主刘嫖抓住卫青囚禁起来，想杀了他；卫青的好友骑郎公孙敖和勇士把他给抢了回来。武帝得知此

事，就召见卫青并任命他为建章宫的宫监，还给他侍中的官衔，几天之内给卫青高达上千金的赏赐。不久，武帝立卫子夫为夫人，任命卫青为太中大夫。

[6]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

[6]夏季，四月，夜间出现了一颗光亮如同太阳的异星。

[7]初置茂陵邑。

[7]开始设立茂陵邑。

[8]时大臣议者多冤晁错之策，务摧抑诸侯王，数奏暴其过恶，吹毛求疵， 笞服其臣，使证其君；诸侯王莫不悲怨。

[8]当时，朝廷大臣的议论中多对晁错提出削藩之策被杀而表示冤枉，一心摧残和抑制诸侯王，经常弹劾揭露诸侯王的过失和罪恶，甚至达到吹毛求疵的程度，用笞刑罚威逼诸侯王的臣子屈服，迫使他们证明诸侯王有过失和罪恶；诸侯王没有一个不为此而悲愁怨恨。

三年（癸卯、前138）

三年（癸卯，公元前138年）

[1]冬，十月，代王登、长沙王发、中山王胜、济川王明来朝。上置酒， 胜闻乐声而泣。上问其故，对曰：“悲者不可为累欷，思者不可为叹息。今臣心结日久，每闻幼眇之声，不知涕泣之横集也。臣得蒙肺附为东藩，属又称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亲、鸿毛之重；群居党议，朋友相为，使夫宗室摈却，骨肉冰释，臣窃伤之！”具以吏所侵闻。于是上乃厚诸侯之礼，省有司所奏诸侯事，加亲亲之恩焉。

[1]冬季，十月，代王刘登、长沙王刘发、中山王刘胜、济川王刘明来京朝见武帝。武帝设酒宴款待，刘胜在席间听到音乐声就哭了起来。武帝问他为什么哭，刘胜回答：“悲伤的人听不得抽噎的声音，忧愁的人听不得叹息的声音。现在我心中积压了许多忧伤，每当听到幽妙精微的音乐，不知不觉地就会涕泪横流。我有幸得到朝廷重用，受封为东方的藩臣，从亲属关系说来，又是皇上的哥哥。现在朝廷群臣与皇上之间没有血缘亲情，没有承担国家的任何重任，却结成朋友党发出偏私的议论，相互勾结，使宗室皇族受到打击和排斥，骨肉亲情冰雪般融化，我私下为此而悲伤！”他就把官吏侵夺欺凌诸侯王的事，一一向武帝奏报。于是，武帝就增加诸侯的礼遇，废止了有关官吏检举诸侯王不法行为的文书，对诸侯王施行优侍亲属的恩惠。

[2]河水溢于平原。

[2]黄河在平原郡泛滥成灾。

[3]大饥，人相食。

[3]发生了大饥荒，人吃人。

[4]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

[4]秋季，七月，西北天空中出现了一颗异星。

[5]济川王明坐杀中傅，废迁房陵。

[5]济川王刘明因杀死中傅而犯罪，被废去王位，流放到房陵县。

[6]七国之败也，吴王子驹亡走闽越，怨东瓯杀其父，常劝闽越击东瓯。 闽粤从之，发兵围东瓯。东瓯使人告急天子。天子问田，对曰：“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覆，自秦时弃不属，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庄助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诚能，何故弃之！且

秦举咸阳而弃之，何但越也！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不救，尚安所诉；又何以子万国乎！”上曰：“太尉不足与计。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乃遣助以节发兵会稽。会稽守欲距法不为发，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指，遂发兵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罢。东瓯请举国内徙，乃悉举其众来，处于江、淮之间。

[6]七国叛乱失败时，吴王的儿子刘驹逃亡到闽越，怨恨东瓯诱杀了他的父亲，经常怂恿闽越进攻东瓯。闽越王听从了刘驹的意见，发兵包围了东瓯都城，东瓯王派人向天子告急求援。武帝征询田的意见，田回答说：“越人相互攻击，本来就是常有的事；又多次叛服不定，从秦朝时就被放弃，不属于中国，不值得烦劳中原朝廷去援救他们。”庄助说：“现在只怕力量小不能前去援救，朝廷德薄不能保护他们；假如能做到这些，为什么要抛弃他们呢！况且，秦朝连整个都城咸阳都抛弃，何止是抛弃了越人呢！现在东瓯这样的小国因走投无路来向朝廷告急，如果陛下不去救援，他们还能去何处求援告急呢；陛下又怎样能使天下万国臣服呢！”武帝说：“太尉的见识，不值得我和他商议国家大事。我刚即位，不想用虎符征发郡国的军队去打仗。”于是派庄助持皇帝的符节去征发会稽郡的军队。会稽郡的郡守本想依据不见虎符不得发兵的法令，不给庄助征发军队，庄助杀了一位司马官，把武帝的意思告知郡守，于是发兵渡海前来援救东瓯。汉军尚未达到，闽越就领兵撤走了。东瓯请求全国人内迁中原归顺朝廷，得到朝廷批准之后，东瓯王领着所有部众迁来，他们被安置在长江和淮河之间。

[7]九月，丙子晦，日有食之。

[7]九月，丙子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8]上自初即位，招选天下文学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 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眩鬻者以千数，上简拔其俊异者宠用之。庄助最先进；后又得吴人朱买臣、赵人吾丘寿王、蜀人司马相如、平原东方朔、吴人枚皋、济南终军等，并在左右，每令与大臣辨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屈焉。然相如特以辞赋得幸；朔、皋不根持论，好诙谐，上以俳优畜之，虽数赏赐，终不任以事也。朔亦观上颜色，时时直谏，有所补益。

[8]武帝从刚即位开始，就在招徕选拔博学有才智的人，予以破格重用。天下士人很多人向朝廷上书议论国家政事的得失，自我标榜和自我推荐的人数以千计，武帝从中选拔杰出的人才给以宠信重用。庄助第一个被提拔，以后又招致了吴人朱买臣、赵人吾丘寿王、蜀人司马相如、平原人东方朔、吴人枚皋、济南人终军等，都成了武帝的左右亲信，武帝经常命令他们与朝廷大臣辩论，中朝官与外朝官用义理文辞相互驳难，外朝大臣多次被驳得无法对答。但是，司马相如只是以擅长辞赋写作而得到武帝宠幸；东方朔、枚皋的论点没有根据，喜欢幽默嘲讽，武帝仅把他们视做演戏的艺人收养，虽然经常赏赐财物，终究不把国事朝政委托他们处理。东方朔同样对武帝察颜观色，经常利用时机直言进谏，对朝政发挥了一定补益作用。

是岁，上始为微行，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南猎长杨，东游宜春，与左右能骑射者期诸殿门。常以夜出，自称平阳侯；旦明，入南山下，射鹿、豕、狐、兔，驰骛禾稼之地，民皆号呼骂詈。、杜令欲执之，示以乘舆物，乃得免。又尝夜至柏谷，投逆旅宿，就逆旅主人求浆，主人翁曰："无浆，正有溺耳！"且疑上为奸盗，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妪睹上状貌而异之，止其翁曰："客非常人也；且又有备，不可图也。"翁不听，驱饮翁以酒，醉而缚之。少年皆散走，妪乃杀鸡为食以谢客。明日，上归，召妪，赐金千斤，拜其夫为羽林郎。

这一年，武帝开始改换装束暗中离宫外出，向北走到池阳县， 向西走到黄山宫，向南到长杨宫打猎，向东去宜春宫游乐。武帝与能骑马射箭的左右亲随相约在殿门前集会，经常在夜时出宫，自称平阳侯；黎明时，到达终南山脚下，射杀鹿、野猪、狐狸、野兔等动物，策马践踏农田庄稼，百姓都大声怒骂。县和杜县的县令想要收捕这批人，这批人拿了天子专用的物品为证，才得以脱身。又有一次，武帝等人曾在夜时到达柏谷，去旅店投宿，向旅店的主人要酒，主人说："没有酒，只有尿！"而且， 旅店的主人怀疑武帝一行人是强盗，召集了一些青年后生准备收拾他们；店主的妻子见到武帝的体态容貌，觉得不同寻常，就劝阻丈夫说："来客不是普通人，而且他们已有准备，不能图谋收拾他们。"丈夫不听她的劝告，她就让丈夫喝酒，等他喝醉了之后就把他捆绑起来。召集来的青年后生都走了，店主的妻子就杀鸡做饭招待客人。第二天，武帝返回宫中，召见那位妇人，赏

赐千金，任命她的丈夫做羽林郎。后来，武帝就为处出巡游设立了秘密的更衣休息的地方，从宣曲宫向南共设了十二处，夜间投宿在长杨宫、五柞宫等宫殿。

上以道远劳苦，双为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寿王举籍阿城以南，以东，宜春以西，提封顷亩，及其贾直，欲除以为上林苑，属之南山。又诏中尉、左右内史表属县草田，欲以偿、杜之民。寿王奏事，上大说称善。时东方朔在傍，进谏曰："夫南山，天下之阻也。汉兴，去三河之地，止霸、以西，都泾、渭之南，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秦之所虏西戎、兼山东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良材，百工所取给，万民所足也。又有粳、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酆、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今规以为苑，绝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是其不可一也。盛荆、棘之林。广狐、菟之苑，大虎、狼之虚，坏人冢墓，发人室庐，令幼弱怀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营之，垣而囿之，骑驰东西，车骛南北，有深沟大渠。夫一日之乐，不足以危无堤之舆，是其不可三也。夫殷作九市之宫而诸侯畔，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民散，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粪土愚臣，逆盛意，罪当万死！"上乃拜朔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赐黄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寿王所奏。

武帝因为道路遥远身体劳苦，又给百姓带来祸患， 就派太中大夫吾丘寿王把阿城以南、以东、宜春以西这一区域的土地及其价格，统计登记，准备把它修建成上林苑，连接到终南山。武帝又下诏命令中尉、左右内史，上报所属各县的荒田数量，准备给县和杜县的百姓作为补偿。吾丘寿王办理完毕回来报告，武帝很高兴连声称赞。当时，东方朔正在武帝身边，提出批评意见说："终南山是国家的天然屏障。汉朝建国，离开了三河之地，在霸水、水之西，泾河、渭河之南建立都城，这就是所谓的天下像大海一般富饶的陆上之地，秦王朝凭借着它降服西戎，兼并崤山以东的地区。这一带山中出产玉、石、金、银、铜、铁、优质木材，各种手工业用它们做原料，百姓靠它们维持生活。又盛产、稻、梨、栗、桑、麻、竹箭等物品，土地适宜于种植和芋头，水中有许多青蛙和鱼类，贫穷的人可以人人温饱家家富足，

不必担忧受饥寒之苦；所以酆水与镐水之间，号称肥沃之地，每亩土地价值一斤黄金。现在将这片土地划为上林苑，断绝了池沼湖泽的财利来源，夺取了百姓的肥沃土地，对上减少了国家财政费用的来源，对下破坏了农桑生产，这是不应该这样做的第一个理由。荆棘之林得以蔓延，扩大狐狸、野兔、虎、狼的活动范围，破坏百姓的坟墓，拆毁百姓的房屋，使幼童怀恋故土而忧愁，老人痛哭流涕而悲伤，这是不应该这样做的第二个理由。开拓并营建上林苑，周围筑墙以做为禁苑，策马东西奔驰，驱车南北追逐，其中有深沟大河。 为追求一天射猎的乐趣， 不值得尊贵无比的天子去涉险犯难，这是不应该这样做的第三个理由。当年商纣王兴建了内有九市的宫殿导致诸侯背叛，楚灵王筑起章华台而导致楚国百姓四散逃走，秦始皇兴造阿房宫而导致天下大乱。我只是卑贱愚笨的臣仆，竟然冒犯陛下的旨意，真是罪该万死！”武帝就任命东方朔为太中大夫，并授以给事中的官衔，赐给他一百斤黄金以示奖励。但是，武帝仍然按照吾丘寿王所奏报的规模兴建了上林苑。

上又好自熊、豕，驰逐野兽。司马相如上疏谏曰：“臣闻物有同类而殊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险，射猛兽，卒然遇逸材之兽，骇不存之地，犯属车之清尘，舆不及还辕，人不暇施巧，虽有乌获、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尽为难矣。是胡、越起于毂下而羌、夷接轸也，岂不殆哉！虽万全而无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后行，中路而驰，犹时有衔橛之变；况乎涉丰草，骋丘墟，前有利兽之乐而内无存变之意，其为害也不难矣。夫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乐出万有一危之涂以为娱，臣窃为陛下不取。盖明者远见于未萌而知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谚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上善之。

武帝又喜欢亲自出击杀熊和野猪，策马追捕野兽。司马相如上疏劝谏说：“我听说，有的东西类型相同而才能不同，所以力量大数得着乌获，行动敏捷要说庆忌，勇猛无敌应归于孟贲和夏育。依我的愚见，人确实有这样的情形，野兽也是这样。现在陛下喜爱攀登险要的地方，射杀猛兽，万一突然遇到力大凶猛的野兽，它在无路可逃的绝境，拼死冒犯陛下的随从车辆，陛下的车辆来不及调转方向，人来不及施展应变的巧计，即便是有乌获、逢蒙的超群技艺，也来不及使

用，那么枯树朽木也会成为祸害了。这种情况，相当于胡人和越人突然出现在京城，而羌人和夷人接近了陛下的车辆，怎么能不危险万分呢！即便是万无一失而没有祸害，然而这种环境本来就不是陛下应该接近的啊。更何况陛下入都要在清道戒严之后才出发，车辆要在道路的正中间奔驰，即便如此谨慎，还经常遇到控驭马匹的铁勒折断，或是车轮脱出等意外变故，更何况穿过茂密的荒草，驰过丘陵废墟，前面有即将捕获猎物的诱惑，而心中没有预防意外的准备，野兽要对陛下形成危害恐怕是不可避免的了。看轻皇帝的万乘尊位，不注意自身的安全，反则乐于行进在潜伏着危险的道路上寻求刺激和娱乐，我私下觉得陛下不该如此。大概聪明的人能预见到尚未萌芽的问题，有智慧的人能提前避开还没有完全形成的灾祸，灾祸本来大多隐藏在不易被察觉的细微之处，而发生在容易被人忽略的环节上。所以俗语说：‘家中积累有千金的家产，就不能坐在堂屋的边缘。’这句话虽然说的是小事，却可以比喻大事。”武帝认为他说得很好。

四年（甲辰、前 137）

[1]夏，有风赤如血。

四年（甲辰，公元前137年）

[1]夏季，刮起了一场如同血红色的风。

[2]六月，旱。

[2]六月，出现旱灾。

[3]秋，九月，有星孛于东北。

[3]秋季，九月，东北天空出现了异星。

[4]是岁，南越王佗死，其孙文王胡立。

[4]这一年，南越王赵佗死，他的孙子文王赵胡继承了王号。

五年（乙巳，前136）

[1]春，罢三铢钱，行半两钱。

（乙巳，公元前136年）

[1]春季，朝廷宣布停止使用三铢钱，发行半两钱。

[2]置五经博士。

[2]朝廷设立五经博士。

[3]夏，五月，大蝗。

[3]夏季，五月，发生严重的蝗灾。

[4]秋，八月，广川惠王越、清河哀王乘皆薨，无后，国除。

[4]秋季，八月，广川惠王刘越、清河哀王刘乘都死去，没有后代，他们的封国被废除。

六年（丙午、前 135）

[1]春，二月，乙未，辽东高庙灾。

六年（丙午，公元前135年）

[1]春季，二月，乙未（初三），辽东郡的高祖庙发生火灾。

[2]夏，四月，壬子，高园便殿火；上素服五日。

[2]夏季，四月，壬子（二十一日），高祖陵寝中的偏殿发生火灾；武帝因此穿戴了五天白色冠服，以示请罪。

[3]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

[3]五月，丁亥（二十六日），太皇太后驾崩。

[4]六月，癸巳，丞相昌免；武侯田为丞相。骄侈：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市买郡县物，相属于道；多受四方赂遗；其家金玉、妇女、狗马、声乐、玩好，不可胜数。每入奏事，坐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尝请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库！"是后乃稍退。

[4]六月，癸巳（初三），丞相许昌被免职，武安侯田任丞相。田骄横奢侈：修建的住宅比所有官员的住宅都豪华，占有的田园最肥沃；从各郡各县购买的物品，在道路上络绎不绝；大量接受各地的贿赂；他家的金玉、美女、狗马、歌妓舞女、古董器物，多得数不过来。田每次进宫奏报政务，坐在那儿对着武帝一说就是大半天，所说的都被武帝所采纳；他推荐的人，有的从平民百姓直接做到了二千石的高官，侵夺了皇帝的权力。武帝不满地说："您任命的官吏，任命完了没有？我也想任命官吏。"田曾经请求把考工官府的土地拨给他，以便扩建住宅，武帝愤怒地说："您为什么不干脆要武库！"从此以后，他的气焰才稍收敛了一些。

[5]秋，八月，有星孛于东方，长竟天。

[5]秋季，八月，东方天空出现了异星，长尾横扫天空。

[6]闽越王郢兴兵击南越边邑；南越王守天子约，不敢擅兴兵， 使人上书告天子。于是天子多南越义，大为发兵，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农令韩安国出会稽，击闽越。

[6]闽越王郢发兵进攻南越国的边境城邑，南越王遵守武帝的约定，不敢擅自发兵，派人向武帝上书告急。因此，武帝很赞赏南越王的忠义，调集大批军队去援救南越，派大行王恢率军从豫章郡出发，派大农令韩安国率军从会稽郡出发，合力进攻闽越。

淮南王安上书谏曰：“陛下临天下，布德施惠，天下摄然，人安其生，自以没身不见兵革。今闻有司举兵将以诛越，臣安窃为陛下重之。

淮南王刘安上书劝阻说：“陛下统治天下，推行德政普施恩惠，天下太平，每个人都专心地从事自己的产业，自认为一生不会见到战争。现在听说有关官员将要率兵去进攻闽越，我刘安私下替陛下感到担扰。

越，方外之地，剪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 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勿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自汉初定以来七十二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然天子未尝举兵而入其地也。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中国之人不知其势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其一。得其地，不可郡县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间独数百千里，险阻、林丛弗能尽著；视之若易，行之甚难。天下赖宗庙之灵，方内大宁，戴白之老不见兵革，民得夫妇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各为藩臣，贡酎之奉不输大内，一卒之奉不给上事；自相攻击，而陛下发兵救之，是反以中国而劳蛮夷也！且越人遇戆轻薄，负约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积也。壹不奉诏，举兵诛之，臣恐后兵革无时得息也。

“越人生活在中原之外的土地上，是剪断头发、在身上刺刻花纹的野蛮人，不能用礼义之帮的法度进行治理。早在当年夏商周三代最强盛的时期，胡人和越人都不受中原的统治，并不是三代王朝的国势不能征服他们，也不是三代王朝的军威不能克制他们，而是因为三代王朝认为越人的土地无法居住，越人野蛮无法统治，不值得烦劳中原王朝。自从汉朝初定天下以来，七十二年间，越人自相攻击的事件，数都数不过来，但是天子从来没有发兵进入越人居住区域。我听说越人没有城池村庄，而生活在山谷溪流之间，丛林密竹之中，习惯于水上

战斗，擅长划船行舟，地形复杂，草木丛生而且有许多河流险阻；中原地区的人不了解当地的地势险阻而进入其境内，即使一百个人也抵不过一个越人。占领了他们的土地，无法设置郡县进行统治，进攻他们，又不能迅速取胜。从地图上看，越地的山川河流屯兵要塞相距也不过只有几寸的地方，而实际距离却有几百里千里。国家依赖祖宗神灵的保佑，全境安宁，白发苍苍的老人没有见过兵器甲仗，百姓得以夫妻相互厮守，父子相互保养，这都是陛下恩德。越人名义上是国家的藩属国，实际上不向朝廷缴纳任何贡品和酎金，不为朝廷负担一兵一卒的徭役；他们自相攻击，陛下却派兵援救，这是反过来为了野蛮人而使中原遭受疲劳困苦啊！况且越人遇笨鄙薄，违背盟约，反复无常，他们不遵守朝廷的法度，并不是一天一日如此，而是由来已久。如果越人一不奉行皇帝诏令，就发兵进攻他们，我恐怕以后的战争没有停止的时候了。

间者，数年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赖陛下德泽振救之， 得毋转死沟壑；四年不登，五年复蝗，民生未复。今发兵行数千里，资衣粮，入越地，舆轿而逾领，拖舟而入水，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欧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前时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将军间忌将兵击之，以其军降，处之上淦。后复反，会天暑多雨，楼船卒水居击棹，未战而疾死者过半；亲老涕泣，孤子啼号，破家散业，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归。 悲哀之气，数年不息，长老至今以为记，曾未入其地而祸已至此矣。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兽，泽及草木，一人有饥寒不终其天年而死者，为之凄怆于心。今方内无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沾渍山谷，边境之民为之早闭晏开，朝不及夕，臣安窃为陛下重之。

“最近，连续几年收成不好，百姓要靠出卖爵位、让儿子充当赘婿换回钱财维持生活。仰赖陛下的恩德救济百姓，百姓才得以不饿死在流亡途中；前年歉收，去年又闹蝗灾，百姓的生活没有恢复正常。现在调兵远征数千里之外，应征的人，自带衣物粮食，进入越人居住地区，抬着轿子翻越山岭，拉着船在水中跋涉，远行数百里甚至上千里，河两岸是繁密的树林和丛生的乱竹，船在河中上下行走，经常撞在石头上；树林中有许多蝮蛇、猛兽，夏季炎热之时，上吐下泄以及

霍乱等瘟疫接连不断，不必等到交战，死伤的人必定就很多了。前些时期南海王反叛，陛下已去世的臣子、我的先父派遣将军间忌率军进攻他们，南海王率领他的军队归降，就把他们安置在上淦地区。后来他们再次叛乱，正是暑热多雨季节，前来平叛的楼船水军将士长期居住在水面上，还要划桨行船，有一大半的人还没有交战就死于疾病；年迈的父母流泪，幼小的孤儿哭号，变卖所有家财产业，到千里之外，去接亲人的尸体，肉已不存，只好包裹骸骨返乡。那种悲痛哀伤的气氛，持续几年没有消失，老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当时还没有进入越人的居住地区，就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祸害。陛下的仁德如同天地一样广大，英明如同日月高照，恩惠施加到禽兽和草木，如果有一个人身受饥寒没有安享天年而死，陛下就为此而心中惨悲伤。现在境内没有任何不安的现象，连犬吠的惊吓都没有，却使陛下的士兵丧生，尸身暴露原野，鲜血浸染山谷。边境的百姓因此在下午早早关闭城门，上午很晚才敢打开城门，这样每天早上还要为晚上能否平安无事而担忧，我刘安私下替陛下觉得此事应该三思而行。

不习南方地形者，多以越为人众兵强，能难边城。淮南全国之时，多为边吏，臣窃闻之，与中国异；限以高山，人迹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其入中国，必下领水，领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载食粮下也。越人欲为变，必先田余干界中，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边城守候诚谨，越人有入伐材者，辄收捕，焚其积聚，虽百越，奈边城何！且越人绵力薄材，不能陆战，又无车骑、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险，而中国之人不耐其水土也。臣闻越甲卒不下数十万，所以入之，五倍乃足，挽车奉饷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湿，近夏瘴热。暴露水居，蝮蛇生，疾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中以偿所亡。

“不熟悉南方地形的人，大多认为越人由于人多兵强， 所以能攻扰边境城邑。当年淮南国领有它的全部封地的时候，大量任命边境的官吏，我私下听说，越人与中原人不同。有高山为界，行人绝迹，车道不通，这是天地用来限隔中原和边外的自然屏障。越人要进入中原地区，一定要沿着领水顺流而下，领水流经的地区山势险峻，水势湍急，能冲走巨石撞毁船只，不能用大船运载粮食顺流而下。越人要想图谋进犯，一定先要在余干县境内开垦土地，积蓄粮食，然后才进入

境内，砍伐树木修造船只。边境防守戎备如果很谨慎很警惕，畹牧甘常□词褂幸话俑*越族，又能对边境城邑构成什么威胁呢！况且越人身单力薄，不能在陆地作战，又没有战车、骑兵、弓弩等军事装备。然而却不能进占其居住地，原因就在于越人据守险要的地势，而中原的将士又不服当地水土。我听说越人的士兵不少于数十万人，要想进占越地，必须有五倍的兵力才够，其中还不包括拉车运输粮饷的后勤部队。南方炎热潮湿，临近夏季容易流行瘟疫，出征的将士暴露在外，生活在水乡，蝮蛇繁衍为害，疾病频繁发作，兵器还没有见血，就会有十分之二三的将士死于疾病，这样，即便是把越国人全部俘虏了，也不足以补偿汉军所受的损失。

臣闻道路言：闽越王弟甲弑而杀之，甲以诛死，其民未有所属。陛下若欲来，内处之中国，使重臣临存，施德垂赏以招致之，此必携幼、扶老以归圣德。若陛下无所用之，则继其绝世，存其亡国，建其王侯，以为畜越，此必委质为藩臣，世共贡职。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组，填抚方外，不劳一卒，不顿一戟，而威德并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为欲屠灭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险阻。背而去之，则复相群聚；留而守之，历岁经年，则士卒罢倦，食粮乏绝，民苦兵事，盗贼必起。臣闻长老言：秦之时，尝使尉屠睢击越，又使监禄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丛，不可得攻；留军屯守空地，旷日引久，士卒劳倦；越出击之，秦兵大败，乃发适戍以备之。当此之时，外内骚动，皆不聊生，亡逃相从，群为盗贼，于是山东之难始兴。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耸。臣恐变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也。

“我听到了这样的传言：闽越王的弟弟甲杀了闽越王，甲也因此被杀， 越国部众没有首领统辖。陛下如果想招越人归顺，把他们迁往中原安置，可以派重臣前去慰问，施加仁德，给予奖赏，以便招他们前来归顺，这些越人一定会扶老携幼来归顺圣明有德的天子。假若陛下没有什么地方用得着这些越人，就*延续越人已断绝的世系，保存越人已灭亡的国家，封立越人的王侯，用这种方法畜养越人，这些越人一定会送来人质朝廷的藩属臣子，世世代代缴纳贡品和赋税。陛下仅用一寸见方的印章，一丈二尺长的印绶，就能镇抚境外地区，不出一兵一卒，不损坏一支长戟，而产生威德并行的效果。现在用兵进占越

地，越人一定震惊恐惧，以为将军们要把他们斩尽杀绝，必定会像野鸡野兔那样逃跑，进入山林险阻地区。汉军如果撤走，越人就重新结集；汉军如果留守越地，长年累月，就会使将士们疲倦困苦，缺乏粮食，百姓因军事行动而受困苦，就一定会出现盗贼。我听老人们说：秦朝统治时期，曾派郡都尉屠睢率兵进攻越人，又派一位名叫禄的监郡御史指挥开凿河渠，打通道路，越人逃入深山丛林之中，秦军无法进攻；留下军队驻守无人居住的空地，旷日持久，士兵困苦疲倦，越人出山袭击，秦军大败，这才调集罪犯和贱民充军用来防御越人。在那个时候，境内外动荡不安，百姓都无法正常生活，结伴逃亡，聚集成了盗贼，于是崤山以东的大规模变乱开始出现。战争是凶险的事情，一方出现了危险局面，四面都会惊动。我担心变乱的产生，奸邪的出现，都从进攻越人而开始。

臣闻天子之兵有征而无战，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执事之颜行，厮舆之卒有一不备而归者，虽得越王之首，臣犹窃为大汉羞之。陛下以四海为境，生民之属，皆为臣妾。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安生乐业，则泽被万世，传之子孙，施之无穷，天下之安，犹泰山而四维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为一日之闲而烦汗马之劳乎！《诗》云：‘王犹允塞，徐方既来。’言王道甚大而远方怀之也。臣安窃恐将吏之以十万之师为一使之任也！”

“我听说天子的军队只有征伐而没有真正的战争， 这是说没有人敢于较量，假若越人怀着侥幸心理迎战领兵将领的先锋部队，哪怕是只有一个砍柴驾车之类的卑贱士兵乘着不备逃走了，即便是汉军得到了越王的头颅，我还是要私下为大汉朝廷而感到羞耻。陛下把四海之内广大区域做为疆域，所有生活在其中的百姓，都是陛下的男女奴仆。陛下降下德政恩惠，用来养育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就会使陛下的恩惠德泽普盖于万世，把它传给子孙后代，推行到永无终止的将来，国家的安宁，就如同泰山而又增加了四面维系的绳索一样稳定；野蛮人的土地，还不够天子用来做一天的游乐使用，怎么值得为它而兴师动众呢！《诗经》说：‘大王仁德满天下，徐方部族自归顺。’这是说王道光明正大，远方的部族都很仰慕。我刘安私下认为，恐怕将官们的率军伐越，。

是时，汉兵遂出，未逾领，闽越王郢发兵距险。其弟馀善乃与相、宗族谋曰："王以擅发兵击南越不请，故天子兵来诛。汉兵众强，即幸胜之，后来益多，终灭国而止。今杀王以谢天子，天子听罢兵，固国完；不听，乃力战；不胜，即亡入海。"皆曰："善！"即杀王，使使奉其头致大行。大行曰："所为来者，诛王。今王头至，谢罪；不战而殒，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农军，而使使奉王头驰报天子。诏罢两将兵，曰："郢等首恶，独无诸孙繇君丑不与谋焉。"乃使中郎将立丑为越繇王，奉闽越先祭祀。馀善已杀郢，威行于国，国民多属，窃自立为王，繇王不能制。上闻之，为馀善不足复兴师，曰："馀善数与郢谋乱；而后首诛郢，师得不劳。"因立馀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

这时，汉军已经出发，尚未越过阳山岭， 闽越王郢发兵据守险要进行抵御。他的弟弟馀善就和相、宗族贵族商量说："国王因为擅自发兵攻打南越，没有向天子请示，所以天子派军队来征伐问罪。汉军人多而且实力强大，即使一时侥幸战胜他们，后面来的军队会更多，直到我们的国家被灭亡才能罢休。现在我们杀了国王而向天子请罪，如果天子同意我们的要求则撤回汉军，自然会保全我们闽越全境；如果天子拒绝我们，我们就拼死与汉军作战；不能取胜，就逃亡到海上。"大家都说："好！"当即用短矛刺杀了闽越王，派使臣带着他的头颅送给了大行王恢。大行王恢说："汉军到来的目的，就是要杀闽越王。现在你们送来了闽越王的头，又向朝廷请罪；不经过战争闽越王就死了，没有比这更好的事了！"王恢就随机应变，停止进兵，把此事告知大农令韩安国所率领的军队，并派使者带着闽越王的头颅迅速入京报告天子。武帝下诏撤回两位将军统率的军队，诏书还说："闽越王郢等人是罪魁，唯独无诸的孙子繇君丑没有参与阴谋。"武帝就派中郎将封立丑做越繇王，主持对闽越祖先的祭祀。馀善杀了郢之后，在闽越国内很有威望，国中民众大多拥护他，他就自行称王，繇王丑无力制止他。武帝得知，认为为了馀善不值得再次出动大军，就说："馀善多次和郢策划叛乱，但后来能带头杀了郢，使朝廷大军免受劳苦。"于是，武帝就封馀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存。

上使庄助谕意南越。南越王胡顿首曰："天子乃为臣兴兵讨闽越，死无以报德！"遣太子婴齐入宿卫，谓助曰："国新被寇，使者行矣，

胡方日夜装，入*见天子。”助还，过淮南，上又使助谕淮南王安以讨越事，嘉答其意，安谢不*及。助既去南越，南越大臣皆谏其王曰：“汉兴兵诛郢，亦行以惊动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无失礼。’要之，不可以说好入见，则不得复归，亡国之势也。”于是胡称病，竟不入见。

汉武帝派庄助向南越王说明朝廷的意旨。 南越王赵胡磕头说：“天子竟为了我而兴兵讨伐闽越，我纵然身死也无法报答朝廷的大恩大德！”他就派遣太子婴齐入京充当皇帝的警卫，还对庄助说：“我的封国刚刚受到进犯，请使臣先行一步，我赵胡正日夜收拾行装，很快就入京朝见天子。”庄助返京途中，路过淮南国，武帝又让庄助向淮南王刘安说明讨伐闽越的用意，赞许刘安上书朝廷的好意，刘安表示自己没有皇帝那样的远见，表示谢罪。庄助离开南越之后，南越国的大臣们都劝止他们的国王说：“汉朝发兵远征，杀闽越王郢，也是以此震惊南越国。况且，先王当初说：‘侍奉天子只求不失大礼就成了。’总之，不能因为喜欢汉朝使臣的甜言蜜语，就进京去朝见天子，您真的去了，就不能返回来了，这是亡国的情势啊！”因此，赵胡就自称有病，终于没有来朝见武帝。

[7]是岁，韩安国为御史大夫。

[7]这一年，任命韩安国担任御史大夫。

[8]东海太守阳汲黯为主爵都尉。始，黯为谒者，以严见惮。东越相攻， 上使黯往视之；不至，至吴而还，报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内失火，延烧千余家，上使黯往视之；还，报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烧，不足忧也。臣过河南，河南贫人伤水旱万余家，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持节发河南仓粟以振贫民。臣请归节，伏矫制之罪。”上贤而释之。其在东海，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任之、责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闺阁内不出；岁余，东海大治，称之。上闻，召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其治务在无为，引大体，不拘文法。”

*[8]东海太守阳县人汲黯担任主爵都尉。当初，汲黯担任谒者，因他为人威严而被大家敬畏。东越部族相互攻击，武帝派汲黯前去巡视；他没有达到东越，仅走到吴地就回来了，向武帝报告说：“越人自相攻击，本来他们的习俗就是如此，不值得为此折辱天子的使臣。”河

内郡失火，火势蔓延烧毁了一千多家民房，武帝派汲黯前去视察；返回之后，报告说："平民百姓不慎失火，因为房屋毗连而蔓延燃烧起来，不值得陛下忧虑。我经过河南郡见河南郡的贫民遭受洪水干旱灾害磨难的有一万多家，有的甚至于到了父子相食的悲惨境地，我谨借出使的机会，用陛下的符节，命令发放河南官仓积粮以救济贫民。我请求归还符节，甘愿领受假托天子命令的惩罚。"武帝很赏识他，就赦免了他的罪。他在东海郡时，整肃官吏，治理百姓，喜好清静无为，谨慎地选择郡丞和各曹掾史，然后放手任用，他只关注大事，不苛求细枝末节。汲黯身体多病，躺在内室中不出门；过了一年多，东海郡治理得很好，百姓交口称赞汲黯。武帝听到了，召汲黯入朝，担任主爵都尉，地位与九卿相同。他处理政务，主张清静无为，从大的方向引导，不拘泥法令条文。

黯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时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数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柰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满三月；上常赐告者数，终不愈。最后病，庄助为请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职居官，无以逾人；然至其辅少主，守城深坚，招之不来，麾之不*去，虽自谓贲、育亦不能夺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汲黯为人，性情倨傲，缺少礼数，当面使人难勘，不能容忍别人的过失。当时武帝正招揽文学之士和儒家学者，武帝说："我想要怎样怎样。"汲黯应声回答说："陛下心中藏着许多欲望，而表面上却做出施行仁义的样子，怎么可能效法唐尧虞舜那样的治绩呢！"武帝沉默不语，接着勃然大怒，脸色很难看地宣布结束朝会，公卿大臣都替汲黯担忧。武帝退朝回到内宫，对左右侍从说："汲黯的愚笨刚直也太过分了！"群臣中有人批评汲黯。汲黯说："天子设立公卿等辅佐大臣，难道是让他们阿谀奉承，使君主陷入不仁不义的境地吗？况且，我既然已经处在公卿的位置上，如果只想顾全自身性命，那就会使朝廷蒙受耻辱，那怎么得了！"汲黯身体多病，病假将要接近三个月的限期了，武帝多次特许延长他休病假的时间，还是没有痊愈。最后病重时，庄

助替他请假。武帝说：“汲黯这个人怎么样呢？”庄助说：“让汲黯任职当官，没有什么超越常人的才能；但要说到让他辅佐年幼的君主，会坚定不移地维护祖先基业，有人以利禄引诱他，他不会前去投靠，君主严辞苛责地驱赶他，他*也不会离去，即使有人认为像孟贲、夏育那样勇猛无敌，也无法改变他的耿耿忠*心！”武帝说：“说得对。古时有所谓的社稷之臣，说到汲黯，就很接近了！”

[9]匈奴来请和亲，天子下其议。大行王恢，燕人也，习胡事，议曰：“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复倍约；不如勿许，兴兵击之。”韩安国曰：“匈奴迁徙鸟举，难得而制，自上古不属为人。今汉行数千里与之争利，则人马罢乏；虏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亲。”群臣议者多附安国，于是上许和亲。

[9]匈奴前来请求和亲结好，武帝让群臣讨论。大行王恢，是燕地人，熟悉匈奴情况，他提议说：“汉与匈奴和亲，大概不过几年，他们就又背弃盟约；不如不同意和亲的要求，发兵攻打匈奴。”韩安国说：“匈奴经常迁徙；如同鸟飞一样，很难制服他们，自上古以来，都不把他们看做人类，现在如果汉军远征千里之外与匈奴争强斗胜，就会人马疲　惫；敌人以逸待劳，这是很危险的。不如与匈奴和亲。”群臣参加议论的，大多附和韩安国的意见。因此，武帝允许汉匈和亲。

元光元年（丁未、前134）

[1]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从董仲舒之言也。

元光元年（丁未，公元前134年）

[1]冬季，十一月，武帝首次命令各郡国各自察举孝廉一人，这是采纳了董娭偈娴慕丁槎□扇〉男卸□*

[2]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屯云中，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雁门；六月，罢。广与程不识俱以边太守将兵，有名当时。广行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不识曰："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我军虽烦扰，然虏亦不得犯我。"然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

[2]卫尉李广担任骁骑将军，驻守云中郡，中尉程不识担任车骑将军，驻守雁门郡。六月，朝廷罢免了他们二人的军事职务。李广和程不识都以边境郡守的身份指挥军队，当时很有名气。李广指挥行军没有固定编制和行列阵势，选择水甜草肥的地方驻扎下来，人人自便，夜间也不派设巡更士兵敲打着刁斗警卫营盘，军中指挥部的文书简单便宜；但是，也远远地派出监视敌军的侦察哨兵，军营未曾遭到袭击。程不识则整肃军事编制，讲究队列和布阵安营，夜间敲刁斗巡逻，军中官佐处理军队文书一直忙到天明，军队不能随意休息；然而也没有遇到危险。程不识说："李广的军队很简单便宜，但是，如果敌人突然袭击它，就没有办法抵御；而李广的士兵也很自在，都心甘情愿地为他拼力死战。我的军队虽然军务烦扰，但敌人也不能侵犯我。"但是，匈奴人更害怕李广的谋略，汉军士兵也多数愿意跟随李广作战，而苦于跟随程不识。

臣光曰：《易》曰："师出以律，否臧凶。"言治众而不用法，无不凶也。李广之将，使人人自便。以广之材，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为法。何则？其继者难也；况与之并时而为将乎！夫小人之情，乐于安肆而昧于近祸，彼既以程不识为烦扰而乐于从广，且将仇其上而不

服。然则简易之害，非徒广军以禁虏之仓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严终”，为将者，亦严而已矣。然则效程不识，虽无功，犹不败；效李广，鲜不覆亡哉！

臣司马光曰：《易经》说：“军队一出动就要有严格的军幻，否则，不论胜败都是凶。”这是说统领大军而不用法纪来控驭，没有不凶的。李广统领军队，使人人自便。凭李广的奇才，这样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把他的方法引为楷模来效法。为什么呢？谁要继续沿用这一方法却很难，更何况与李广同时做将领的人呢！说到普通人的本来性情，都喜好安逸，而不知道接近祸害的危险，那些士兵们既然认为程不识治军严苛烦扰，而愿意跟随李广作战，势必将要仇视他们的长官而不服从指挥。这样说来，指挥军队简单便宜的危害，就不仅仅是李广的军队无法防御敌人突然袭击之一点了！所以说“军队的事情要始终严格”，统领军队，也就是严格而已。如果这样的话，仿效程不识用兵，即便是打不了胜仗，还可以保证不失败；如果学习李广的方法，很少能避免全军覆灭的结局啊！

[3]夏，四月，赦天下。

[3]夏季，四月，武帝宣布大赦天下。

[4]五月，诏举贤良、文学、上亲策之。

[4]五月，下诏察举贤良、文学、武帝亲自出题考试。

[5]秋，七月，癸未，日有食之。

[5]秋季，七月，癸未（二十九日），出现日食。

汉纪十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元光二年（戊申、前133）

汉纪十汉武帝元光二年（戊申，公元前133年）

[1]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

[1]冬季，十月，武帝来到雍地，在五举行祭祀。

[2]李少君以祠灶却老方见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泽侯舍人，匿其年崐及其生长，其游以方遍诸侯，无妻子。人闻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馈遗之，常余金钱、衣食。人皆以为不治生业而饶给，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争事之。少君善为巧发奇中。尝从武安侯饮，坐中有九十余老人，少君乃言与其大父游射处；老人为儿时从其大父，识其处，一坐尽惊。少君言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寿可益，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食臣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天子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矣。

[2]李少君凭借祭祀灶神求长生不老的方术进见武帝，武帝很尊敬他。 李少君是已去世的深泽侯的舍人，他隐瞒了自己的年龄、出生成长的地方，凭借着他的方术周游结交诸侯，没有妻子儿女。人们听说李少君能役使鬼神万物，并有长生不老的方术，纷纷赠送财礼给他，所以他经常有余剩的金钱和衣食用品。人们都认为他不经营产业却很富裕，又不知他是什么地方的人，更加相信他，争着侍奉他。李少君善于用巧妙的语言猜中一些离奇的事情。他曾经陪武安侯田饮酒，座中有　位九十多岁的老人，李少君就说起与　老人的祖父一起游玩射猎的地方；老人还是儿童时曾跟随祖父，记得那个地方，满座的客人都大吃一惊。李少君对武帝说："祭祀灶神就能招来奇异之物，招来了奇异之物就可以使丹砂化为黄金，可以延年益寿，可以见到蓬莱的仙人。　见到仙人，进而举行封禅仪式，就可以长生不死，黄帝就是这样的。我曾经在海上漫游，遇见了安期生，他给我枣吃，那枣如同瓜一般大。安期生是仙人，往来于蓬莱仙境，谁和他合，他就显身相见，谁和他不合，他就隐身不见。"于是武帝就开始亲自祭祀灶神，派遣方士到大海中去寻找蓬莱安期生之类的仙人，并且从事熔化丹砂和其它药物，企图炼出黄金。过了很久，李少君病死，武帝认为他化身

成仙，并没有死去；因此，燕地、齐地等沿海地区那些怪诞迂谬的方士，纷纷前来对武帝谈论有关神仙的事情了。

[3]毫人谬忌奏祠太一_7曰：“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于是天子立其祠长安东南郊。

[3]毫县人谬忌奏请武帝祭祀太一神。他在上奏的方形木牍上写道：“天神中最尊贵的是太一神，太一神的辅佐是五帝神。”于是，武帝就在长安的东南郊建立了祭祀太一神的祭坛。

[4]雁门马邑豪聂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亲，亲信边， 可诱以利致之，伏兵袭击，必破之道也。”上召问公卿。王恢曰：“臣闻全代之时，北有强胡之敌，内连中国之兵，然尚得养老、长幼，种树以时，仓廪常实，匈奴不轻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内为一；然匈奴侵盗不已者，无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窃以为击之便。”韩安国曰：“臣闻高皇帝尝围于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围反位而无忿怒之心。夫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伤天下之公，故遣刘敬结和亲，至今为五世利。臣窃以为勿击便。”恢曰：“不然。高帝身被坚执锐，行几十年 ，所以不报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边境数惊，士卒伤死，中国车相望，此仁人之所隐也。故曰击之便。”安国曰：“不然。臣闻用兵者以饱待饥，正治以待其乱，定舍以待其劳；故接兵覆众，伐国堕城，常坐而役敌国，此圣人之兵也。今将卷甲轻举，深入长驱，难以为功；从行则迫胁，衡行则中绝，疾则粮乏，徐则后利，不至千里，人马乏食。《兵法》曰：‘遗人，获也。’臣故曰勿击便。”恢曰：“不然。臣今言击之者，固非发而深入也；将顺因单于之欲，诱而致之边，吾选枭骑、壮士阴伏而处以为之备，审遮险阻以为其戒。吾势已定，或营其左，或营其右，或当其前，或绝其后，单于可禽，百全必取。”上从恢议。

[4]雁门郡马邑县的豪强之士聂壹，通过大行王恢向武帝建议：“匈奴刚刚与汉和亲结好，亲近信任边境吏民，可用财利引诱他们前来，汉军预设伏兵袭击，这是肯定会打败匈奴人的妙计。”武帝召集公卿讨论这个建议，战国之初，代国保有它的全境时，北面有强敌匈奴的威胁，内受中原诸国军队的牵制，但仍然可以尊养老人，抚育幼童，按照季节时令种粮植树，粮仓中一直有充足的储粮，匈奴不敢轻易入侵。现在，凭陛下的神威，天下一统，但匈奴的入侵却持续不

断，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没有别的，只是因为在于没有使匈奴恐惧罢　了。我私下认为打击匈奴对国家有利。”韩安国说：“我听说高皇帝曾被匈奴围困在平城，七天没能吃上饭；等到解脱围困返回都城之后，却没有愤怒之心。圣人有包容天下的器度，不因自身的私怒而伤害天下大局，所以　高皇帝派遣刘敬为使臣与匈奴和亲，到现在已为五世的人带来益处。我私下认为不打匈奴对国家有利。”王恢说：“不对。高帝身披铠甲，手执利器，征战将近几十年，他不向匈奴报复被困平城的怨恨，并不是因为力所不及，　而是出于让天下人休息的仁心。现在边境经常受到匈奴侵扰，受伤战死的士兵很多，中原地区运载死亡士兵棺木的车辆络绎不绝，这　是仁人所悲痛的事。所以说打匈奴是应当的。”韩安国说：“不对。我听说善于用兵的人，让自己的军队温饱以等待敌军饥饿，严明军纪以等待敌军混乱，安居军营以等待敌军疲劳。所以，崐一旦交战，就会全歼敌人；一旦进攻敌国，就会攻破城防，经常安坐不动地迫使敌人俯首听命，这是圣人的作战方法。现在如果轻易地对匈奴用兵，长驱直崐入，难以成功；如果孤军深入就会受到威胁，齐头并进就没有后继，进军太快就会缺乏粮食给养，进军缓慢就会丧失有利的战机，还没有走到一千里，就会人马都缺乏粮食。这正是《兵法》所说：‘派出军队，就会被敌人擒获。’所以我说不打匈奴为好。”王恢说：“不　对。我现在所说的打匈奴的方法，本不是征发军队深入敌境；而是要利用单于的贪欲，引诱他们到我们的边境，我们挑选骁勇的骑兵和壮士，暗中埋伏，用来防备敌军，谨崐慎地据守险要的地势，以加强防御的力量。我们的部署已经完成，有的军队攻崐打敌军左翼，有的军队攻打敌军右翼，有的军队阻止敌人前进，有的军7断绝敌人的退路，这样就肯定能擒住单于，必定大获全胜。”武帝采纳了王恢的主张。

[5]夏，六月，以　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　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将车骑、材官三十余万匿马邑旁谷中，约单于入马邑纵兵。阴使聂壹为间，亡入匈奴，谓单于曰：“吾能斩马邑令、丞，以城降，财物可尽得。”单于爱信，以为然而许之。聂壹乃诈斩死罪囚，悬其头马邑城下，示单于使者为信，曰：“马邑长吏已死，可急来！”于是单于穿塞，将十万入武州塞。未至马邑百余里，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得雁门尉史，欲杀之；尉史乃告单于汉兵所居。

单于大惊曰："吾固疑之。"乃引兵还，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为天王。塞下传言单于已去，汉兵追至塞，度弗及，乃皆罢兵。王恢主别从代出击胡辎重，闻单于还，兵多，亦不敢出。

[5]夏季，六月，汉武帝任命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统率战车、骑兵、步兵共三十多万人暗中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谷中，约定等单于进入马邑就挥　军出击。汉军暗地派聂壹当间谍，逃到匈奴人那儿，聂壹对单于说："我能杀马邑县的县令和县丞，献城归降，您可以得到全城的所有财物。"单于很喜欢信任聂壹，认为他说得对，就同意了他的计划。聂壹返回马邑县城，就斩杀死刑囚犯，用来假冒县令、县丞，把他们的头挂在马邑城下，让单于的使者观看，以此做为　证明，说："马邑县的长官已经死了，你们可以赶快来！"于是，单于越过边塞，统率十万骑兵进入武州塞。走到距离马邑县城还有一百多里的地方，单于见牲畜遍野，却没有一个放牧的人，感到奇怪。单于就派人攻打亭隧，俘虏了雁门郡的尉史，要杀掉他，这个尉史就告诉单于汉兵埋伏的地点。单于大吃一惊，说："我本来就怀疑其中有诈。"就领兵撤退，在撤出汉境之后，单于说："我俘虏了这个　尉史，是天保佑我啊！"就称尉史为"天王"。边塞守军传报单于已率军退走，汉军追到边塞，估计追不上了，就全军撤回。王恢　指挥另一支军队，从代地出发，准备袭击匈奴的后勤给养，听说单于返回，军队很多，也不敢出击。

上怒恢。恢曰："始，约为入马邑城，兵与单于接，而臣击其辎重，　可得利。今单于不至而还，臣以三万人众不敌，只取辱。　固知还而斩，然完陛下士三万人。"于是下　恢廷尉，廷尉当"恢逗桡，当斩。"恢行千金丞相，不敢言上，而言于太后曰："王恢首为马邑事，今不成而诛恢，是为匈奴报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言告上。上曰："首为马邑事者恢，故发天下兵数十万，从其言为此。且纵单于不可得，恢所部击其辎重，犹颇可得以尉士大夫心。今不诛恢，无以射天下。"于是恢闻，乃自杀。自是之后，匈奴绝和亲，　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然尚贪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关市不绝以中其意。

武帝对王恢很恼怒。王恢说："根　据原来的计划，约定引匈奴进入马　邑县城，主力军队与单于交战，而我率军袭击他们的后勤给养，可以获胜。现在单于未到马邑就全军撤回，我用三万人的军队打不过匈奴大军，那样做只能是自辱。我本知道撤兵回来是要杀头的，但这样却保全了陛下的三万将士。"于是汉武帝就把王恢交附廷尉审判，廷尉判决："王恢避敌观望，不敢出击，判处斩首。"王恢暗中向丞相田行贿一千金，求他开脱罪名，田不敢向武帝说，就对太后说："王恢第一个　提出了在马邑诱歼匈奴主力的计划，现在行动失败而　杀了王恢，这是等于为匈奴报了仇啊。"武帝朝见太后时，太后就把田的话告诉了武帝。武帝说："王恢是马邑计划的主谋，我听从了他的建议，调集了天下几十万人马，安排了这次军事行动。况且，即使捉不到单于，王恢的军队袭击匈奴的后勤给养，仍然可以安慰将士们的心。如今不杀王恢，无法向天下人谢罪。"王恢得知了武帝的话，就自杀了。从此之后，匈奴断绝了与汉的和亲，进攻扼守大路的要塞，常常入侵汉朝边境，不可胜数；但是匈奴仍然贪图在边关的互市贸易，喜爱汉朝的财物；汉朝也不关闭边境贸易市场，以投其所好。

三年（己酉、前132）

三年（己酉、公元前132年）

[1]春，河水徙，从顿丘东南流。夏，五月，丙子，复决濮阳瓠子，注钜野，通淮、泗，泛郡十六。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发卒十万塞之，辄复坏。是时，田奉邑食；居河北，河决而南，则无水灾，邑收多。言于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塞之未必应天。"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于是天子久之不复事塞也。

[1]春季，黄河决口改道，从顿丘向东南方流去。夏季，五月，丙子（初三），黄河又一次在濮阳县的瓠子决口，注入钜野县，连通了淮河和泗水，十六个郡受水灾。武帝派汲黯、郑当时征发十万役夫堵塞黄河决口，刚刚堵住，就又被洪水冲毁。当时，田的食邑是县；县在黄河北岸，黄河决口向南泛滥，县就不会遭受水灾，食邑收入就会增加。田对武帝说："长江、黄河的决口都是天意的安排，用人力强行堵塞很不容易，堵住了未必符合天意。"而那些候望云气和使用法术的方士们也认为是这样。这样一来，武帝很长时间不再征发人力从事堵塞决口的工程。

[2]初，孝景时，魏其侯窦婴为大将军，武安侯田乃为诸郎，侍酒跪起如子侄；已而日益贵幸，为丞相。魏其失势，宾客益衰，独故燕相颍阴灌夫不去。婴乃厚遇夫，相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夫为人刚直，使酒，诸有势在己之右者必陵之；数因酒忤丞相。丞相乃奏案："灌夫家属横颍川，民苦之。"收系夫及支属，皆得弃市罪。魏其上书论救灌夫，上令与武安东朝廷辨之。魏其、武安因互相诋讦。上问朝臣："两人孰是？"唯汲黯是魏其，韩安国两以为是；郑当时是魏其，后不敢坚。上怒当时曰："吾并斩若属矣！"即罢。起，入 ，上食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岁后，皆鱼肉之乎！"上不得已，遂族灌夫；使有司案治魏其，得弃市罪。

[2]当初，孝景帝在位时，魏其侯窦婴担任大将军，武安侯田才是个普通的郎官，陪侍窦婴饮酒时，田下跪起立如同儿子、侄子一样；后来，田日益显贵受宠，出任丞相。而魏其侯窦婴失去了权势，依附他的宾客越来越少，唯独原来的燕相、颍阴县人灌夫不离去。窦婴就

厚待灌夫，两人互相援引、互相倚重，来往如同父子一样。灌夫为人刚强正直，好借酒使气，对那些权势在自己之上的权贵，必定给予凌辱；他多因酒后闹事冒犯丞相田。丞相就向武帝弹劾："灌夫家属在颍川郡横行霸道，百姓都被害苦了。"于是收捕灌夫和包括旁支亲属在内的家人，都被判处公开斩首示众的罪名。魏其侯窦婴上书营救灌夫，武帝命令他和武安侯田到太后居住的东宫中，当廷申辩。魏其侯、武安侯就利用这个机会互相诋毁。武帝问朝廷群臣："他们两人谁对？"只有汲黯认为魏其侯对，韩安国认为两人都对；郑当时本认为魏其侯对，后来不敢坚持。武帝怒骂郑当时说："我把你这类的人一起斩了！"随即罢朝，站起来，进入内宫，侍奉太后用餐，太后气冲冲地不吃饭，说："如今我还活着，别人已经在欺负我的弟弟；假若我死了，他们就都来宰杀他了！"武帝没有办法，就下令将灌夫满门处斩；派执法官员审查魏其侯，判处魏其侯斩首示众。

四年（庚戌、前131）

四年（庚戌，公元前131年）

[1]冬，十二月晦，论杀魏其于渭城。春，三月，乙卯，武安侯亦薨。 及淮南王安败，上闻受安金，有不顺语，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1]冬季，十二月三十日，根据所定罪名在渭城处死了魏其侯窦婴。春季，三月，乙卯（十七日），武安侯田也死去了。等到后来淮南王刘安谋反失败，武帝得知田接受过刘安的黄金，并且说过大逆不道的话，就说：“假若武　安侯还活着，就应该把他灭族了！”

[2]夏，四月，陨霜杀草。

[2]夏季，四月，出现寒霜，冻死了野草。

[3]御史大夫安国行丞相事，引，堕车，蹇。五月，丁巳， 以平棘侯薛泽为丞相；安国病免。

[3]御史大夫韩安国　代理丞相职务，为武帝引导车驾，从车上摔下来，成了跛腿。五月，丁巳（二十日），汉武帝任命平棘侯薛泽为丞相；韩安国　因病免职。

[4]地震；赦天下。

[4]发生了地震；大赦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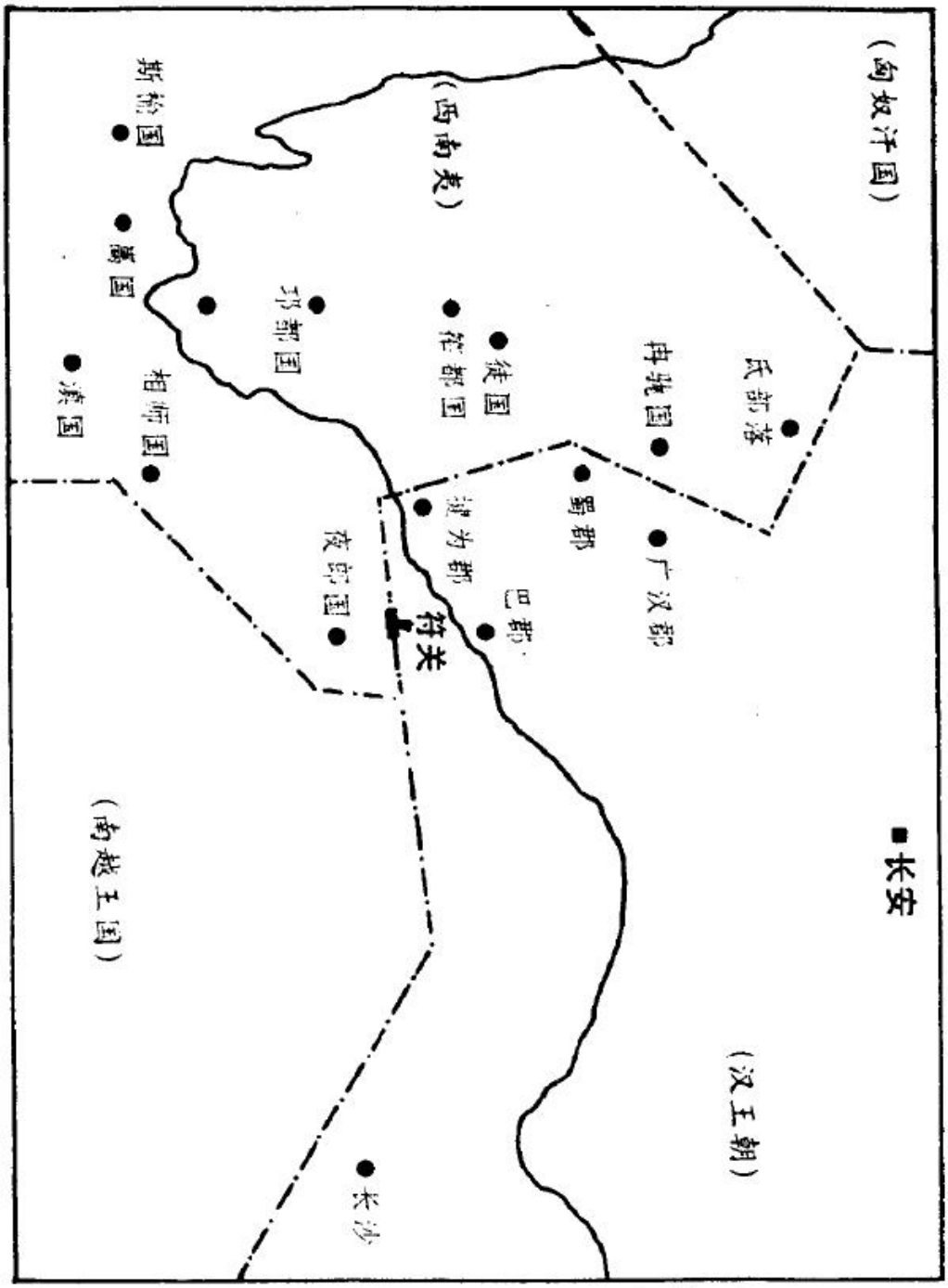
[5]九月，以中尉张欧为御史大夫。韩安国疾愈，复为中尉。

[5]九月，武帝任命中尉张欧为御史大夫。韩安国的腿疾痊愈，重新出任为中尉。

[6]河间王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以金帛招求四方善书， 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采礼乐古事　，稍稍增辑至五百余篇，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

[6]河间王刘德，努力钻研学问，喜好古代典籍、治学注重实事求是，用黄金丝帛购买各地的好书，购得的书，数量与汉朝廷的存书一样多。当时，淮南王刘安也喜爱书籍，他所征集到的大多是浮滑论辩的书；而刘德所征集的书，都是用古代文字书写的先秦时期的旧书。

他搜集礼乐制度的古事，稍加增订，编辑成书，长达五百余篇。他的思想和言谈举止，都务求符合儒家学说，崤山以东的儒生大多追随他，与他交往。



公元前一三〇年至一一一年　西南夷形势

五年（辛亥、前130）

五年（辛亥，公元前130年）

[1]冬，十月，河间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天子下太乐官常存肄河间王所献雅声，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也。春，正月，河间王薨，中尉常丽以闻，曰："王身端行治，温仁恭俭，笃敬爱下，明知深察，惠于鳏寡。"大行令奏："《谥法》'聪明睿知曰献'。谥曰献王。"

[1]冬季，十月，河间王刘德来京朝见，进献用于郊庙朝会的正乐，回答了有关三雍宫的典章制度及皇帝拟定的三十多个问题。他的回答，都是依据并阐明了儒学思想，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文字简捷，观点明确。武帝下令让掌管宫廷音乐的太乐官经常练习河间王所献的雅乐，作为年节典礼中的项目，但平常很少演奏。春季，正月，河间王刘德去世，中尉常丽向朝廷报告了他的死讯，并说："河间王立身端正，行为谨饬，温良仁义，恭敬俭朴，敬上　爱下，聪明智慧，洞察隐微，恩惠及于鳏夫寡妇。"大行令奏报武帝："《谥法》说：'聪明睿智称之为献。'议定河间王刘德的谥号为献王。"

班固赞曰：昔鲁哀公有言："寡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忧，未尝知惧。"信哉斯言也，虽欲不危亡，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宴安为鸩毒，无德而　富贵谓之不幸。汉兴，至于孝平，诸侯王以百数，率多骄淫失道。何则？沈溺放恣之中，居势使然也。自凡人犹系于习俗，而况哀公之伦乎！"夫唯大雅，卓尔不群"，河间献王近之矣。

班固赞曰：过去鲁哀公曾说过这样的话："我在深宫中出生，在妇人抚育下长大，从不知道什么是忧愁，从未体验过什么是恐惧。"这话说得多么真实啊。这样的人做君主，即便他不想使国家陷入危亡的绝境，也不可能啊！所以古人把安享太平看成为毒酒，把没有仁德而身居富贵之位称之为不幸。汉朝建国，直到孝平帝，诸侯王数以百计，大多骄横荒淫丧失道德。为什么这样呢？沉溺在放纵恣肆的环境中，他们所处的地位导致他们如此。即使是常人都要深受习俗的影响，何况鲁哀公之类的人呢！"学识渊博，出类拔萃"，河间献王刘　德可说近似这样的人。

[2]初，王恢之讨东越也，使番阳令唐蒙风晓南越。南越食蒙以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柯江。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桐师，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书说上曰："南越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甚易。"上许之。

[2]当初，王恢率军讨伐东越　的时候，派番阳县令唐蒙去向南越王说明进军意图。南越人让唐蒙吃蜀地所产的枸酱，唐蒙问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南越人说：“是从西北方向的柯河运来的。柯江宽几数，从番禺城近旁流过。”唐蒙回到长安，又　问蜀地的商人。商人说：“只有蜀地出产枸酱，许多人私自带着它出境去卖给夜郎。夜郎靠近柯江，柯江宽一百多步，行船毫无问题。南越国利用财物引诱和支配夜郎，向西一直影响到桐师人的居住地，但也不能让这一地区成为南越的臣属国，对它俯首听命。”唐蒙就向武帝上书说：“南越王使用只有皇帝才能用的黄屋左纛，盘踞东西长达万余里的地区，名义上是朝廷的外臣，实际上是一州之主。现在如果从长沙国、豫章郡出兵征讨南越，水路大多淤塞断绝，难以通行。我听说夜郎的精兵总计可有十余万人，我军乘船顺柯江而下，出其不意，这是制服南越的一条奇计。只要真的使用汉朝的强威，再加上巴、蜀两地富裕的经济力量，那么，打通夜郎的道路，在那儿设置官吏实施统治，是很容易做到的。”武帝批准了唐蒙的建议。

乃拜为中郎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　巴、蜀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　，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上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道指柯江，作者数万人，士卒多物故，有逃亡者；用军兴法诛其渠率，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使司马相如责唐蒙等，因谕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还报。

于是，武帝任命唐蒙为中郎将，率领士兵一千人和运输粮食衣物的民夫一万多人，经过巴蜀两郡，从关进入夜郎境内，于是见到夜郎侯多同。唐蒙带来厚重的赏赐，告知汉朝的严威圣德，约定由朝廷在当地任命官吏，并让多同的儿子担任县令一级官员。夜郎附近的小城邑都贪图得到汉朝的丝绸，他们以为　从汉朝到当地来　，道路艰险，汉朝终究不可能占有这片地区，于是就暂且表示服从唐蒙的约定。唐蒙返京奏报，武帝就在这一地区设立了犍为郡，征发巴、蜀两郡的士卒修筑道路，从道指向柯江，修路的人有数万人，许多士卒死亡，有的士卒就逃跑了；唐蒙等人用“军兴法”诛杀逃亡士卒的头目，巴、蜀百姓极度惊恐。武帝得知此事，就派司马相如前去责备唐蒙等人，并公开告知巴蜀一带的百姓，唐蒙等人的作法并不是皇帝的本意；司马相如返京奏报处置情况。

是时，邛、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冉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天子以为然，乃　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及副使王然于等乘传，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

邛、、冉、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天子大说。

这时，邛人和人的部落酋长听说南夷与汉朝结交，得到很多的赏赐，大多甘愿做汉朝统治下的臣民，请朝廷仿照统治南夷的模式，在他们的居住地任命官吏。武帝询问司马相如的意见，相如说："邛、、冉都靠近蜀郡，道路也容易开通；秦朝时曾经开通，设置过郡县，到汉朝建国才罢废。现在如果真能再次开通，在那儿设置郡县，将胜过南夷地区。"天子认为他说得对，就任命司马相如为中郎将，持皇帝的符节出使西夷，相如和副使王然于等人乘坐驿车，利用巴蜀两郡的官府财物收买西夷；邛、、冉、斯榆各部族的酋长，都请求做汉朝直接统治下的臣民。废除了原有的边关，新设立的边关向外扩展，西部到达沫水、若水，南至柯江为界，开通了零关道，在孙水上架起了桥，用来接连邛都，在这一地区设立了一个都尉、十多个县，隶属于蜀郡。武帝很高兴。

[3]诏发卒万人治雁门阻险。

[3]武帝下诏调集一万士卒修治雁门郡的险要关隘。

[4]秋，七月，大风拔木。

[4]秋季，七月，出现大风，拔起树木。

[5]女巫楚服等教陈皇后祠祭厌胜，挟妇人媚道；事觉， 上使御史张汤穷治之。汤深竟党与，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楚服枭首于市。乙巳，赐皇后册，收其玺绶，罢退，居长门宫。窦太主惭惧，稽颡谢上。上曰："皇后所为不轨于大义。不得不废。主当信道以自慰，勿受妄言以生嫌惧。后虽废，供奉如法，长门无异上宫也。"

[5]女巫师楚服等教陈皇后祭神祈祷，使用妇人诅咒的方法， 企图除去与陈皇后争宠的女人；事情败露，武帝指派御史张汤彻底查处。张汤深入地追究有关的人，相互牵联和被处死的有三百多人，楚服在街市被斩首，头颅高悬示众。乙巳（十四日），武帝赐给皇后一份册书，收回了皇后的印玺，废去尊号，贬入长门宫。陈皇后的母亲窦太主羞惭恐惧， 向武帝叩头请罪。武帝说："皇后的行为不符合大义，不得不把她废黜。你应该相信道义而放宽心怀，不要轻信闲言而产生疑虑和恐惧。皇后虽然被废了，仍会按照法度受到优待，居住在长门宫与居住在上宫并无区别。"

[6]初，上尝置酒窦太主家，主见所幸卖珠儿董偃，上赐之衣冠，尊而不名，称为"主人翁"，使之侍饮；由是董君贵宠，天下莫不闻。常从游戏北宫，驰逐平乐观，鸡、鞠之会，角狗、马之足，上大欢乐之。上为窦太主置酒宣室 ，使谒者引内董君。是时，中郎东方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

偃有斩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谓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败男女之化，而乱婚姻之礼，伤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于春秋，方积思于《六　经》；偃不遵经劝学，反以靡丽为右，奢侈为务，尽狗马之乐，极耳目之欲，是乃国家之大贼，人主之大蜮，其罪三也。”上默然不应，良久曰：“吾业已设饮，后而自改。”朔曰：“夫宣室者，先帝之正处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乱之渐，其变为篡。是以竖貂为淫而易牙作患，庆父死而鲁国全。”上曰：“善！”有招止，更置酒北宫，引董君从东司马门入；赐朔黄金三十斤。董君之宠由是日衰。是后，公主、贵人多逾礼制矣。

[6]当初，武帝曾经在窦太主家中摆设酒席，窦太主引见了她宠幸的珠宝商人董偃，武帝赏赐给董偃衣服和冠帽，为了表示尊重，不称他的名字而称他为“主人翁”，让他陪侍饮酒；从此董偃尊贵受宠，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董偃经常陪同武帝在北宫游戏，在平乐观骑马追逐、参与斗鸡、踢球，赛狗、赛马　，武帝十分欢喜。武帝在宣室中摆酒款待窦太主，派谒者引导董偃入内。当时，中郎东方朔持戟立燥马追逐、参与斗鸡、踢球，赛狗、赛马　，武帝十分欢喜。武帝在宣室中摆酒款待窦太主，派谒者引导董偃入内。当时，中郎东方朔持戟立燥马追逐、参与斗鸡、踢球，赛狗、赛马　，武帝十分欢喜。武帝在宣室中摆酒款待窦太主，派谒者引导董偃入内。当时，中郎东方朔持戟立在殿下，他放下戟走近武帝说：“董偃犯有三项死罪，怎能让他进来呢！”武帝说：“你说的是什么呢？”东方朔说：“董偃以臣子的身份私通公主，这是他的第一条罪状。败坏男女风化□□灺一橐隼穹ǎ□荔坏圣王制度，这是他的第二条罪状。陛下年轻，正在努力学习《六经》等儒学典籍，董偃不遵循经书教诲劝勉学习，反而崇尚豪华追求奢侈，尽情地享受斗狗赛马的欢乐，极力满足感官欲望，他是国家的大贼，君主的大害，这是他的第三条罪状。”武帝沉默不答，过了很久才说：“我今天已准备好宴席了，以后再自己改正吧。”东方朔说：“宣　室，本来是先帝处理政务的地方，不是讨论有关法度的政务的人都不得进入。所以淫乱的苗头发展，就会变成篡夺君位。正是由于这个道理，当年齐桓公因信用竖貂和易牙受害，而庆父死后，鲁国就得以保全。”武帝说：“你说得好！”下诏让董偃停下来待命，重新在北宫设置酒宴，领董偃从东司马门入宫，赏赐给东方朔三十斤黄金。董偃所受的宠爱，自此以后日益衰减。此后，公主、贵人大多不　按礼制行事了。

[7]上以张　汤为太中大夫，与赵禹共定诸律令，务在深文。 拘守职之吏，作见知法，吏传相监司。用法益刻自此始。

[7]武帝任命张汤为太中大夫，张汤与赵禹共同制定了各项法律条令，务求繁密严苛。严格控制在职官吏，制定了官员知人犯罪而不举报就要判刑

的“见知法”，使官吏互相监视、互相侦察。从此开始，用法更加严厉刻苛了。

[8]八月，螟。

[8]八月，庄稼发生螟虫之害。

[9]是岁，征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令，令与计偕。

[9]这一年，武帝征召官吏百姓中明晓当世政务、熟知古代圣王治国之术的人到朝廷任职，命令应征者与各地进京的“上计吏”同行，由沿途各县供应饭食。

川人公孙弘对策曰：“臣闻上古尧、舜之时，不贵爵赏而民劝善，不重刑罚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贵爵厚赏而民不劝，深刑重罚而奸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赏重刑，未足以劝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则分职治；去无用之言，则事情得；不作无用之器，则赋敛省；不夺民时，不妨民力，则百姓富；有德者进，无德者退，则朝廷尊；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则群臣逡；罚当罪，则奸邪止；赏当贤，则臣下劝。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业之则不争，理得则不怨，有礼则不暴，爱之则亲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礼义者，民之所　服也　；而赏罚顺之，则　民　不犯禁矣。

川人公孙弘在考试时答道：“我听说上古尧舜那个时期， 没有尊贵的官爵和丰厚的奖赏，但百姓却相互勉励行善；不重刑罚，但百姓却不犯法，这是因为君主为臣民做出了正直的表率，而且对待百姓很讲信用；到了末代，有尊贵的官爵和丰厚的赏赐，但百姓却得不到劝勉，设立了严酷的刑罚却不能禁止违法犯罪，当时的君主本身不正，对待百姓又不讲信用。用丰厚的奖赏和严酷的刑罚，还不足以鼓励行善、禁止作恶，只有靠讲信用，才能达到这一目的。所以，根据人的才能而委任的官职，就能各司其职，做好工作；抛弃无用的虚言，就能了解事情的真相；不制作无用的器物，就可以减少对百姓的赋税；不在农忙季节征发役夫，不妨害民力，百姓就会富裕；有德的人受到重用，无德的人被罢免，朝廷就尊贵威严；有功的人升职，无功的人降级，群臣就会明白退让的道理；判处刑罚与罪过相应，就能制止犯罪；给予奖赏与贤能相符，就能劝勉臣子。这八项，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天下百姓，让他们各自从事生产就不会发生争斗，事情得到合理的解决就不会怨恨，让他们接受教育知道礼义就不会使用暴力，君主爱护他们，他们就会亲近君主，此是统治天下的当务之急。礼义，是百姓甘愿服从的；再用奖赏和刑罚来推行礼义，百姓就不会违犯禁令了。

臣闻之：气同则从，声比则应。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故阴阳和，风

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

“我听说：气相同就能互相影响带动，声相同就能互相呼应。现在， 君主在上面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德义，百姓在下面与君主相谐调，所以心和就能气和，气和就能形和，形和就能声和，声和就会出现天地安和了。所以阴阳调和，风雨适时，甘露降下，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茁壮稻谷生机勃勃，红色瑞草萌生成长，山岭不光秃，湖泊不干涸，这是天地安和的最佳状态。”

时对者百余　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

当时参加对策考试的有一百多人，太常奏报考试成绩， 把公孙弘列为下等。对策上呈武帝，武帝把公孙弘的对策成绩提升为第一名，任命他为博士，在金马门伺应召对。

齐人辕固，年九十余，亦以贤良征。公孙弘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诸儒多疾毁固者，固遂以老罢归。

齐人辕固，已经九十多岁了，也被选为贤良，征召入京。公孙弘斜着眼睛，不正视辕固，辕固说：“公孙先生，一定要依据儒学论事，可不要歪曲儒学来迎合当世！”儒生们有许多人嫉妒诽谤辕固，辕固就以年老为名免官回原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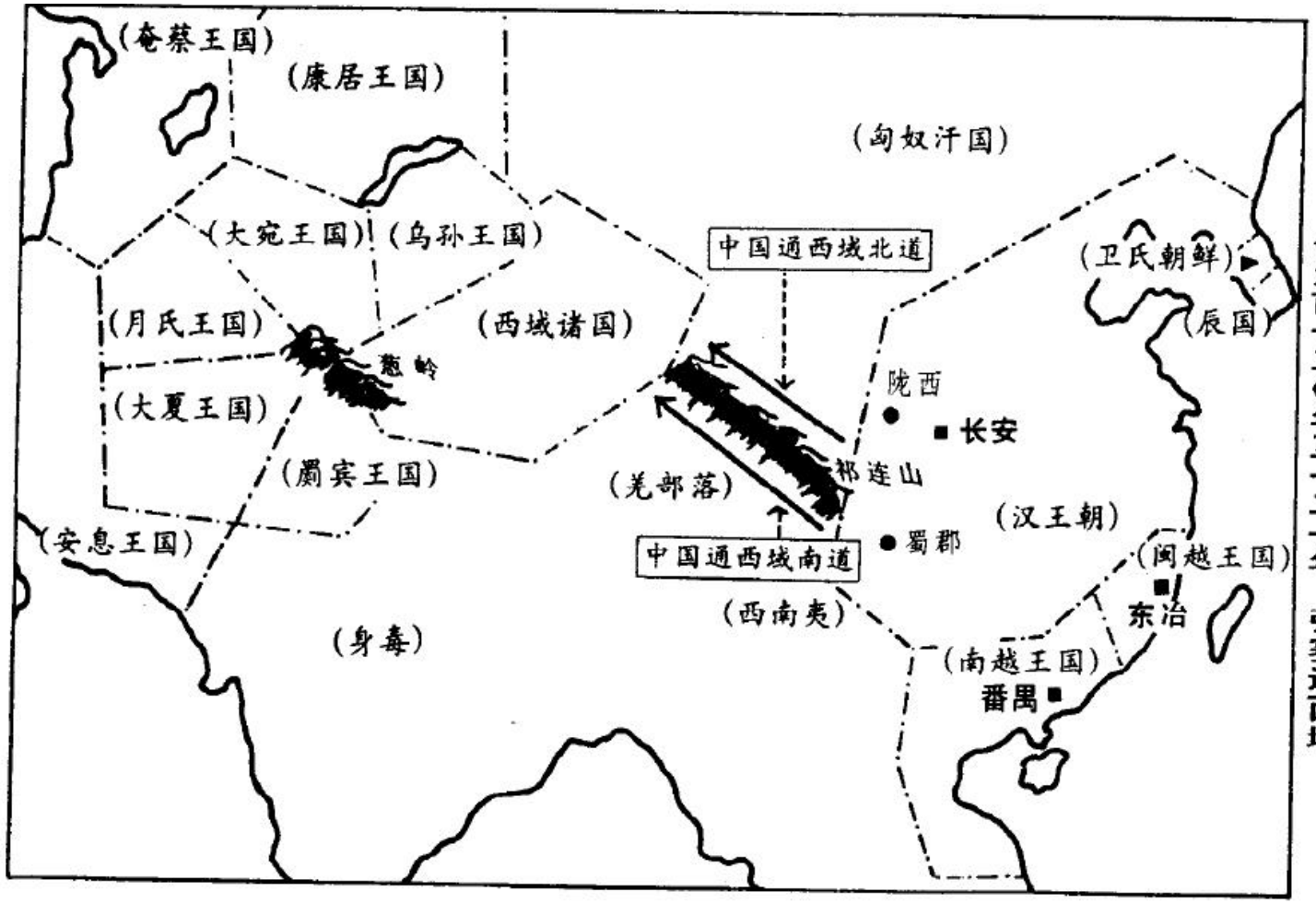
是时，巴、蜀四郡。凿山通西南夷，千余里戍转相饷。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暑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费以巨万计而无功。上患之，诏使公孙弘视焉。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　。弘每朝会，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廷争。于是上察其行慎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大说之，一岁中迁至左内史。

这时，巴、蜀等四郡开凿山险修筑连接西南夷的通道，千余里外转运粮饷。过了几年，道路没有开通，修路的士兵疲惫饥饿、遭受炎热潮湿折磨而死的人很多，西南夷又多次反叛，调集军队去进攻，军费开支以万万计，却不见功效。武帝很担忧，下诏派公孙弘前去该地视察情况。公孙弘返京奏报情况，极力批评开通西南夷没有什么作用，武帝不听从他的意见。公孙弘每当在朝廷讨论问题时，总是列举陈述事情的端绪，让武帝自己抉择，不肯在朝廷之上与武帝当面争辩。因此武帝看出他为人谨慎厚道，善于辩论，熟悉文书法令和具体的官府公务，又会用儒术加以文饰，对他非常欣赏，一年之中升官到左内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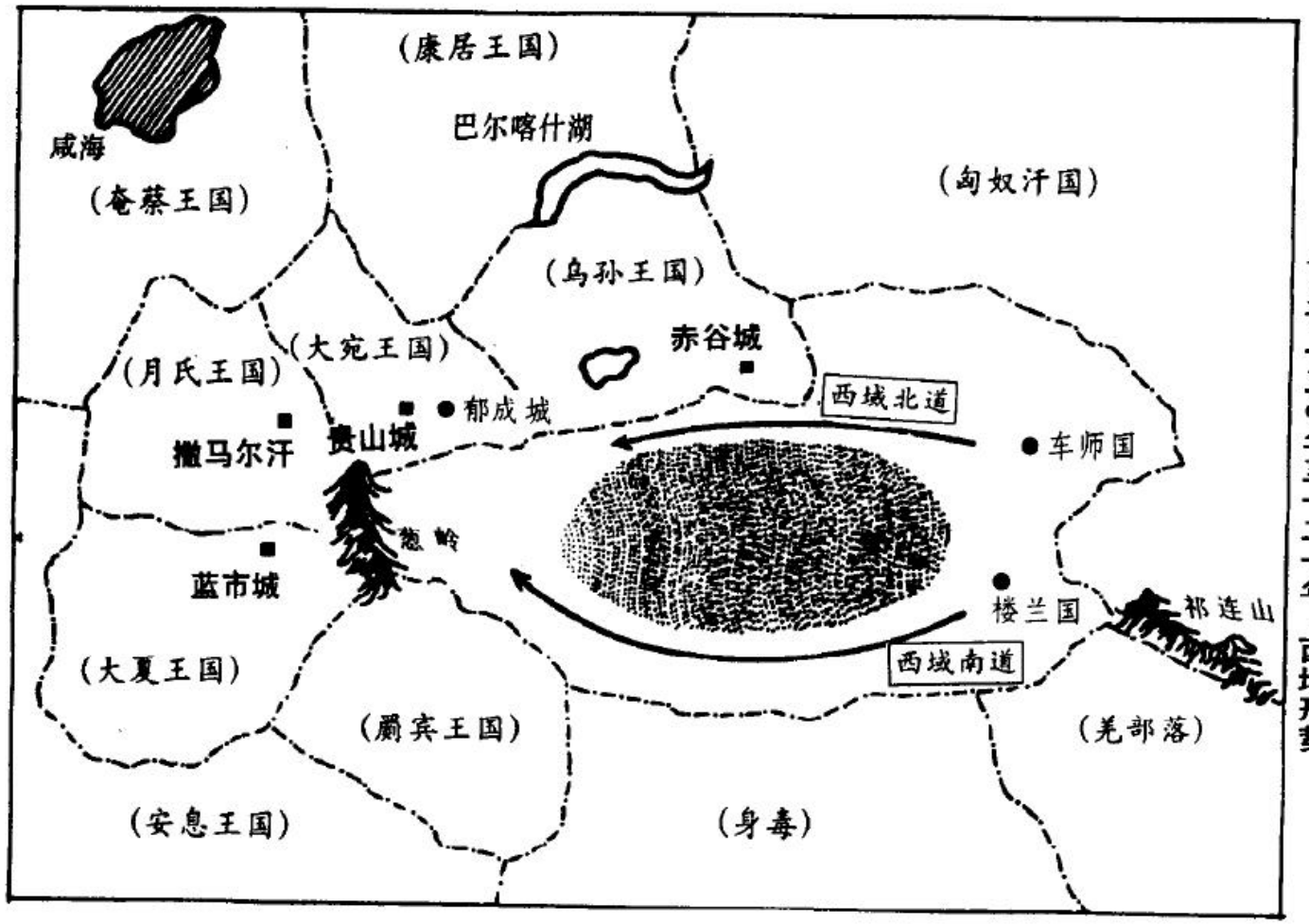
弘奏事，有不可，不廷辨。常与汲黯请间，黯先发之，弘推其后，天子常说， 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弘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其约以顺上旨。汲黯廷诘弘曰：“齐人多诈而无情实；始与臣等建此议，今皆倍之，不

忠！”上问弘。弘谢曰：“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辛臣每毁弘，上益厚遇之。

公孙弘上奏，遇到武帝不　同意时，他不　在朝廷上争辩。 常与汲黯请求单独召见，先由汲黯提出问题，后由公孙弘进一步补充，武帝经常听得很高兴，所提的建议都加以采纳，因此，公孙弘越来越得到武帝的亲近和重用。公孙弘曾经和公卿商定某一问题的处置意见，到了武帝面前，他却完全背弃了原　来的约　定，而迎合武帝的心意。汲黯当即在朝廷上批评公孙弘说：“齐人大多欺诈而不忠诚老　实；他开始和我们一道商定此条建议，现在却全都背弃了，这是不忠！”武帝责问公孙弘，公孙弘谢罪说：“了解我的人，认为我忠；不了解我的人，认为我不忠。”武帝认为他说得对。武帝身边的亲信经常诋毁公孙弘，武帝对他却更加优待。



公元前一三〇年至一二一年·张骞通西域



公元前一三〇年至一二一年·西域形势

六年（壬子、前129）

六年（壬子，公元前129年）

[1]冬，初算商车。

[1]冬季，开始对商人的车辆征税。

[2]大司农郑当时言：“穿渭为渠，下至河，漕关东粟径易， 又可以溉渠下民田万余顷。”春，诏 发卒数万人穿渠，如当时策；三岁而通，人以为便。

[2]大司农郑当时建议：“从 渭水开辟一条河道，下连黄河，用来漕运函谷类以东地区的粮食，路线直而且方便，又可灌溉河道附近的一万多顷农田。”春季，武帝下诏调集数万役卒开掘河道，按照郑当时的建议办事；用了三年时间，河道开通了，大家都认为很方便。

[3]匈奴入上谷，杀略吏民。遣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骑将军公孙敖出代，轻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卫青至龙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无所得；公孙敖为胡所败，亡七千骑；李广亦为胡所败。胡生得广，置两马间，络而盛卧，行十余里；广佯死，暂腾而上胡儿马上，夺其弓，鞭马南驰，遂得脱归。汉下敖、广吏，当斩，赎为庶人；唯青赐爵关内侯。青虽出于奴虏，然善骑射，材力绝人；遇士大夫以礼，与士卒有恩，众乐为用，有将帅材，故每 出辄有功。天下由此服上之知人。

[3]匈奴入侵上谷郡，杀害抢掠官吏百姓。武帝派遣车骑将军卫青从上谷郡出兵，骑将军公孙敖从代国出兵，轻车将军公孙贺从云中郡出兵，骁骑将军李广从雁门郡出兵，各自率领一万骑兵，出击屯兵在边关贸易市场附近的匈奴军队。卫青进攻到龙城，斩首和俘获匈奴七百多人；公孙贺一无所得；公孙敖被匈奴打败，损失了七千骑兵；李广也被匈奴打败。匈奴人活捉了李广，把他安置在两匹并行的马匹中间，让他躺在用绳子结成的 网袋中，走出了十多里路；李广先是装死，后来突然纵身跃起，跳到了一个匈奴人骑坐的马上，夺得他的弓箭，打着马向南奔驰，于是得以逃脱归来。汉朝廷把公孙敖、李广交付司法官吏审讯，罪当斩首，后出钱赎罪，做了平民；只有卫青被赏给关内侯的爵位。卫青虽然出身于奴仆，但是善于骑马射箭，勇力超

过常人；对官吏士大夫以礼相待，对士兵有恩，众人都愿为他效力，他有做军事统帅的才能，所以每次率兵出征能立下战功。天下人由此都佩服武帝的知人善任。

[4]夏，大旱；蝗。

[4]夏季，大旱，出现蝗灾。

[5]六月，上行幸雍。

[5]六月，武帝亲临雍县。

[6]秋，匈奴数盗边，渔阳尤甚。以卫尉韩安国为材官将军，屯渔阳。

[6]秋季，匈奴多次攻掠边境，渔阳郡受害最为严重。武帝任命卫尉韩安国担任材官将军，率兵驻守渔阳郡。

元朔元年（癸丑、前128）

元朔元年（癸丑，公元前128年）

[1]冬，十一月，诏曰：“朕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壅于上闻也。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议二千石不举者罪！”有司奏：“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奏可。

[1]冬季，十一月，武帝下诏书说：“朕殷切嘱告官吏，奖励廉吏，举荐孝子，希望能养成风气，继承和发扬光大古代圣人的事业。有十户人家居住的小村落，其中必定有忠信之士；三人共同行走，其中必定有可做我老师的贤人。现在有的郡甚至不向朝廷举荐一个贤人，这说明政令教化不能贯彻下去，而那些积累了善行的贤人君子，被壅闭，使天子无法得知。况且，推荐贤人的人给以上等的奖赏，壅闭贤人的人给以公开的杀戮，这是古代的治世原则。应该议定二千石官员不向朝廷举荐人才的罪名！”有关官吏奏报：“凡是不举荐孝子的，属于不遵守诏令的行为，应当按‘不敬’的罪名论处；凡是不察举廉吏的，就是不胜任职务，应当免官。”武帝批准了这一建议。

[2]十二月，江都易王非薨。

[2]十二月，江都王刘非去世。

[3]皇子据生，卫夫人之子也。三月，甲子，立卫夫人为皇后，赦天下。

[3]皇子刘据出生，他是卫夫人所生的儿子。三月，甲子（十三日），武帝立卫夫人为皇后，大赦天下。

[4]秋，匈奴二万骑入汉，杀辽西太守，略二千余人，围韩安国壁；又入渔阳、雁门，各杀略千余人。安国益东徙，屯北平；数月，病死。天子乃复召李广，拜为右北平太守。匈奴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

[4]秋季，匈奴用二万骑兵入侵汉境，杀死辽西郡的太守，掳去两千多人，围困韩安国指挥的汉军营垒；又侵入渔阳郡和雁门郡，在两地各杀害或掳掠了一千多人。韩安国迁往更远的东方，率军驻守北

平；数月之后，病死。武帝就再次起用李广，任命他为右北平太守。匈奴称李广为“汉朝的飞将军”，畏避李广，连续几年不敢入侵右北平郡。

[5]车骑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雁门，将军李息出代；青斩首虏数千人。

[5]车骑将军卫青统率三万骑兵从雁门郡出击，将军李息领兵从代郡出击；卫青所部斩杀匈奴数千人。

[6]车夷君南闾等共二十八万人降，为苍海郡；人徒之费，拟于南夷，燕、齐之间，靡然骚动。

[6]东夷君南闾等二十八万人归降，朝廷在其居住区设置了苍海郡；因此而支付的安置徒众的费用，与南夷地区的相同，燕、齐一带，出现骚动。

[7]是岁，鲁共王馀、长沙定王发皆薨。

[7]这一年，鲁王刘馀、长沙王刘发都去世了。

[8]临人主父偃、严安，无终人徐乐，皆上书言事。

[8]临人主父偃、严安，无终县人徐乐，都向武帝上书议论政事。

始，偃游齐、燕、赵，皆莫能厚遇，诸生相与排摈不容；家贫，假贷无所得，乃西入关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其辞曰：“《司马法》曰：‘国虽　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亡战必危。’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末节也。夫务战胜，穷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

当初，主父偃在齐、燕、赵各地活动，都没有受到人家的厚待，儒生们联合起来排斥他，不能相容；家中贫穷，借贷无门，主父偃就西入关中，到皇宫的门阙下上书，早晨把奏书呈上，晚上就被召入宫中拜见武帝。他上书谈了九项事情，其中八项是关于律令问题；另外一项是谏止征伐匈奴，他写道：“《司马法》说：‘国家虽大，喜好战争必定灭亡；天下虽太平，忘掉战事必定危险。’愤怒是背逆之德，兵器是不祥之物，争斗是最末的节操。那些追求战争胜利、穷兵黩武的人，没有不悔恨的。

昔秦皇帝并吞战国，务胜不休，欲攻　匈奴。李斯谏曰：‘不可。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徒鸟举，难得而制也。轻兵深

入，粮食必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　足以为利也；得其民，不可　调而守也；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秦皇帝不听，遂使蒙恬将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为境。地固沮泽，咸卤，不生五谷。然后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能逾河而北，是岂人众不足，兵革不备哉？其势不可也。又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东、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锺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　足于粮饷，女子纺织，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盖天下始畔秦也。

“从前，秦始皇吞并列国，求胜的欲望没有止休，就想攻打匈奴。李斯劝阻说：‘不可这样做。匈奴没有城郭等定居的处所，没有储藏物资钱粮的仓库，迁徙不定，如同鸟飞，很难得以制服它。军队轻装深入敌境，粮食供应必定断绝；军队携带军粮行动，就会因负重而赶不上战机。夺得匈奴的土地，不足以为国家带来好处；俘获匈奴的民众，不可调教，也无法设置官员进行管理；如果战胜匈奴，只能杀掉他们，而这又不是为民父母的明君该有的行为；使中原地区疲敝，使匈奴人快意，这不是正确的决策。’泰始皇不听从劝告，就派蒙恬率军进攻匈奴，开辟疆土千里，与匈奴以黄河河套划界。这一带本来就是湖泊和盐碱地，不能种植五谷。后来，秦始皇又调集全国成年男子去戍守北河，军队暴露在外十多年，死者多得无法统计，终究不能越过黄河占领北部地区，这难道是因为兵力不足、装备不齐吗？是形势不允许啊。又使天下百姓急速地用车船运输粮草，从东、琅邪等沿海郡县开始，运输到北河，大约起运时的三十锺粮食，运到目的地仅存一石。男子拼命耕作，收获不够缴纳军粮，女子纺线绩麻，织出的布帛满足不了军营帐蓬的需要，百姓倾家荡产，无法养活孤寡老弱，路上死去的人一个接一个，天下人就从此开始反叛秦朝了。

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于边，闻匈奴聚于代谷之外而欲击之。御史成进谏曰：‘不可。夫匈奴之性，兽聚而鸟散，从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窃危之。’高帝不听，遂北至于代谷，果有平　城之围。高皇帝盖悔之甚，乃使刘敬往结和亲之约，然后天下忘干戈之事。

“等到高皇帝平定天下，到边境巡行，听说匈奴人集中　在代谷的外面，就想去进攻他们。有位名叫成的御史进言劝阻说：‘不能这样做。匈奴人的习性，忽而如同野兽聚集，忽而如同鸟类分飞，追赶他们就好象与影子搏斗一样，无从下手。现在，凭陛下这样的盛大功德，却要去攻击匈奴，我私下认为很危险。’高皇帝不听从他的意见，于是就向北进军到达代谷，果然发生了被围困在平城的事变，高皇帝大概非常后悔，才派遣刘敬前往匈奴，缔结和亲的盟约，从此之后全国上下就忘记了战争的事情了。

夫匈奴难得而制，非　一世也；行盗侵驱，所以为业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兽畜之，不属为人。夫上不观虞、夏、殷、周之统，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忧，百姓之所疾苦也。”

“匈奴难以制服，不是这一代才如此。 侵犯城邑劫掳人畜，这是他们的生业，天性本来就是这样。远到虞、厦　殷、周统治时期，本来就不对匈奴征收贡赋、实施监督，只把他们视为禽兽，不当做人来看待。不向上回顾虞、夏、殷、周的传统，却向下沿用近代的失误，这是我所最忧虑的事，也是天下百姓所疾苦的事。”

严安上书曰：“今天下人民。用财侈靡，车马、衣裘、宫室，皆竟修饰，调五声使有节族，杂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于前，以观欲天下。彼民之情，见美则愿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无节，则不可赡，民离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绅者不惮为诈，带剑者夸杀人以矫夺，而世不知愧，是以犯法者众。臣愿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贫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志定，则盗贼消，刑罚少，阴阳和，万物蕃也。昔秦王意广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将兵以北攻胡，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以攻越。当是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于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灭世绝祀，穷兵之祸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强，不变之患也。今徇西夷，朝夜郎，降羌、，略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龙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长策也。”

严安上书说：“现在全国的百姓，花费钱财，生活奢侈腐化， 车辆马匹、衣服裘装、房屋住宅竟相修饰得富丽堂皇，谐调音乐使它有

节奏，混杂颜色使它色彩斑斓，美味佳肴广列于前，用来显示自己的欲望。那些百姓的本性，见到漂亮的东西就要仿效，这是用奢侈来引导民众；追求奢侈而无节制，就无法满足欲望，百姓就会脱离农桑本业而去从事工商末业了。工商末业的财利不能凭空飞来，所以穿官服的不忌惮作欺诈的事，带剑的竟相杀人以巧取豪夺，对这样的行径，世人不知羞愧，因此犯法的人很多。我希望结民众设立制度以约束他们的过度欲望，使富有者不向贫困者夸耀以调和人心；人心安定了，盗贼就会消除，少用刑罚，阴阳和调，万物就会茂盛。过去，　秦始皇踌躇满志，贪得无厌，想向海外显示威力，派蒙恬率兵向北进攻匈奴，又派尉屠睢率领水军将士去进攻越人。在这个时期，秦朝兵连祸结，北方与匈奴交战，南方和越人难分胜负，军队驻扎在无用之地，只能前进而无法退回。历时十多年，成年男子当兵打仗，成年女子运送粮饷，生活悲惨，活不下去，纷纷在路边树上上吊自杀，死者一个接一个。等到秦始皇死，天下反叛，秦被灭了后代，绝了祭祀，这是穷兵黩武产生的祸害啊。所以，周朝失之于衰弱，秦朝失之于强暴，都是不改变国政所产生的恶果。现在，朝廷要征服西夷地区，诱使夜郎入朝称臣，降服羌人和人，攻取州，建筑城邑，进军匈奴腹地，烧毁匈奴的龙城，议事的大臣们都赞美这些行动和计划；但这只能　让主持其事的大臣得到好处，对于国家来说不是好计策。”

徐乐上书曰：“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

徐乐上书武帝，说：“我听说天下的最大祸害，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古今都是如此。

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陈涉无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后，乡曲之誉，非有孔、曾、墨子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也；然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天下从风。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此之谓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

“什么叫‘土崩’？秦朝末年就是土崩。陈涉没有千乘之主的尊位，没有一尺的封地，本身不是王公贵人名门望族的后代，没有获得乡里的赞誉，没有孔子、曾子、墨子那样的贤德，也没有陶朱公和猗顿那样的财富；但是，他起自贫民居住的街巷，举起长戟，袒露一个臂膀大呼，天下人闻风响应。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由于民众困苦而君主

却不加体恤，臣民怨恨而君主却毫不知情，社会风俗已乱而国家政治却仍不进行整治。这三条，正是陈涉用来起事的资本，这就是所　说的土崩。所以说天下最大的祸害在于土崩。

何谓瓦解？吴、楚、齐、赵之兵是也。七国谋为大逆，号皆称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权轻于匹夫而兵弱于陈涉也。当是之时，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竟外之助，此之谓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

“什么叫‘瓦解’？吴、楚、齐、赵的举兵叛乱就是瓦解。 七国之主图谋叛乱，他们都号称是拥有万辆战车的诸侯王，有数十万的军队，其威力足以控制封地全境，其财力足以奖励他属下的官吏百姓；但是他们却不能向西夺取国家一尺一寸的土地，反而在中原地区被俘虏，这是什么原因呢？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权势比一个　平民轻，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兵力比陈涉弱。在那时，先帝的德政影响还没有衰减，而且安土乐俗的百姓很多，所以诸侯得不到本人封地之外的援助，这就是所说的瓦解。所以说天下最大的祸害不在于瓦解。

此二体者，安危之明要，贤主之所宜留意而深察也。

“这两个问题，是关系　国家安危的关键， 贤明的君主对此是应该注意并且认真观察的。

间者，关东五谷数不登，年岁未复，民多穷困，重之以边境之事；推数循理而观之，民宜有不安其处者矣。不安，故易动；易动者，土崩之势也。故贤主独观万化之原，明于安危之机，修之庙堂之上而销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无土崩之势而已矣。”

“近来，函谷关以东地区粮食连年歉收，年景没有恢复正常， 百姓大多穷困，再加上还要承担边境战争的负担，按照规律和常理来看，百姓之中应该出现不安分守己的人了。不安分守己，就容易动乱；百姓容易动乱，这就是土崩的局势。所以贤明的君主只注意观察万物变化的根本原因，明了安危的关键，治理于朝廷之上，就能消除尚未完全形成的祸患，其要领不过是设法使天下没有土崩的局势罢了。”

书奏，天子召见三人，谓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见　之晚也！”皆拜为郎中。主父偃尤亲幸，一岁中凡四迁，为中大夫；大臣畏

其口，赂遗累千金。或谓偃曰：“太横矣！”偃曰：“吾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

奏书上呈武帝，武帝召见了他们三人，对他们说：“诸位原来都在何处，我们为什么相见得这样晚！”武　帝都把他们任命为郎中。主父偃更受武　帝信任宠幸，一年之内共升了四次官，担任了中大夫；大臣们都害怕主父偃贿崐赂赠送他的财物总计有千金。有人对主父偃说：“您太蛮横了！”主父偃说：“我如果活着享受不到列五鼎进餐的贵人生活，死时就受五鼎烹的酷刑好了！”

二年（甲寅、前127）

二年（甲寅，公元前127年）

1冬，赐淮南王几杖，毋朝。

[1]冬季，武帝赏赐淮南王刘安几案和手杖，恩准他不必来京朝见。

[2]主父偃说上曰：“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 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地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　　稍弱矣。”上从之。春，正月，诏曰：“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

[2]主父偃劝说武帝道：“古代诸侯的封地不超过方圆百里，朝廷强地方弱的这种格局，容易控制。现在的诸侯有的连城数十座，封地方圆千里，朝廷控制较宽时，他们就骄横奢侈，容易做出淫乱的事情，朝廷控制一紧时，他们就会凭借自身的强大而联合起来反叛朝廷；如果用法令来分割削弱他们，就会产生叛乱的苗头。以前晁错推行削藩政策而导致吴楚七国叛乱就是这种情况。现在诸侯王的子弟有的多达十几人，而只有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他人虽然也是诸侯王的亲生骨肉，却不能享有一尺的封地，这就使得仁孝之道不明显了。希望陛下命令诸侯王可以把朝廷给他的　恩惠推广到其他子弟的身上，用本封国的土地封他们做侯，他们人人都为得到了希望得到的东西而欢喜；陛下用的是推行恩德的方法，实际上却分割了诸侯的封国领地，朝廷没有采用削夺的政策，而王国却逐渐衰弱了。”武帝听从了他的意见。春季，正月，武帝下诏说：“诸侯王中有想推广自己所享受的恩惠，分封领地给子弟的，命令各自一一奏报，　朕准备亲自给他们确定封邑的名号。”从此之后，诸侯王国开始被分割，而诸侯王的子弟们都成了侯了。

[3]匈奴入上谷、渔阳，杀略吏民千余人。遣卫青、李息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走白羊，楼烦王，遂取河南地。诏封青为长平侯；青校尉苏建、张次公皆有功，封建为平陵侯，次公为岸头侯。

[3]匈奴入侵上谷郡、渔阳郡，杀害和掳掠官吏百姓一千多人。武帝派遣卫青、李息从云中郡出击，向西一直打到陇西，在黄河以南进攻匈奴的一方的楼烦王和白羊王，获得匈奴首级和俘虏数千，夺得牛羊一百多万头，赶走了白羊王和楼烦王，于　是就夺取了黄河以南地区。武　帝下诏封卫青为长平侯；卫青的校尉苏建和张次功，都立了军功，武帝封苏建为平陵侯，封张次功为岸头侯。

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上下公卿议；皆言不便。上竟用偃计，立朔方郡，使苏建兴十余万人筑朔方城，复缮　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钜万，府库并虚；汉亦弃上谷之斗辟县造阳地以予胡。

主父偃说："黄河以南地区，土地肥沃富饶，对外有黄河天险为屏障，　蒙恬当年在此地修筑城池以驱逐匈奴，对内节省了转运输送屯戍漕运的人力物力，又扩大了中国的疆域，这是消灭匈奴的根本方法。"武帝把他的意见交给公卿大臣讨论；大家都说不便利。武帝终究还是采用了主父偃的计谋，设置了朔方郡，派遣苏建征调十多万民夫修筑朔方城，又修缮原秦王朝时期蒙恬所建造的要塞，利用黄河天险作屏障。水陆运输的路程十分遥远，自崤山以东的地区，人民都蒙受运输的劳苦，耗资高达数十百万万，钱府粮库被支付一空。汉朝还放弃了上谷郡所辖的与匈奴犬牙交错的僻远县份&#0;&#0;造阳县，把这片土地给了匈奴。

[4]三月，乙亥晦，日有食之。

[4]三月，乙亥晦（三十日），发生日食。

[5]夏，募民徙朔方十万口。

[5]夏季，汉朝廷招募了十万百姓迁居朔方郡。

[6]主父偃说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并兼之家，乱众之民，　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上从之，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

[6]主父偃对武帝说："茂陵邑刚刚设立，天下有名的豪强人物、兼并他人的富家大户、鼓励大众动乱的人，都可以迁移到茂陵邑居住；这样对内充实了京师，对外消除了奸邪势力，这就是所说的不用诛杀就消除了祸害。"武帝听从了他的意见，迁徙各郡国的豪强人物和财产超过三百万钱以上的富户到茂陵邑居住。

轵人郭解，关东大侠也，亦在徙中。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卒徙解家。解平生睚眦杀人甚众，上闻之，下吏捕治解，所杀皆在赦前。轵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誉郭解，生曰："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解客闻，杀此生，断其舌。　吏以北责解，解实不知杀者，杀者亦绝莫知为谁。吏奏解无罪，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遂族郭解。

轵县人郭解，是函谷关以东地区的著名侠士，也在被迁徙之列。卫将军替郭解说好话："郭解家中贫困，不合迁徙的标准。"武帝说："郭解是平民，他的权势大到使将军替他说情，这证明他家不穷。"终究迁徙了郭解全家。郭解平生因被人瞪视之类的小事杀了许多人，武帝听说了，就下令司法官吏把郭解逮捕，立案审查，审查的结果说明，郭解所犯的罪都在颁布赦令之前。轵县有位儒生陪侍前来审案的使者坐，座中客人赞扬郭解，儒生就说："郭解专门以奸邪触犯国法，怎么能说他贤能！"郭解的门客听了这话，就杀死了这个儒生，并割去他的舌头。审案官吏用这件事来责问郭解，郭解确实不知道是谁杀的人，杀人凶手到最后也没有查清是谁。官吏向武帝奏报郭解无罪，公孙弘议论说："郭解只是一个平民百姓，做行侠弄权的事情，看谁不顺眼就随意杀掉；轵县儒生的被杀，郭解虽然不知情，但这个罪比郭解亲手杀人还要大，应按大逆无道的罪名判决论罪。"于是就把郭解灭族。

班固曰：古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周室既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桓、文之后，大夫世权，陪臣执命。陵夷至于战国，合从连衡，繇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而赵相虞卿，弃国捐君，以周穷交魏齐之厄；信陵无忌，窃符矫命，戮将专师，以赴平原　之

急；皆以取重诸侯，显名天下，扼腕而游谈者，以四豪为称首。于是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及至汉兴，禁网疏阔，未知匡改也。是故代相陈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阎闾、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众庶荣其名迹，觊而慕之。虽其陷于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 仇牧，死而不悔。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主在上，示之以好恶，齐之以礼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国，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国之罪人也。况于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观其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杀身亡宗，非不幸也。

班固曰：古时候天子封立诸侯之国，诸侯封立大夫之家， 从卿大夫直到平民百姓，各有等级，由于这个 原因，所以百姓诚心侍奉他们的上司，而臣下没有觊觎篡夺之心。周王室衰微之后，礼乐制度和征伐命令从诸侯发出；到齐桓公、晋文公 之后，大夫世代掌握国家权力，又发展到大夫的家臣执掌一国政令。逐渐发展到战国，出现了合纵连横，于是列国的公子，魏国有信陵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楚国有春申君，他们都凭借王公的权势，争着延揽游侠，连鸡鸣狗盗之徒都受到嘉宾的礼待。赵国的相虞卿，抛弃了国家和君主，去解救走投无路的朋友魏齐的厄运；信陵君魏无忌，偷盗兵符假传王命，杀害将领控制军队，用来解救平原君的危急；他们都因此增加了在诸侯中的影响，向天下人炫耀了名声，扼腕游说的人，把这四位豪杰当作最值得称道的人。于是，就形成了背叛国家而为私交献身的社会舆论，遵守职责侍奉君主的道义就被废弃了。等到汉朝建国，法网不严密，不知道改正这种弊端。所以代国的丞相陈用千辆车子做随从队伍，而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都招集宾客数以千计；外戚大臣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之类的人，在京师争权夺利，平民游侠剧孟、郭解之流，横行于乡里，称霸一方，其势力可挫败公卿王侯，众多的百姓都觉得这些人的名声事迹很光荣，向往羡慕他们。百姓即便是犯罪而陷入死地，自己却以杀身成名而引以自豪，就好象当年的季路、仇牧一样，到死也不后悔。所以曾子说："君主丧失原则，百姓离心离德已有很长时间了。"如果没有贤明的君主在上，告知百姓什么行为是

该受到表彰的，什么行为是应该摈弃的，并且用礼义法度去约束他们，那些百姓怎么能知道什么是违犯禁令的行为，从而改邪归正呢！按照古代的公正法则：春秋时期的五霸，是三代圣王的罪人；而战国时期争雄的六国，是五霸的罪人；至于说到信陵君等四豪，又是六国的罪人。更何况象郭解之流的人，只不过是个渺小的平民百姓，却窃取生杀大权，他的罪恶已到了非杀不可的地步了。再看郭解的温良博爱，接济穷困，解救急难，谦虚退让而不自夸，也都不同凡响。可惜啊，象郭解这般人物，不按照道德规范行事，却在行侠这种社会末流中苟且放纵，最后自己身死，全族被杀，这并非是不幸。

荀悦论曰：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饰辩辞，设诈谋，驰逐于天下以要时势者，谓之游说；色取仁以合时好，连党类，立虚誉以为权利者，谓之游行。此三者，乱之所由生也；伤道害德，败法惑世，先王之所慎也。国有四民，各修其业；不由四民之业者，谓之奸民。奸民不生，王道乃成。

荀悦论曰：世上有三游，是破坏道德的奸贼：一是游侠，二是游说， 三是游行。树立名气声望，作威作福，结　交私人党羽，用来称强于世的，称为游侠；修饰辩辞，设置诡计诈谋，周游天下以操纵时势的，称为游说；和言悦色，以此迎合当世君主的喜好，结连党羽，扩大虚名以谋取权利，这样的人，称作游行。这三类人，都是产生祸乱的根源；他们伤害道德，败坏法度，迷惑民心，所以先王慎重对待。国家有士、农、工、商四种民众，各自从事自己的职业；凡是不从事这种种职业的人，称为奸民。没有奸民，王道政治就实现了。

凡此三游之作，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纲纪弛废；以毁誉为荣辱，不核其真；以爱憎为利害，不论其实；以喜怒为赏罚，不察其理。上下相冒，万事乖错，是以言论者计薄原而吐辞，选举者度亲疏而举笔，善恶谬于众声，功罪乱于王法。然则利不可以义求，害不可以道避也。是以君子犯礼。小人犯法，奔走驰骋，越职僭度，饰华废实，竞趣时利。简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割衣食之业以供飨宴之好，苞苴盈于门庭，聘问交于道路，书记繁于公文，私务众于官事，于是流俗成而正道坏矣。

三游的形成，都出现在末世，周、秦两代的末　世尤为严重。君上不明，臣下不正，制度不立，纲纪废弛；把社会舆论的褒贬作为尊荣或困辱的依据，不去核实这些舆论的真假；根据好恶来决定利害关系，不考虑是否属实；根据喜怒决定奖赏或惩罚，不去分析其中的道理。上下相　互冒犯，万事全都混乱错误，因此，发表评论的人，看对方与自己交情的厚薄来决定怎样张口说话；负有推荐官员职责的人，估量对方和自己关系的亲疏而用笔写出推荐评语；善与恶的区分，错误地受众人评价的制约；功与罪的判定，也和国法的规定相矛盾。像这样的话，就不能遵循道义去谋求利益，也无法根据道义去避开祸害。所以君子违背礼义，小人触犯法律，奔走游说，越职侵权，破坏法度，追求浮华，摈弃实质，争着追求一时之利。轻视尊奉父兄的大义，而重视对待宾客的礼节，减少骨肉之间的亲恩，而加重朋友之间的情谊，忘记了自己修养的原则，而追求众人的赞誉，损伤衣食来源的农桑本业，用来满足盛宴豪饮的欲望，馈赠礼物的人挤满了门庭，探访问候的人在道路上随处可见，私人交往的书信比官府公文繁忙，处理的私事此官府公事还多，于是，流俗形成，而正道却衰败了。

是以圣王在上，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善恶要于功罪而不淫于毁誉，听其言而责其事，举其名而指其实。故实不应其声者谓之虚，情不覆其貌者谓之伪，毁誉失其真者谓之诬，言事失其类者谓之罔。虚伪之行不得设，诬罔之辞不　得行，有罪恶者无侥幸，无罪过者不忧惧，请谒无所行，货赂无所用，息华文，去浮辞，禁伪辩，绝淫智，放百家之纷乱，一圣人之至道，养之以仁惠，文之以礼乐，则风俗定而大化成矣。

所以圣明的君主在位时，治理国家，整顿百姓，严明有关制度；善与恶的区分主要取决于是立功还是犯罪，而不受舆论毁誉的扰乱，听其言还得责求行事，举出名　还要指出实。所以，名不副实的称之为虚，表里不　一的称之为伪，毁誉不符合实际的称之为诬，议论事情丧失原则的称之为罔。虚伪的行为不许出现，诬罔的言论不得流行，有罪恶的人不能侥幸逃避惩罚，没有罪恶过失的人不必担忧恐惧，私人请托处处碰壁，贿赂无人接受，抛弃浮华虚文，淘汰虚言巧语，禁止强词夺理，杜绝不正当的智谋，斥退百家之学的纷乱，统一

于圣人的最高道术，用仁爱恩惠来教育百姓，再用礼乐制度加以修饰，就会风俗稳定而达到天下大治了。

[7]燕王定国与父康王姬奸；　夺弟妻为姬。杀肥如令郢人，郢人兄弟上书告之，主父偃从中发其事。公卿请诛定国，上许之。定国自杀，国除。

[7]燕王刘定国与他父亲康王的姬妾通奸，又夺走他弟弟的妻子做姬妾。他杀了肥　如县的县令郢人，郢人的兄弟上书朝廷告发了他的恶行，主父偃从中朝把这份弹劾文书转给外朝大臣。公卿议罪，请求武帝诛杀刘定国，武帝批准了。刘定国自杀，封国被废除。

齐厉王次昌亦与其姊纪翁主通。主父偃欲纳其女于齐王，齐纪太后不许。偃因言于上曰："齐临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钜于长安，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今齐王于亲属益疏，又闻与其姊乱，请治之！"于是帝拜偃为齐相，且正其事。偃至齐，急治王后宫宦者，辞及王；王惧，饮药自杀。偃少时游齐及燕、赵，及贵，连败燕、齐。赵王彭祖惧，上书告主父偃受诸侯金，以故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齐王自杀，上闻，大怒，以为偃劫其王令自崐杀，乃征下吏。偃服受诸侯金，实不劫王令自杀。上欲勿诛，公孙弘曰："齐王自杀，无后，国除为郡入汉，主父偃本首恶。陛下不诛偃，无以谢天下。"乃遂族主父偃。

齐厉王刘次昌也与他姐姐纪翁主私通。主父偃想把女儿嫁给齐王，齐王的母亲纪太后不同意。主父偃就趁机对武帝说："齐都临是有十万户居民的大都会，市井商税高达千金，人口众多而且地方富裕，超过长安，不是天子的亲弟和得　宠的儿子，不得在此地为王。现在的齐王和陛下的血亲关系越发疏远了，又听说他和他姐姐通奸乱伦，请求查处齐王！"于是，武帝就任命主父偃担任齐国的相，并且负责审查齐王的问题。主父偃一到齐国，就立即捕审齐王后宫中的宦官，供词牵连到齐王；齐王害怕了，喝毒药自杀。主父偃年　轻时曾游历齐和燕、赵三国之地，等到他身居高位，接连毁灭了燕、齐两国，赵王刘彭祖害怕自己成为主父偃的下一个迫害的目标，就上书给武帝，告发　主父偃接受诸侯贿赂的金钱，由于这个原因诸侯王的子弟大多得以封侯。等到武帝得知齐王自杀的消息，勃然大怒，认为是主父偃劫持齐王迫使他自杀，就把主父偃召回，逮捕下狱。主父偃承

认他接受诸侯金钱贿赂，但实在没有强迫齐王自杀。武帝想不杀主父偃，公孙弘说："齐王自杀，没有后代继承，封国被废除改设为郡，领地归属朝廷。这件灭人之国的恶事，主父偃是罪魁。陛下如果不杀主父偃，就没有办法向天下人谢罪道歉。"于是，武帝就把主　父偃全家灭族。

[8]张欧免，上欲以蓼侯孔臧为御史大夫。臧辞曰："臣世以经学为业，乞为太常，典臣家业，与从弟侍中安国纲纪古训，使永垂来嗣。"上乃以臧为太常，其礼赐如三公。

[8]张欧被罢免，武帝想任命蓼侯孔臧继任御史大夫。孔臧辞谢说："我家中世代以传习经学为业，请任命我担任太常，典掌我家世传的职业，与堂弟、侍中孔安国一道总结、归纳古人训诫，使儒学永传后世。"武帝就任命孔臧为太常，对他的礼仪赏赐如同三公一样。

三年（乙卯，前126）

三年（乙卯、公元前126年）

[1]冬，匈奴军臣单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　攻破军臣单于太子於单，於单亡降汉。

[1]冬季，匈奴军臣单于死，他的弟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进攻并打败了军臣单于的太子於单，於单逃到汉朝来归降。

[2]以公孙弘为御史大夫。是时，方通西南夷，东置苍海，北筑朔方之郡。公孙弘数谏，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　之。天子使朱买臣等难以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苍海而专奉朔方。"上乃许之。春。罢苍海郡。

[2]汉武帝任命公孙弘担任御史大夫。这时，朝廷正开通西南夷，在东　方设置苍海郡，在北方修筑朔方郡的郡城。公孙弘多次进　谏，认为以中原地区疲惫不堪为代价，去供奉那些无用之地，得不偿失，请求废止这些举动。武帝让朱买臣等人就设置朔方郡的便利，对公孙弘进行反驳，提了十个问题，公孙弘连一个也回答不了。公孙弘就表示请罪说："我是崤山以东的乡鄙之人，不知道设置朔方郡有这么多的好处，请求废止对西南夷、苍海地区的经营而集中力量经营朔方郡。"武帝同意了他的请求。春季，罢废了苍海郡的建置。

弘为布被，食不重肉。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上问弘，弘谢曰：“有　之。夫九卿与臣善者无过黯，然今日廷诘弘，诚中弘之病。夫以三公为　布被，与小吏无　差，诚饰诈，欲以钓名，如汲黯言。且无汲黯忠，陛下安得闻此言！”天子以为谦让，愈益尊之。

公孙弘用麻布做被子，一顿饭不摆设两种肉菜。 汲黯说：“公孙弘高居三公之位，朝廷给他的俸禄很多；但是他用布做被子，这是骗人的把戏。”武帝就此　询问公孙弘，公孙弘谢罪说：“确有其事。说到九　卿当中与我关系好的，没有人超过汲黯了，可是今天他在朝廷之上质问我，确实切中　我的问题。说到以三公的显赫富贵，而制作布被，与　小官吏没有区别，这确实是矫饰做作，想借此沽名钓誉，正象汲黯所说的那样。况且，如果没有汲黯的忠直，陛下怎么能听到这些话！”武帝认为公孙弘谦让，越发尊重他。

[3]三月，赦天下。

[3]三月，大赦天下。

[4]夏，四月，丙子，封匈奴太子於单为涉安侯，数月而卒。

[4]夏季，四月，丙子（初七），武帝封匈奴太子於单为涉安侯，过了几个月於单就死了。

[5]初，匈奴降者言：“月氏故居敦煌、祁连间，为强国，匈奴冒顿攻破之。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余众遁逃远去，怨匈奴，无与共击之。”上募能通使月氏者。汉中张骞以郎应募，出陇西，径匈奴中；单于得之，留骞十余岁。骞得间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为发导译抵康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太子为王，既击大夏，分其地而居之，地肥饶，少寇，殊无报胡之心。骞留岁余，竟不能得月氏要领，乃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会伊稚斜逐於单，匈奴国内乱，骞乃与堂邑氏奴甘父逃归。上拜骞为太中大夫，甘父为奉使君。骞初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

[5]起初，匈奴归降朝廷的人说：“月氏原来居住在敦煌和祁连山之间，是一个强国，匈奴冒顿单于攻破了它。老上单于杀了月氏国王，把他的头骨　做成了饮酒的器皿。其余的月氏部众逃走到远方，怨恨匈奴，但没有人与　他们联合去进攻匈奴。”武帝就招募能出使月

氏国的人。汉中人张骞以郎官的身份应募，从陇西郡出发，直接进入匈奴的腹地；匈奴单于捉住了张骞，把他拘留了十多年。张骞得到机会逃脱，向着月氏国所在的西方走去，过了数十日，到达大宛国。大宛国早就听说中国富有，想通使结好，却不能实现，见到张骞，十分高兴，替他安排了向导和翻译，抵达康居国，再转送到大月氏国。大月氏原来的太子做了国王，进攻大夏国之后，分割了大夏国的土地而安居下来，当地土地肥沃富饶，很少有外敌入侵，已没有丝毫向匈奴复仇的打算了。张骞滞留了一年多，终究不知道月氏人打的什么主意，就启程返回；张骞　沿着南山走，想通过羌人的居住地返归，又被匈奴人捉住了，拘留了一年多。正逢伊雅斜驱逐於单，匈奴国内混乱，张骞就和堂邑氏的奴隶甘父逃脱归来。武帝任命张骞为太中大夫，甘父为奉使君。张骞当初出发时有一百多人，离开汉朝十三年，只有他们二人　得以生还。

[6]匈奴数万骑入塞，杀代郡太守恭，及略千余人。

[6]匈奴的几万骑兵越过边界，攻杀代郡太守恭，还掳掠了一千多人。

[7]六月，庚午，皇太后崩。

[7]六月，庚午（初二），皇太后驾崩。

[8]秋，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　专力城朔方。

[8]秋季，朝廷罢废了在西夷地区的　建置，只设了南夷、夜郎两县和一个都尉，后来又逐渐令犍为郡自行保全并完善地方建置，以便朝廷集中力量修筑朔方郡的郡城。

[9]匈奴又入雁门，杀略千余人。

[9]匈奴再次入侵雁门郡，杀害和掳掠一千多人。

[10]是岁，中大夫张汤为廷尉。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时上方乡文学，汤阳浮慕，事董仲舒、公孙弘等；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经平者；以千乘宽为奏谳掾，以古法义决疑狱。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与监、史深祸者；上由是悦之。汤于故人子弟调护之尤厚；其造请诸公，不避寒暑。是以汤虽文深、意忌、不　专平，然得此声誉。汲黯数质责汤于上前曰：“公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业，下不能抑

天下之邪心，安国富民，使囹圄空虚，何　空取高　皇帝约束纷更之为！　而公以此无种矣。”黯时与汤论议，汤辨常在文深小苛；黯伉万守高，不能屈，忿发，骂曰：“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果然！必汤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矣！”

[10]这一年，中大夫张汤出任廷尉。张汤为人十公狡诈，玩弄巧智驾御　他人。当时，武帝正倾心儒学，张汤就假装敬慕儒家大师的的样子，尊重董仲舒、公孙弘等人；他任用千乘人宽担任奏谳掾，用古代的法令和经义判决疑难案件。张汤审判案件的手法是：倘若是皇上想加罪处治的人，就把他交给那些执法严苛的监、史审判；如果是皇上想要从宽解脱的人，就把他交给执法轻平的监、史审判；武帝国此对他很满意。张汤对于老朋友的子弟，照顾得特别周到；他去诸公重臣家中问候请安，不避严厉寒酷暑。所以，张汤虽然执法来苛、心怀妒忌，断狱不公平，却博得了好名声。汲黯多次在武帝而前质问、责备张汤说：“您身为正卿，上　不　能褒扬先帝　的功业，下不能抑制天下百姓的邪心，使国家安定、百姓富裕，临狱空虚，为什么却只知把高皇帝所定的律令胡乱变更！而且您将会因此而断子绝孙了。”汲黯经常与张汤争辩，张汤的言论在紧扣律令条文，大小节上苛求，汲黯伉直严峻，坚守高沿的原则，却不能驳倒张汤，愤极发怒，大骂张汤说：“天下人都说刀笔吏不能做公卿，果然如此！如果一切都按张汤的主张去做，将使天下人陷入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的恐惧之中了！”

四年（丙辰、前125）

四年（丙辰，公元前125年）

[1]冬，上行幸甘泉。

[1]冬季，武帝前往甘泉。

[2]夏，匈奴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万骑，杀略数千人。

[2]夏季，匈奴用三万骑兵分别入侵代郡、定襄郡和上郡，杀害和掳掠了数千人。

汉纪十一 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上元朔五年（丁巳、前124）

汉纪十一 汉武帝元朔五年（丁巳，公元前124年）

[1]冬，十一月，乙丑，薛泽免。以公孙弘为　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

[1]冬季，十一月乙丑（初五），汉武帝免除薛泽职务，任命公孙弘为　丞相，封为平津侯。担任丞相而封侯，是从公孙弘开始的。

时上方兴功业，弘　于是开东阁以延贤人，与参谋议。每朝觐奏事，　因言国家便宜，上亦使左右文学之臣与之论难。弘尝奏言：“十贼弩，百吏不敢前。请禁民毋得挟弓弩，便。”上下其议。侍中吾丘寿王对曰：“臣闻古者　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讨邪也。秦兼天下，销甲兵，折锋刃；其后民以锄、棰梃相挞击，犯法滋众，盗贼不胜，卒以乱亡。故圣王务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礼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举之，’明示有事也　。大射之礼，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愚闻圣王合射以明教矣，未闻弓矢之为禁也。且所为禁者，为盗贼之以攻夺也；攻夺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奸　之于重诛。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挟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备而抵法禁，是擅贼威而夺民救也。窃以　为大不便。”书奏，上以难弘。弘诎服焉。

当时汉武帝正在大规模建功立业，于是公孙弘开辟相府东门作为延揽人才的场所，与他们共同探讨　国家大事。每当上朝奏事，便将于国家有益的见解奏闻朝廷，汉武帝也常常命身　边的文学之臣与公孙弘进行辩论。公孙弘曾经上奏说：“十个强盗拉满了弓，能使上百名官吏不　敢向　前。请下令禁止老百姓携带弓箭，以利于地方治安。”汉武帝将此建议交朝臣讨论。侍中吾丘寿王表示反对，言道：“我听说古代人制造出五种兵器，并不是　为了相　互攻杀，而是用来制止　暴力、诛讨邪恶。秦朝兼并天下，销毁兵甲，折断刀锋，后来老百姓用农具、棍棒等相互攻击，犯法之人日益增多，盗贼防不胜防，终因大乱而亡。因此，圣明的君主对百姓以教育感化为主，而减少防范和禁令，知道那是　靠不住的。《礼记》上说：‘男孩诞生，用桑木制成的弓、蓬草杆制成的箭射天地四方。’以表明男子事业所在。大射之礼，上自天子，下到百姓都要遵守，这是夏、商、周三代

的传统。我听说圣明的君主用射礼教化百姓，没听说过禁止携带弓箭的。况且禁止使用弓箭的原因，是为了防　止盗贼用弓箭攻杀和劫掠。攻杀、劫掠是死罪，却不能禁绝，说明那些大奸大恶之徒对重刑并不退避。我恐怕坏人持弓箭害人而地方官吏不能禁止，平民百姓却会因用弓箭自卫而触犯法律，这是助长坏人气焰而剥夺百姓的自救手段。我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奏章呈递上去，汉武帝以此诘问公孙弘，公孙弘无言答对。

弘性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隙，无近远，虽阳与善，后竟报其过。董种舒为人廉直，以弘为从谀，弘嫉之。胶西王端骄恣，数犯法，所　杀伤二千石甚众。弘乃荐仲舒为胶西相；仲舒以病免。汲黯常毁儒，面触弘，弘欲诛之以事，乃言上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贵臣、宗室，难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请徙黯为右内史。”上从之。

公孙弘生性好猜忌，外表宽厚而内里心机很深。凡是曾经与他不　合的人，不论关系远近，虽然表面上装作友善，后来终究要予以报复。董仲舒为人清廉正直，认为　公孙弘阿谀奉承，引起公孙弘的嫉恨。胶西王刘端骄横放纵，多次违犯法令，杀伤国中二千石官多人。于是公孙弘推荐董仲舒为胶西国相，董仲舒因病而得　免。汲黯经常诋毁儒生，当面触犯公孙弘，公孙弘想找借口将其杀死，便向汉武帝　建议：“右　内史管界居住着很多显贵的大臣、皇室子弟，难于治　理，不是平素有威望的大臣不　能胜任，请让汲黯改任右内史。”汉武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2]春，大旱。

[2]春季，发生严重旱灾。

[3]匈奴右贤王数侵扰朔方。天子令车骑将军青将三万骑出高阙，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皆领属车骑将军，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俱出右北平；凡十余万人，击匈奴。右贤王以为汉兵远，不能至，饮酒，醉。卫青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至，围右贤王。右贤王惊，夜逃，独与壮骑数百驰，溃围北去。得　右　贤裨王十余人，众男女万五千余人，畜数十百万，于是引兵而娴埂。

[3]匈奴右贤王多次率兵侵扰朔方郡。汉武帝任命车骑将军卫青率兵三万自高阙出塞，任命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

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他们都归车骑将军统属，一同率兵自朔方出塞；命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一同　自右北平　出　塞，共调集了十几万人出击匈奴。匈奴右贤王认为　汉军距自己路途遥远，不可能到达，经常饮酒而醉，毫不戒备。卫青等率兵出边塞六七百里，乘夜赶到，将右贤王大营团团包围。右贤王大惊，乘夜而逃，只　率数百名精壮骑兵冲出包围圈向北逃奔。此战共俘获右贤王手下各部首领十余人，匈奴男女部众一万五千余人，牲畜近百万头，汉军于是班师回朝。

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将军印，即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诸将皆属焉。夏，四月，乙未，复益青八千七百户，封青三子伉、不疑、登皆为列侯。青固谢曰："臣幸得　待罪行间，赖陛下神灵，军大捷，皆诸校尉力战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劳，上列　地封为三侯，非臣待罪行间所以劝士力战之意也。"天子曰："我非忘诸校尉功也。"乃封护军都尉公孙敖为合骑侯，都尉韩说为龙侯，公孙贺为南侯，李察为乐　安侯，校尉李朔为涉轵侯，赵不虞为随成侯，公孙戎奴为从平侯，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皆赐爵关内侯。

卫青率军回至边塞，汉武帝派使臣带着大将军印信来到， 在军中只拜卫青为大将军，各路将领皆归卫青统领。到该年夏季四月乙未（初八），又加封卫青食邑八千　七百户，并将他的三个儿子卫伉、卫不疑、卫登都封为列侯。卫青坚决辞谢，说道："我有幸能够在军中效力，仰仗陛下的神灵，获得大胜，全都是诸位校尉奋力作战的功劳。陛下已增加了我的封邑，我的儿子还在襁褓之中，并无功劳，陛下却要划出土地封他们三人为侯，这就不是我效力军中，鼓励将士奋力战斗的本意了。"汉武帝说道："我并没有忘记诸位校尉的功劳。"于是，封护军都尉公孙敖为合骑侯，都尉韩说为龙侯，公孙贺为南侯，李蔡为乐安侯，校尉李朔为涉轵侯，赵不虞为虽随成侯，公孙戎奴为从平侯，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都被封为关内侯。

于是青尊宠，于群臣无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独汲黯与亢礼。人或说黯曰："自天子欲群臣下大　将军，大将军尊重，君不　可　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将军有揖客，反不重　邪！"大将军闻，愈贤黯，数请问国家朝廷所疑，遇黯加于平日。大将军虽贵，有时侍中，

上踞厕而视之；丞相弘燕见，上　或时不冠；至如汲黯见，上不冠不见也。上尝坐武帐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帐中，使人可其奏。其见敬礼如此。

当时，汉武帝对卫青的尊崇宠信超过了任何一位朝廷大　臣，三公、九卿及以下官员都对卫青卑身奉承，唯独汲黯用平等的礼节对待卫青。有人劝汲黯说："皇上想让群臣全都居于大将军之下，大将军地位尊贵，您不可以不下拜。"汲黯说："以大将军身份而有长揖不拜的平辈客人，大将军反而不尊贵了吗！"卫青得知，越发觉得汲黯贤明，多次向汲黯请教国家和朝廷的疑难大事，对待他比平日更为尊重。卫青虽然地位尊贵，但有时入宫，汉武帝就坐在床边接见他；丞相公孙弘大汉武帝空闲时谒见，没武帝有时不戴帽子；至于汲黯谒见时，汉武帝没戴上帽子就不接见。有一次，汉武帝正坐在陈列兵器的帐中，汲黯前来奏事，汉武帝当时没戴帽子，远　远望见汲黯，急忙躲入后帐，派人传话，批准汲黯所奏之事。汲黯受到的尊重和礼敬就是这样的。

[4]夏，六月，诏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其令礼官劝学兴礼以为天下先！"于是丞相弘等奏："请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第其高下，以补郎中、文学、掌故；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辄罢之。又，吏通一艺以上者，请皆选择以补右职。"上从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4]夏季，六月，汉武帝颁布诏书说："据说，对百姓应以礼引导，用乐教化。现在礼已败坏，乐已丧失，　朕非常忧虑。命令负责礼教的官员劝导百姓学习，振兴礼教，为天下树立榜样！"于是，丞相公孙弘等上奏说："请为博士官设置弟子五十人，免除他们的赋税、徭役，排列　品学的高低，分别派充郎中、文学、掌故等官。如有异常优秀者，则提名推荐；对那些不学无术的庸材，则予以罢黜。再有，凡低级官员中有一种以上专长的，请全部选拔出来，采汉武帝纳了公孙弘的建议，从此，公卿、大夫、士以及一般官吏，有学问的人越来越多。

[5]秋，匈奴万骑入代，杀都尉朱英，略千余人。

[5]秋季，一万余名匈奴骑兵侵入代郡，杀死都尉朱英，掳掠百姓一千余人。

[6]初，淮南王安，好读书属文，喜立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 其群臣、宾客，多江、淮间轻薄士， 常以厉王迁死感激安。建无六年，彗星见，或说王曰：“先吴　军时，彗星出，长数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当大起。”王心以为然，乃益治攻战具，积金钱。

[6]当初，淮南王刘安喜欢读书做文章，又爱沽名钓誉，罗致四方宾客和各种技能之士数千人。他的臣僚、宾客，大多是江、淮一带的轻薄之徒，常常用厉王刘长在流放途中死于非命一事刺激刘安。建元六年时，天空出现彗星，有人向刘安游说道：“以前，吴王刘　濞起兵时，彗星出现，长仅数尺，尚且流血千里。如今彗星贯穿天际，恐怕天下将有大规模战事发生。”刘安认为说得有道理，就加紧制造进攻性的武器，积好金钱。

郎中雷被获罪于太子迁，时有诏，欲从军者辄诣长安，被即愿奋击匈奴。太子恶被于王，斥免之欲以禁后。是岁。被亡之长安，上书自明。事下廷尉治，踪迹连王，公卿请逮捕治王。太子迁谋令人衣卫士衣，持戟居王旁，汉使有非是者，即刺杀之，因发兵反。天子使中尉宏即讯王，王视中尉颜色和，遂不发。公卿奏：“安壅阏奋击匈奴者，格明诏，当弃市。”诏削二县。即而安自伤曰：“吾行仁义，反见削地。”耻之，于是为反谋益甚。

朗中雷被得罪了淮南王的太子刘迁，此时，汉武帝正颁下诏书，让有志参军报国的人到长安来应征，于是雷被表示愿意参军去打匈奴。但因刘迁在淮南王面前说了雷被的坏话，所以刘安将雷被斥责了一顿，并将其免职，以防止其他人效法。就在这一年，雷被逃到长安，上书朝廷说明自己的冤情。汉武帝将此事交给廷尉处理，因牵连到淮南王，公卿请求将刘安逮捕治罪。太子刘迁定计，让人身穿卫士服装，手持长戟站在淮南王刘安身边，如果朝廷派来的使者欲将淮南王治罪，则就立即将其刺杀，然后举兵反叛。汉武帝派中尉段宏到淮南王处询问有　关情况，淮南王见段宏神色平和，于是没有发动。公卿大臣奏称：“刘安拒绝有志奋击匈奴的壮士的请求，是犯了阴碍圣旨的大罪，应当众斩首。”汉武帝下诏削减淮南国的两个县。事后，刘

安自怨自艾说：“我做仁义之事，反而被削减封地。”他以此为耻，于是　谋反的准备越发加紧了。

安与衡山王赐相责望，礼节间不相能。衡山王闻淮南王有反谋，恐为所并，亦结宾客为反具，以为淮南已西，欲发兵定江、淮之间而有之。衡山王后徐来谮太子爽于王，欲废之而立其弟孝。王囚太子而佩孝以王印，令招致宾客。宾客　来者徽知淮南、衡山有逆计，日夜从容劝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陈喜作车、锻矢，刻天子玺、将相军吏印。秋，衡山王当入　朝，过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语。除前隙，约束反具。衡山王即上书谢病，上赐书不朝。

刘安与衡山王刘赐在礼节方面相互指责，不能相容。 刘赐听说刘安有反叛朝廷的打算，害怕被刘安吞并，便也结交宾客，置备武器，打算在淮南王西进以后，要发兵攻下长江、淮河之间的地区，并占有他们。衡山王王后徐来在刘赐而前诋毁太子刘爽，企图废掉刘爽，改立刘爽之弟刘孝为　太子。刘赐囚禁了刘爽，将衡山王印信交给刘孝，命刘孝延揽宾客。前来投效的宾客们隐约了解到刘安，刘赐的谋反计划，便日夜慢慢地劝刘赐起事。于是，刘赐命刘孝门下宾客江都人枚赫、陈喜造战车、锻箭矢，雕刻天子印玺和文武官员　的印信。这年秋季，刘赐照例应入朝谒见皇帝，途经淮南国，刘安与他用亲兄弟的语言交谈，消除了已往的矛盾，约定共同反叛朝廷。于是刘赐上书朝廷，借口有病，不肯入朝。汉武帝赐书信给他，允许他不来朝见。

六年（戊午、前123）

汉武帝元朔六年（公戊午、元前123年）

[1]春，二月，大将军青出定襄，击匈奴；以合骑侯公孙敖为中将军， 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翕侯赵信为前将军，卫尉苏建为右将军，郎中令李广为后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咸属大将军；斩首数千级而还，休士马于定襄、云中、雁门。

[1]春季，二月，大将军卫青率兵自定襄郡出塞北击匈奴，汉武帝命合骑侯公孙敖为中将军、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翕侯赵信为前将军、卫尉苏建为右将军、郎中令李广为后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全都归大将军卫青统领，斩杀匈奴数千人后班师，在定襄、云中、雁门一带休养兵马。

[2]赦天下。

[2]大赦天下。

[3]夏，四月，卫青复将六将军出定襄，击匈奴，斩首虏万余人。右将军建、前第一将军信并军三千余骑独逢单于兵，与战一日余，汉兵且尽。信故胡小王，降汉，汉封为翕侯，及败，匈奴诱之，遂将其余骑可八百降匈奴。建尽亡其军，脱身亡，自归大将军。

[3]夏季，四月，卫青再次率领公孙敖等六位将军自定襄出击匈奴，斩杀及俘虏匈奴一万余人。右将军苏建与前将军赵信合并了部队，共有骑兵三千余人，单独与匈奴单于亲自统帅的部队相遇，经过一天多的交战，汉军伤亡殆尽。赵信本是胡人的　一位部落首领，投降汉朝后被封为翕侯。及至此次兵败，匈奴引诱他投降，便率领本部所余骑兵约八百人投降了匈奴。苏建全军覆没，脱身逃走独自返回卫青大营。

议郎周霸曰：“自大将军出，未尝斩裨将。今建弃军，可斩，以明将军之威。”军正闳、长史安曰：“不然。《兵法》：‘小敌之坚，大敌之禽也。’今建以数千当单于数万，力战一日余，士尽，不敢有二心，自归，而斩之，是示后无反意也，不当斩。”大　将军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间，不患无威，而霸说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职虽当斩将，以臣之尊宠而不敢擅诛于境外，而具归天子，天子自裁之，

于以见为人臣不敢专权，不亦可乎？军吏皆曰：“善！”遂囚建诣行在所。

议郎周霸言道：“自大将军出师以来，还从未斩过一位部将。如今苏建丢充了本部人马，应将其处死，以示大将军的权威。”军正闳、长史安说：“不对。兵法上说：‘小部队的战斗力再强，也会被大部队击败。’此次苏建以数千人马抵挡匈奴单于好几万人，奋战了一天多，将士伤亡殆尽，而苏建不敢有二心，独自返回。将其斩首，就等于告诉以后的将领战败不能返回，所以不应杀苏建。”卫青说：“我有幸以皇上近亲身分统领大军，不怕没有权威，周霸劝我杀苏建来显示权威，是很不符合为人臣的本分的，况且，即使我有权处决将领，作为大臣，地位尊贵，又深受皇上的宠信，却也不敢擅自大诛杀大将于国境之外。而将此事全部交给皇上。由皇上亲自裁决，以显示做人臣的不敢专权，不也很好吗？”部下军官一致说“好！”于是将苏建囚禁起来，送到汉武帝所在的地方。

初，平阳县吏霍仲孺给事平阳侯家，与青姊卫少私通，生霍去病。去病年十八，为侍中，善骑射，再从大将军击匈奴，为票姚校尉，与轻骑勇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赴利，斩捕首虏过当。于是天子曰“票姚校尉去病，斩首虏二千余级，得相国、当户，斩单于大父行藉若侯产，生捕季父罗姑，比再冠军，封去病为冠军侯。上谷太守郝贤四从大将军，捕斩首虏二千余级，封贤为众利侯。”

当初，平阳县小吏霍仲孺在平阳侯曹寿家做事，与卫青的姐姐卫少私通，生下霍去病。霍去病十八岁时当了侍中，精通骑马、射箭之术。在第二次随卫青出击匈奴时，霍去病身为票姚校尉，率领八百名轻骑勇士，一直把大军抛弃到数百里之后去寻找战机，其斩杀和俘获的匈奴人数超过己方的损失。于是，汉武帝说：“票姚校尉霍去病斩杀及俘获匈奴二千余人，生擒匈奴的相国、当户，杀死匈奴单于祖父辈的藉若侯栾提产，活捉单于叔父栾提罗姑，战功屡次冠于全军，封霍去病为冠军侯。上谷太守郝贤四次跟随大将军出征，其斩杀、擒获匈奴二千余人，封郝贤为众利侯。”

是岁，失两将军，亡翕侯，军功不多，故大将军不益封，止赐千金。右将军建至，天子不诛，赎为庶人。

这一年，失去了两位将军，翕侯赵信投降了匈奴，军功也不多，所以汉武帝没有增加卫青的食邑，只赏给他千金。右将军苏建被解到长安，汉武帝没有诛杀他。苏建在赎身后成为平民。

单于既得翕侯，以为自次王，用其姊妻之，与谋汉，信教单于益北绝幕，以诱罢汉兵，徼极而取之，无近塞。单于从其计。

匈奴单于得到赵信后，封其为自次王，又将自己的姐姐嫁给赵信为　妻，与他商讨对付汉朝的方略。赵信建议单于进一步向北移动，穿过沙漠，以引诱汉军，使汉军疲劳，待到汉军　极度疲劳时，再乘机攻取，不必接近汉　朝边塞，单于听从了赵信的计谋。

是时，汉比岁发十余万众击胡，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而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司农经用竭，不足以奉战士。六月，诏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臧罪。置赏官，名曰武功爵，级十七万，凡直　三十余万金。诸买武功爵至千夫者，得先除为吏。吏道杂而多端，官职耗废矣。

当时，汉朝连年征调十几万人出击匈奴，曾斩杀或俘获敌人的将士，　被赏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而汉军兵士马匹死亡也达十几万，还　不算兵器衣甲和往前方运送粮草的费用。因此，大司农府库枯竭，无法供应军需。六月，汉武帝颁下诏书，允许百姓出钱买爵和以钱免除禁锢，也可以交钱免除盗财贪赃之罪。又设“赏官”，称为“武功爵”，第一级为铜钱十七万枚，以上递增，共值黄金三十余万斤。凡购买武功爵至“千夫”的人，可以　优先被任命为官吏。从此，作官的途径变得既杂且多，官职就混乱败坏了。

元狩元年（己未、前第一122）

元狩元年（己未，公元前122年）

[1]冬，十月，上行幸雍，词五，获兽，一角而足有五蹄。 有司言：“陛下肃祗郊祀，上帝报享，锡一角兽，盖麟云。”于是以庆五，加一牛，以燎。久之，有司又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曰建，二元以长星曰光，今元以郊得一角兽曰狩云。”于是济北王以为天子且封禅，上书献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县偿之。

[1]冬季，十月，汉武帝巡幸至雍，祭祀于王，捉到一头长有一只角、五个蹄子的怪兽，主管官员奏道：“陛下祭祀虔诚，上帝作为回报，赐陛下独角之兽，这大概就是麒麟。”于是　将独角兽献于五祭坛，每个祭坛加上一头牛，一齐烧烤。过了一段时间，主管官员又奏道：“帝王的年号应用上天所降的祥瑞定名，　而不宜使用一、二等数目字，陛下第一个年号称‘建’，第二个年号因长星出现而称‘光’，此次郊祀得　到一头独角兽，所以　应称‘狩’。”当时，济北王刘胡认为皇上将要前往泰山封禅，祭祀天地，便上书朝廷，表示愿献出泰山及其周围城邑。汉武帝将别的县划给他作为补偿。

[2]淮南王安与宾客左吴等日夜为反谋，按舆地图，部署失所　从入。 诸使者道长安来，为妄言，言“上无男，汉不治”，即喜；即言“汉廷治，有男”，王怒，以为妄言，非也。

[2]淮南王刘安与其门客左吴等日夜加紧谋反准备，察看地图，部署进兵的路线。刘安派往朝廷的使者们从长安回来，谎称说“皇上没有儿子，且朝政腐　败”，他就高兴；如果说“汉廷政治清明，皇上有儿子”，他就生气，认为是胡言。

王召中郎伍被与　谋反事，被曰：“王安得此亡国　之言乎？臣见宫中生荆棘，露沾衣也！”王怒，系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复召问之，被曰：“昔秦为无道，穷奢极虐，百姓思乱者十家而六　七　。高皇　帝起于行陈之中，立为　天子，此所　谓蹈瑕候间，因秦之亡而动者也。今大王见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独不观近　世之吴、楚乎！夫吴王王四　郡，国富民众，计定谋成，举兵而西；然　破于大梁，奔走而东，身死祀绝者何？诚逆天道而不知时也。方　今大王之兵，众不能十分吴、楚之一，天下安宁，万倍吴、楚之时，大王不从臣

之　计，今见大　王弃千乘之君，赐绝命之书，为群臣先死于东宫也。”王涕泣而起。

刘安召来中郎伍被，与他商议谋反之事， 伍被说道：“大王您怎么能有这种亡国的言论呢？我好像已经看到王宫中生满荆棘，露水打湿人衣服的凄惨景象了！”刘安大怒，将伍被的父母逮捕，囚禁了三个月。刘安又将伍被召来询问，伍被说：“当初秦朝无道，极为奢侈暴虐，十分之六七的老百姓都希望天下大乱。高皇帝在行伍中崛起　，最终成为天子，这是因为利用对方的缺点、把握时机，趁秦朝土崩瓦解的机会举兴大业。如今大　王见到高皇帝得天下容易，却单单不看不久前‘七国　之乱’的吴、楚吗！吴王刘濞统辖着　四个郡姷牡胤剑□□腋磺浚□丝谥诙啵□□□苊芗苹□ 3.浞肿急福□□蟛判吮□鹘□*然而为什么大梁一战失败，向东逃　亡，本人身死，祭祀灭绝？是因为他逆天行事，不知时势。现在，大王的兵力还不足　吴、楚的十分之一，而天下的形势却比吴、楚兴兵时安定一万倍。大王如不听从我的劝告，马上就会看到您丢掉千乘之国的王位，接到赐死的命令，先于群臣死在东宫的惨景。”刘安听了，流着眼泪站了起来。

王有孽子不害，最长，王弗爱，王后，太子皆不以为子，兄数。不害有子建，材　高有气，常怨望太子，阴使人告太子谋杀汉中尉事，下廷尉治。

刘安有一个庶出的儿子名叫刘不害，年龄最大。，刘安不喜欢他， 王后不把他当儿子看待，太子刘迁也不将他视为兄长。刘不　害有一个　儿子叫刘建，才高　而气盛，经常对刘迁心怀不满，暗中派人告发刘迁曾企图刺杀朝廷中尉，汉武帝将此事交给廷尉处理。

王患之，欲发，复问伍被曰：“公以为吴兴兵，是邪，非邪？”被曰：“非也。臣闻吴王悔之甚，愿王无为吴王之所悔。”王曰：“吴何知反！汉将一日过成皋者四十余人；今我绝成皋之口，据三川之险，招山东之兵，举事如此，左吴、赵贤、朱骄如皆以为什事九成，公独以为有祸无福，何也？必如公言，不可徼幸邪？”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计。当今诸侯无异心，百姓无怨气，可伪　为丞相，御史请书，徙郡国豪杰高赀于朔方，益发甲卒，急其会日；又伪为诏狱书，逮诸侯太子、幸臣；如此，则民怨，诸侯惧，即使辩士随而说之，倘可徼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虽然，吾以为不至若此。”

刘安很害怕，想要举兵谋反，又一次和伍被商量， 说道："先生认为当初吴王兴兵造反，是对呢，还是 不对呢？"伍被道："不对。我听说吴王后来非常后悔，希望大王不要像吴王那样后悔。"刘安说道："吴王哪 里懂得什么叫造反！当初朝廷的将领一天中有四十余人经过成皋。如今我截断成皋通道，占据三川的险要之地，再征召崤山以东的兵马，在这样的情况下举事，左吴、赵贤、朱骄如等都认为可以有九成把握，只有您认为是有 祸无福，这是为什么呢？一定会像你 说的那样，不可能侥幸成功吗？"伍被回答说："如果大王一定要干的话，我有一计。当今各封国国君对朝廷都没有二心，老百姓也没有怨气。大王可以伪造丞相、御史的奏章，说是要请求皇上将各郡、国的豪杰之士和殷实富户迁徙到朔方郡，大 量征发士兵，使集合 期限紧迫。再伪造诏狱之书，声言要逮捕各封国的太子和宠臣。如此一来，就会百姓怨恨，诸侯恐惧，再派遣能言善道之人 接着到各地游说，或许可以侥幸有十分之一的希望吧！"刘安道："这是可以的。不过我觉得用不着这么麻烦。"

于是王乃作皇帝玺，丞相、御史大夫、将军、军吏、中二千石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汉使节。欲使人伪得罪而西，事大将军，一日发兵，即刺杀大将军。且曰：汉廷大臣，独汲黯好直谏，守节死义，难惑以非，至如说丞相弘等，如发蒙振落耳！"

于是，刘安伪造了皇帝印玺和丞相、御史大夫、将军、军吏、 中二千石及周围各郡太守、都尉的印信，并伪造了朝廷使者的信节。又准备派人伪装在淮南国犯罪而西逃长安，投到大将军卫青门下，一旦发兵，立即将卫 青刺死。刘安并且说："朝廷大臣中，只有汲黯喜欢犯颜直谏，能够严守臣节，为忠义而死，难以迷惑，至于游说丞相公孙弘之流，就如同去掉物件上的覆盖物或摇掉树枝上的枯叶一般容易。"

王欲发国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听，王乃与伍被谋，先杀相、二千石。又欲令人衣求盗衣，持羽檄从东方来，呼曰："南 越兵入界！"欲因以发兵。

刘安打算 调动本国的军队，怕相和二千石官员不肯依从， 便与伍被商议，计划先将丞相和二千石官员杀死，同时打算派人身穿治安

人员服装，手持告急文书从东边奔来，高喊：“南越国的军队攻入我国边界了！”要以此为　借口起兵。

会廷尉逮捕淮南　太子，淮南王闻之，与太子谋，召相、二千石，欲杀而发兵。召相，相至，内史、中尉皆不至。王念，独杀相，无益也，即罢相。王犹豫，计未决。太子即自刭，不殊。

就在此时，廷尉前来逮捕淮南国太子刘迁。刘安听到消息后，　与刘　迁密谋，召相和二千石官员前来，企图杀死他们，兴兵造反。召相，相一人应召来姷剑□谑贰⒅形救炊疾焕础Ａ醢簿醯霉馍毕嘁蝗嗣挥惺裁春么Γ□头潘□吡恕*刘安犹豫，拿不定主意，刘迁便刎颈自杀，但没有死成。

伍被自诣吏，告与淮南王谋反踪迹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围王宫，尽求捕王所与　谋反宾客在国中者，索得反具，以上。下公卿治其　党与，使宗正以符节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刭，　杀王后荼、太子迁，诸所与谋反者皆族。

伍被自己前往廷尉那里，告发与　刘安图谋反叛的情节。 廷尉于是派人逮捕了淮南国太子和王后，并且包围王宫，悉数搜捕在淮南国内与淮安王一道谋反的　宾　客，取得　谋反证据后，奏闻朝廷。汉武帝命公卿处治刘安党羽，派宗正手持皇帝符节前往淮南国处治刘安。没等宗正来到，刘安便自刎而死。于是，将淮南王后荼、主子刘迁处死，所有参与谋反计划的人一律灭族。

天子以伍被雅辞多引汉之美，欲勿诛。廷尉汤曰：“被首为王画反计，罪不可赦。”乃诛被。侍中庄助素与淮南王相结交，私论议，王厚赂遗助；上薄其罪，欲勿　诛。张汤争，以为：“助出入禁门，腹心之臣，而外与诸侯交私如此；不诛，后不可治。”助竟弃市。

汉武帝因为伍被平常的言论中曾多次赞美朝廷，所以想不杀他。廷尉张汤说：“伍被首先为淮南王作谋反　计划，其罪不能赦免。”于是伍被被杀。侍中　庄助平时与淮南王关系密切，二人曾私下议论事情，淮南王还曾　送给庄助许多钱物。汉武帝认为这是小罪，想不杀他。但张汤坚持要杀，认为：“庄助出入宫廷是皇上心腹之臣，却外与诸侯如此私交，如不杀庄助，今后　　类似的事情就不能禁止。”庄助终于被当众斩首。

衡山王上书，请废太子爽，立其弟孝为太子。爽闻，即遣所善白嬴之长安上书，言“孝作车、锻矢，与王御者奸”，欲以败孝。会有司捕所与淮南王谋反者，得陈喜于衡山王子　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闻“律：先自告，除其罪”，即先自　告所与　谋反者枚赫、陈喜等。公卿请逮捕衡山王治之，王自刭死。王后徐来、太子爽及孝皆弃市，所与谋反者皆族。

衡山王刘赐上奏朝廷，请求废掉太子刘爽，立刘爽之弟刘孝为太子。刘爽听到消息后，立即派他的亲信白嬴到长安上书朝廷，揭发“刘孝私自造兵车、锻箭矢，并与父亲的姬妾通奸”，想除掉刘孝。正好主管官员在逮捕参与淮南王谋反计划的人时，在刘孝家中　抓到陈喜，于是参劾刘孝窝藏陈喜。刘孝听说法律规定“先行自首的，可以免除罪责”，便自己先向朝廷告发了共同的密谋反叛枚　赫、陈喜等人。公卿大臣奏请汉武帝逮捕衡山王治罪，衡山王自刎而死。王后徐来、太子刘爽及刘孝都被当众斩首，参与谋反计划的人一律灭族。

凡淮南、衡山二狱，所连引列侯、二千石、豪杰等，死者数万人。

总计淮南王和衡山王谋反两案，因受牵连而被处死的列侯、 二千石官员及地方豪侠人物达数万人。

[3]夏，四月，赦天下。

[3]夏季，四月，大赦天下。

[4]丁卯，立皇子据为太子，年七岁。

[4]丁卯（二十一日），汉武帝立皇子刘据为太子，时年七岁。

[5]五月，乙巳晦，日有食之。

[5]五月乙巳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6]匈奴万人入上谷，杀　数百人。

[6]匈奴军队一万人侵入上谷地区，杀死数百人。

[7]初，张骞自月氏还，具为天子言西域诸国风俗：“大宛在汉正西， 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多善马，马汗血；有城郭、室屋，如中国。其东北则乌孙，东则于。于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鬲汉道焉。乌孙、

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国，随畜牧，与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与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

[7]当初，张骞从月　氏国回到汉朝后，向汉武帝详细介绍了西域各国的风土民情：“大宛国在我国正西方约一万里处。当地人定居，耕种田地，多产好马，马汗像血一样红；有城郭、房屋，与中国相同。大宛国东北为乌孙国，它的东面为于阗国。于阗以西，河水都向西流入西海；以东的河水则向东流入盐泽。盐泽一带河流在地下流淌，成为暗河，往南就是黄河源头。盐泽距长安约五千里。匈奴国的西界在盐泽东面，直到陇西长城，南面与羌人部落接壤，将我国通往西域的道路隔断。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都是游牧国家。随牲畜逐水草而居，风俗与匈奴一样，大夏国在大宛西南方，其风俗与大宛相同。我在大夏时，曾见到我国邛山出产的竹杖和蜀地的布，我问他们：‘这东西是从哪里得来的？’大夏人说：‘是我国商人去身毒买来的。’身毒国在大夏东南约几千里之外，习俗是定居，与大夏一样。据我估计，既然大夏在我国西南一万二千里外的地方，而身毒国又在大夏东南几千里外，且有我国蜀地的东西，说明身毒距蜀地不太远。如今我国出使大夏，如取道羌人地区，道路险恶，羌人又厌恶；如从稍北一些的地区走，便会落入匈奴人手中；而通过蜀地，应当是直路，又没有强盗。”

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王然于等四道并出，出，出冉，出徙，出邛、，指求身毒国，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南方闭、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于是汉以求身毒道，始通滇国。滇王当羌谓汉使者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

不知汉广大。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天子注意焉，乃复事西南夷。

汉武帝听到大宛及大夏、安息等都是大国，多产奇异之物，人民定居，颇与中国相同，但军事力量薄弱，喜爱中国财物；北面大月氏、康居等国，兵力强盛，但可以用贿赂、引诱的方法使他们归附中国，如果真能不通过战争就争取到他们的归附，那么，中国的疆域可以扩大万里，远方的人将通过九重翻译来朝见，风俗各异的国家将归入中国版图，天子的威德将遍布四海。因此，汉武帝欣然同意了张骞的建议，命张骞从蜀郡、犍为派王然于等人作为使者，由、冉、徙及邛、间四道向身毒国进发。各路使者分别走出一二千里之后，北路被阻于氐、，南路被阻于、昆明。昆明一带没有君长，盗匪众多，经常劫杀汉朝使者，所以始终无人能通过其地。这次汉朝使者为寻访去往身毒国的道路，才第一次通滇国，滇王当羌问汉朝使者说："汉朝与我国相比，谁大呢？"夜郎王也向汉朝使者提出相同的疑问。因为道路阻塞，他们都各霸一方为王，不知汉朝的广大。使者回国后，一再强调滇国是大国，值得争取它归附，引起了汉武帝的注意，于是重新开始经营西南夷地区。

二年（庚申，前121）

二年（庚申、公元前121年）

[1]冬，十月，上幸雍，祠五。

[1]冬季，十月，汉武帝巡幸至雍，祭祀于五。

[2]三月，戊寅，平津献侯公孙弘薨。壬辰，以御史大夫乐安侯李蔡为丞相，廷尉张汤为御史大夫。

[2]三月戊寅（初七），丞相、平津侯公孙弘去世。壬辰（二十一日），汉武帝任命御史大夫、乐安侯李蔡为丞相，廷尉张汤为御史大夫。

[3]霍去病为票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击匈奴，历五王国，转战六日， 过焉支山千余里，杀折兰王，斩卢侯王，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获首虏八千九百余级，收休屠王祭天金人。诏益封去病二千户。

[3]汉武帝命霍去病以票骑将军身份率骑兵一万，自陇西出发北击匈奴，经过五个王国，转战六天，越过焉支出一千余里，杀匈奴折兰王，斩卢侯王，俘获浑邪王的王子及相国、都尉，其斩首俘获匈奴军士八千九百余人，并夺得休屠王用以祭祀上天的金人。为此，汉武帝下诏书增加霍去病食邑二千户。

夏，去病复与合骑侯公孙敖将数万骑俱出北地，异道。卫尉张骞、郎中令李广俱出右北平，异道。广将四千骑先行，可数百里，骞将万骑在后。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广军士皆恐；广乃使其子敢独与数十骑驰贯胡骑，出其左 右而还，告广曰：“胡虏易与耳！”军士乃安。广为圜陈，外向。胡急击之，矢下如雨，汉兵死者过半，汉矢且尽。广乃令士持满毋发，而广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杀数人，胡虏益解。会曰暮，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益治军，军中皆服其勇。明日，复力战，死者过半，所杀亦过当。会博望侯军亦至，匈奴军乃解去。汉军罢，弗能追。罢归。汉法：博望侯留迟后期，当死，赎为庶人。广军功自如，无赏。而票骑将军去病　深入二千余里，与合骑侯失，不相得。票骑将军逾居延，过小月氏，至祁连山，得单桓、酋涂王，及相国、都尉以众降者二千五百人，斩首虏三万二百

级，获裨小王七十余人。天子益封去病五千户，封其裨将有功者鹰击司马赵破奴为从票侯，校尉高不识为宜冠侯，校尉仆多为辉渠侯。合骑侯敖坐行留不与票骑会，当斩，赎为庶人。

夏季， 霍去病又与合骑侯公孙敖率领数万骑兵同时从北地分两路出击匈奴，卫尉张骞、郎中令李广也同时从右北平分路出击。李广率骑兵四千为先锋，距大部队约数百里，张骞率骑兵万余人殿后。匈奴左贤王率骑兵四万，将李广率领的先头部队团团包围。李广的军士都感到恐惧，李广便命自己的儿子李敢独自率领数十名骑兵直穿敌阵，从敌阵左右冲出后返回。李敢向李广报告说："匈奴兵很容易对付。"军士的情绪才安定下来。李广命部下将士面对敌军列成圆形战阵，匈奴兵向汉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箭如雨下，汉军士卒阵亡过半，箭也快用尽了。李广便命令部下拉满弓弦，但不发射，由他亲自用特大的黄色强弓射匈奴将领，一连射死好几名，敌人的攻势才渐渐缓和下来。此时天色已晚，汉军将士全都面无人色，只有李广神情自如，更愈发加紧巡视阵地，调整部署，全军上下全都钦佩他的勇气。第二天，汉军再次奋力与匈奴兵激战，虽然死亡大半，但消灭的敌人超过己方的损失。这时，张骞的大军也赶到，匈奴军才撤围而去。汉军疲惫，无力追击，也撤兵而还。根据汉朝的法律：博望侯张骞由于行动迟缓，贻误军机，应处死，赎身后成为平民。李广功过相抵，没有封赏。票骑将军霍去病深入匈奴地区二千余里，与公孙敖部失去联络，未能会师。但霍去病率领部队跨越居延海，经过小月氏，抵达祁连山，生擒单桓、酋　涂二王，丞相、都尉率众二千五百人投降，斩杀三万零二百人，俘获小王七十余人。汉武帝增加霍去病　食邑五千户，封其部下有功将领鹰击司马赵破奴为从票侯，校尉高不识为宜冠侯，校尉仆多为渠侯。合骑侯公孙敖　因中途逗留，未能与霍去病会合，本应处斩，赎身后成为平民。~~

是时，诸宿将所将士、马、兵皆不如票骑，票骑所将常选；然亦敢深入，常与壮骑先其大军；军亦有天幸，未尝困绝也。而诸宿将常留落不偶，由此票骑日以亲贵，比大将军矣。

当时，汉军中老资格的将领们统帅的将士、马匹、 兵器都不如霍去病，霍去病所用通常都经过挑选，但他也确敢深入敌军，经常与精壮骑兵走在大部队的前面；老天也似乎对他的部队特别照顾，从来没

有陷入困绝之境。可是，老将们却经常因迟留落后而不能建功。困此，霍去病的地位越来越亲信尊贵，和大将军卫青差不多了。

匈奴入代、雁门，杀略数百人。

匈奴军队侵入代和雁门等地，屠杀掳掠了好几百人。

[4]江都王建与其父易王所幸淖姬等及女弟徵臣奸。建游雷陂，天大风， 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陂中，船覆，两郎溺，攀船，乍见乍没；建临观大笑，令勿救，皆死。凡杀不辜三十五人，专为淫虐。自知罪多，恐诛，与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诅上。又闻淮南、衡山阴谋，建亦作兵器，刻皇帝玺，为反具，事发觉，有司请捕诛；建自杀，后成光等皆弃市，国除。

[4]江都王刘建与其父易王刘非宠爱的淖姬等人及妹妹徵臣通奸。有一次，刘建在雷陂游玩，刮起了大风，刘建命两名郎官乘小船到湖中，小船被风吹翻，二人落入水中，抓着船，在风浪中忽沉忽现。刘建看着大笑，下令不准援救，致使二人全被淹死。刘建专做荒淫暴虐之事，共有三十五人无辜遭他杀害。他知道自己罪多，怕被诛杀，便与他的妻子成光让越族婢女请神下降，对汉武帝进行诅咒。又听到了淮南、衡山二王的阴谋，便也制造兵器，刻皇帝印玺，准备谋反。事情败露后，主管官员奏请汉武帝将其逮捕处决；刘建自杀，他的妻子成光等都被当众斩首，江都王国被取消。

[5]胶东康王寄薨。

[5]胶东王刘寄去世。

[6]秋，匈奴浑邪王降。是时，单于怒浑邪王、 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浑邪王与休屠王恐，谋降汉，先遣使向边境要遮汉人，令报天子。是时，大行李息将城河上，得浑邪王使，驰传以闻。天子闻之，恐其以诈降而袭边，乃令票骑将军将兵往迎之。休屠王后悔，浑邪王杀之，并其众。票骑既渡河，与浑邪王众相望。浑邪王裨将见汉军，而多不欲降者，颇遁去。票骑乃驰入，得与浑邪王相见，斩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独遣浑邪王乘传诣至行在所，尽将其众渡河。降者四万余人，号称十万。既至长安，天子所以赏赐者数十巨万；封浑邪王万户，为漯阴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等四人皆为列侯；益封票骑千七百户。

[6]秋季，匈奴浑邪王投降汉朝。当时，匈奴浑邪王、休屠王住在西部地区，被汉军擒杀了好几万人，单于十分生气，想将他们召到王庭处死。浑邪王与休屠王感到害怕，计划投降汉朝，先派人在边境拦截经过当地的汉人，让他们向武帝报告。此时，大行李息正在黄河边筑城，见到浑邪王使者后，派传车急速去报告朝廷。汉武帝听到这一消息，担心他们是用诈降手段偷袭边塞，便命霍去病率兵前往迎接。休屠王对降汉之事后悔，浑邪王将他杀死，吞并其属下部众。霍去病渡过黄河之后，与浑邪王所部遥遥相望。浑邪王部下将领见到汉军后，很多人不愿投降，纷纷逃走。霍去病便纵马驰入浑邪王大营，与他相见，将其部下企图逃跑的八千人斩杀，又派遣浑邪王一人乘传车到江武帝所居之处。同时命其部下人众全部渡过黄河，投降的共四万余人，号称十万。浑邪王到长安后，汉武帝赏赐数十万，封浑邪王为漯阴侯，食邑一万户，其部下小王呼毒尼等四人全都被封为列侯。又增加霍去病食邑一千七百户。

浑邪之降也，汉发车二万乘以迎之，县官无钱，从民贳马，民或匿马，马不具。上怒，欲斩长安令，右内史汲黯曰："长安令无罪，独暂臣黯，民乃肯出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汉，汉徐以县次传之，何至令天下骚动，罢敝中国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浑邪至，贾人与市者坐当死五百余人，黯请间见高门，曰："夫匈奴攻当路塞，绝和亲，中国兴兵诛之，死伤者不可胜计，而费以臣万百数。臣愚以为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所卤获，因予之，以谢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纵不能，浑邪率数万之众来降，虚府赏赐，发良民侍养，譬若奉骄子，愚民安知市买长安中物，而文吏绳以为阑出财物于边关乎！陛下纵不能得匈奴之资以谢天下，又以徼文杀无知者五百余人，是所谓'庇其叶而伤其枝'者也。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许，曰："吾久不闻汲黯之言，今又复妄发矣！"

浑邪王归降时，汉朝征调车辆二万乘前往迎接，可是因朝廷无钱， 只得向民间赊购马匹。有的老百姓将马匹藏匿起来，结果马不够用。汉武帝大怒，要斩杀长安县令，右内史汲黯言道："长安令没有罪，只有将我杀了，老百姓才肯交出马匹。再说，浑邪王背叛他的主上投降我朝，我朝只须从容地按着县的顺序传送，何至于让天下不安，使中国贫困，来奉承异族呢！"汉武帝默不作声，及至浑邪王等来

到长安，当地商人因与他们做买卖而犯死罪的达五百多人。汲黯请求汉武帝空闲时在未央宫高门殿接见他，奏道："匈奴攻击我沿边道路上的要塞，断　绝和亲，我朝兴兵征讨，死伤不可胜数，费用高达数百万。我原以为陛下得到　匈奴人，一定会将他们全部作为奴婢，赏给牺牲于战场的将士之家，所缴获的财物，也一并赏赐，用以酬谢天下的痛苦，满足百姓的心。如今纵然不能做到，也不能因浑邪王率数万人前来归降，就用尽国库财富来赏赐他们，征调百姓服侍、奉养他们，好像供奉骄横的儿子一般，那些无知的百姓怎么知道在长安城中做买卖，竟会被法官以犯有使财物非法出边关的罪名受到惩处呢！陛下既不能用匈奴的财物答谢天下，又凭法律中一项不重要的条文杀死无知小民五百余人，正是所谓'为保护树叶而伤害树枝'了。我觉得陛下这样做是不对的。"汉武帝沉默不语，没有应许。后来说道："我很久没听到汲黯的声音了，如今又在这里胡说八道！"

居顷之，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五属国。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匈奴时有侯者到而希矣。

不久之后，汉武帝将归降的浑邪王部属分别迁徙到沿边五郡的旧要塞之外，全部在黄河以南，保持他们原有的风俗习惯，设立五个"属国"。从此，金城河西岸，傍南山直到盐泽一带，便没有匈奴人了，偶尔有匈奴探马到来，但已稀少了。

休屠王太子日与母阏氏、弟伦俱没入官，输黄门养马。久之，帝游宴，见马，后宫满侧，日等数十人牵马过殿下，莫不窃视，至日独不敢。日长八尺二寸，容貌甚严，马又肥好，上异而问之，具以本状对；上奇焉，即日赐汤沐、衣冠，拜为马监，迁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日既亲近，未尝有过失，上甚信爱之；赏赐累千金，出则骖乘，入侍左右。贵戚多窃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儿，反贵重之。"上闻，愈厚焉。以休屠作金人为祭天主，故赐日姓金氏。

休屠王太子日和他的母亲阏氏、弟弟伦都被罚为官府奴隶，派到属于少府管辖的黄门养马。过了很久，汉武帝在一次游乐饮宴中检阅马匹，他的身边排满了后宫的美女，日等数十人牵马从殿下通过，没有人不偷偷窥视。而到日通过时，却唯独不敢。日身高八尺二寸，容貌十分庄严，所养的马匹又肥壮，汉武帝感到惊奇，召他上前询问，

日便将自己的身世一一奏告。汉武帝对他另眼相看，当日便让他洗澡、赐给衣帽，任命为马监后升为侍中、驸马都尉，一直作到光禄大夫。日受到皇帝宠爱，从未有过过失，汉武帝对他十分信任，赏赐累计达黄金千斤，出门时让他陪乘车上，回宫后在左右随侍。很多皇亲国戚都私下抱怨说："皇上不知从哪儿找来个'胡儿'，竟然当成宝贝。"汉武帝听到后，愈发厚待日。因为休屠王曾制造金人用来祭祀天神，所以汉武帝赐日姓金。